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张良



## 引子

从紫关岭到长安，没有直达的官道。报送丧信的邮役，只能先向南折行至汉中，然后沿三十里一置的传舍，向北疾行。

时值盛夏。太阳的光芒像发疯似地烤炙着大地，远山近岭反射出片片白光。路旁丛生的灌木像生了病似地低垂着枝条，蜷缩起叶片。马匹拼命张大的鼻孔不停地翕动着，马蹄敲击路面发出的声响，在死一般的沉寂中，显得单调而又焦躁。

自汉中经子午谷到长安，足有八百多里的路程。不过，带了太医来问病的建成侯吕释之，启用了五百里加急的招传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一天多的时间，就可到达都城了。

果然，第二天戌亥相交时分，三匹快马来到长安西南的章城门下。此刻月黑风高，城门已闭，金柝、刁斗之声依稀可闻。守门士卒虽不耐烦，但见三骑征尘裹挟，人困马乏，知是情势紧急，便验了铁印文书，放进城来。三匹快马不作稍歇，沿着城内贯通南北的十里长街，直奔宫廷奏事处所在。到了门前，暮地把马一勒，只听唏唻唻一声长嘶，三人滚身落下马来。其中一人从怀中掏出一封绢帛包着的公文，递给闻声出来察看的当值官吏。

此刻，皇帝还在未央宫乘凉。尽管天色微明就得起身临朝，但天气燥热，令人难以入睡。坐更的太监接着宫外送进来的文书，不敢延宕，急忙奏报：

“皇上，汉中有紧急文书来。差官传话说，是皇上惦念的。”

“呈来朕看。”

在这一递一接之间，皇帝心念急转：汉中南接巴蜀，那里是先帝发祥之地，一向平稳，不会有事。莫非建成侯所去的紫关岭有消息来？

打开公文，果然是预料中的事由。皇帝心中，一股悲凉油然而生。他不及回味。便抬头传话下去：

“起驾长乐宫。”

从未央宫到太后吕雉所在的长乐宫，凌空架着一条复道，就像现今的过路天桥，又叫辇道，专供皇室使用。

皇帝登上辇道，远远望着长乐宫的灯火，许多旧事袭上心头，思绪越发零乱。在紫关岭上隐居的先帝重臣，体质原本羸弱，新朝初建，四海归一，天下升平，本该尽享富贵福祿，颐养天年，谁知他却一心求仙向道，直至辟食五谷，断绝人间烟火。不久前，地方官奏报，他已病入膏肓，恐怕来日不多了。皇帝得知这一消息，很快派建成侯吕释之带两名宫中的御医前去探视。谁知几天功夫，噩耗便传来。

来到长乐宫，宫女传话进去，太后起身相迎。皇帝恭敬地问了安，随即说道：

“建成侯有奏报来。留侯张良逝去了，是昨日寅时的事。”

“噢？”太后并不觉得吃惊，脸上呈现出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。随即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：

“唉——。”

“张良可曾留下什么话来？”太后沉吟良久，终于发问。

“建成侯到紫关岭时，留侯已口不能言，对他的子嗣家人都没有留下话来。只是随侍的家奴说，留侯早有吩咐，他过世之后，将早年随先帝出征时，在谷城山下取得的一块黄石随葬墓中。另外，建成侯还奏请，如何处置后事。”

皇帝缓缓地答道。

太后稍加思索后吩咐：

“张良是先帝重臣，开国元勋，当然要厚敛。何况他有功于我们母子，更要格外优裕，特别赉赠。我看可赐谥文成，长子不疑，照例袭封，次子辟强，授官侍中。”

回到未央宫，已交子时，皇帝仍没有丝毫的睡意。他心存仁厚，对屡经征战杀伐，与先帝一起打天下的勋臣猛将相继逝世，不胜悲忧。尤其是张良，曾设奇谋，使他安坐太子之位，六年前终于得登大宝，尊至九五。想到此，他又对母后刚才的神情迷惑不解。他不明白，母后听到张良故去的消息竟没有丝毫的伤感，反而流露一丝释怀和宽慰。

忧思迷惘之中，阵阵倦意袭来。皇帝终于在更深夜凉之时，伴随着时断时续的滴漏声，进入了梦乡。

时在公元前 189 年，西汉惠帝六年，岁在壬子。

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张良

## 第一回 博浪沙设谋刺秦皇 汜水桥纳履得奇书

公元前 218 年，秦始皇二十九年，春。

当辚辚车马迤迤西来，拐过一道急弯，突然出现在视野中的时候，潜伏在距官道不远一个沙丘上的张良和沧海公，猛地意识到发生了一个始料不及的意外情况：他们无法判断秦皇嬴政究竟乘坐在哪一辆车上。

车队加紧前行，距离越来越近。车轮“吱吱嘎嘎”，就像碾在张良的心上。沧海公攥着铁椎的手心直冒汗。

秦始皇这次巡游，用的是天子特有的法驾仪仗。凡大驾出行，卫士车队有八十一辆。法驾则比较简单，由京兆尹和执金吾在前引路，宫廷随从侍中陪同乘车，但卫士的车队也有三十六辆。使张良和沧海公深感不安的是，秦始皇的这次出巡与以往不同：三十六辆随行副车，与皇帝所乘的车辆式样完全相同，罗伞盖黑鸦鸦一片，连成一个整齐的车队。秦朝时尚为黑色。随着一片黑色的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，整个车队就像一条巨大的乌龙在大地上滚游。

此刻，黄河北岸的博浪沙滩，一片沉寂。

车队已到眼前，张良的目光聚集在三辆威仪十足的八马大车上。大车的旗帜上绘着的金色大龙，随着旗帜的飞舞，上下翻旋，张牙舞爪。张良暗忖，秦皇一定乘坐坐在三辆八马车之中。

车轮“轧轧”作响，车队将从眼下走过，千载良机稍纵即逝。不容张良细想，一时间，他热血沸腾，国仇家恨尽涌心头，遂猛一咬牙，沉声对身旁待机而发的沧海公道：

“居中龙旗八马车！……预备——发！”

一百二十多斤的大铁椎呼啸而去，发出尖厉的破空之声，闪电般飞越三百多尺的沙滩，以泰山压顶之势，直向三辆龙旗八马车居中的一辆猛击而下！

大道两旁的虎贲卫士还没有弄清凌空飞来的是何物，铁椎便轰然一声击破大车顶盖，直向车中的乘客砸去……随之是一声凄厉的惨叫。

竟然是女子的声音！

车队停了下来，秦始皇的卫士开始四面兜捕。张良在沧海公举椎猛击的同时，立即转身向预先停靠在黄河岸边的小船奔去。而沧海公还在探头看究竟，很快被蜂拥而至的士卒捉住。张良无可奈何，只好拼命用力将船向波涛汹涌的河心划去。

沧海公不愧是位肝胆忠义的血性侠士。在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的严刑拷问下，他牙关紧咬，不仅不肯供出背后的主谋，就连自己的姓名也闭口不说。后来，赵高又令士卒施以重刑。沧海公张口大骂：

“昏君无道，杀了诸侯，灭了六国，六国的后人哪一个不要他的命？历代的忠良都要向他报仇！只是他命不该绝，我没有打中他。我死不足惜，只可惜辜负了公子。”

李斯听了，赶紧追向：

“是哪个公子？”

沧海公心中一惊，深怕自己言多嘴漏，便猛地转身跃起，碰死在石柱上。沧海公虽然击柱而死，但他的一席话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。回到馆舍，

李斯和赵高关起门来，细细琢磨。

“主使的人，必是六国的后代。”赵高呷一口茶，首先开口。

“对！而且必定是六国相国的公子。”李斯一边应合，一边顺着思路说下去，“历代的忠良！六国之中有哪一家是历代做相国的？韩国的开地曾做过韩国的相国，开地的儿子平也做过韩国的相国。一家两代为相，辅佐过五个君王，他的后代真可谓历代的忠良了！”

李斯和赵高的分析一点也没有错。张良正是开地的孙子、平的儿子。这个世代为相的韩国贵族，姬姓。张良就是姬家的公子。“张良”是他后来隐匿下邳时更改的名字。

波及全国的大搜捕开始了。捉拿刺杀皇帝的要犯，旨令所到之处，各级官吏无不尽其所能，全力以赴。韩国一带，更是风声鹤唳。

张良从惊涛骇浪中死里逃生，还没来得及从庆幸中回过神来，又跌入四处藏匿躲避的深渊里。他没敢回阳翟（今河南禹县，故韩国都城），向离长安较远、东边的彭城即现今的徐州一带走去。他想，这一带一来被秦国征服不久，人们对秦国的反抗怨恨情绪浓烈，便于躲藏；二来秦始皇巡游，总要西归，向其相反的方向去，或许会更安全一些。

不久，他来到原属楚国的下邳城。此地民丰物阜，街市繁华。张良无心浏览。他换下高冠博带、长袍麻鞋的儒生公子打扮，穿上楚国人所喜爱的短衣草鞋，白天不敢露面，一个人躺在旅店的客房里想心事。

他的祖上在韩国历代为官。两代相国，辅佐五君，这种殊荣，举世少有。可世事多变，好景不长。韩安王昏庸无能，国势日渐衰败；而秦王早怀包藏宇内、吞并八方之志，起用贤臣，变法图强，厉兵秣马，步步进逼；六国连横无力，步步退让。终于在韩安王九年，韩国首当其冲，被秦国内史腾率领的大军攻陷都城，韩安王被擒，韩国随之灭亡。此后不久，楚国投降，魏国屈服，齐国、燕国归顺，六合之内，皆为秦国疆域。

韩国灭亡的时候，张良年龄尚小，还没有出仕为官。但亡国之恨，破家之仇，如滚油沸水，不可遏止。他日夜想着的一件大事，就是报仇复国，重振家业。他的弟弟在秦兵入侵时被砍死。他只给弟弟停棺、保尸，不葬于坟中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报仇雪恨，以告慰亡灵。

从韩国灭亡至今，已经过了十二个年头。这些年里，他遣散了家里三百多奴仆，无时不刻不想着报仇雪恨。可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报仇呢？荆轲、高渐离两刺秦王的壮举给了他启发。他也要像燕国的太子丹一样，谋刺秦王。

十二年里，他大量破费家产，收买了许多刺客，但都没有杀得了秦始皇。有些刺客，得到他的重金后，远走高飞。

遇到沧海公后，他对刺杀秦王充满信心。每当他回想起和沧海公结识、相约共谋大业的情景，总感到有一种天授于我，秦王合当丧命于沧海公之手的预兆。

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春日。张良独自一人，离开喧闹嘈杂的韩国故都，到郊外踏青，借以排遣满腔的忧愤烦恼。他信步来到城北浅山脚下的一个村落，走进一家酒肆。

这个酒肆名叫“四时春”。掌柜的原是他家的一个奴仆，叫荆友，为人厚道且精明，很会经营。前屯后庄、三里五村的农人，常来吃酒。有钱付钱，无钱赊帐，格外活络。酒客之中，各色人等都有，几杯酒下肚，高谈阔论，

说古道今，很有些“畅饮村醪行欲倒，务中闲乐四时春”的情趣。张良来得多了，人也渐渐熟悉。知道其中有位老公，十分健谈，所知也多。每有话题，必旁征博引，道出个子丑寅卯，说出个来源根由。此刻，他正在讲前三皇、后五帝的盛事，对夕日的太平景象津津乐道，颇有些心向往之的感觉。旁边有个年轻人，有些想难为他的意思，见他正讲在兴头上，冷不丁地插话道：

“老公，你一味称颂太平盛世的五谷丰登，万民乐业，且说说现在的世道怎么样？”

那老公见年轻人问话，竟一时语塞，只是自言自语：

“闲谈只道前朝好，且莫乱言当朝事。”

年轻人见老公言语钝讷，便调笑道：

“都说老公万事通晓，如今看来，怕也未必。”引得众人哈哈大笑。

“今朝之事，也没有什么说不得。如今皇上暴虐无道，南修五岭，北筑长城，东填大海，西建阿房，加重民赋，强征徭役，弄得父子分散，夫妇离别，又焚书坑儒，大肆狂悖，民不聊生，真是千夫所指，人神共愤。”

此话一出，举座皆惊。掌柜荆友连忙抬起双手，做出一副向下弹压的架势，连连奉劝：

“各位客官尽管吃酒，千万不要乱说。”

“这些事，举国上下，妇孺皆知，有什么说不得的。”只听刚才说话的那人“啪”地一声拍打桌子，站起身来，拂袖出门而去。

张良循声望去，见这人五短身材，头大如斗，紫微微的脸膛，浓眉大眼，狮鼻阔口，一部粗密胡须撒满胸前，穿着一身青色缙袍，右肩挂着一个皮口袋，人虽离去，声音仍如洪钟，绕梁不绝，震屋撼瓦。张良急忙尾随出来，紧赶几步，大声招呼：

“壮士请慢行，有话请教。”

那人也不搭话，径直沿着大道，阔步向前。人虽矮小，但步伐急促，走得很快。张良小跑着才能与他并行。

“刚才壮士所言，正是我心中所思，听来真是痛快淋漓。敢问壮士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？”张良悄声询问。

那壮汉昂然答到：

“大丈夫坐不改姓，行不更名。我乃东海人氏，人称沧海公。原为打抱不平来，今又打抱不平去。你是什么人，问这些又干什么？”

张良见壮汉是个侠肝义胆之人，心直口快，不避嫌疑，便有心结交，索性报了真名实姓：

“我姓姬，人称姬公子。我家祖父两代为韩国相国。秦始皇灭了韩国，使我不得入仕，一向心存怨恨。今天遇到壮士，真是三生有幸，愿与壮士结成生死朋友，共为天下除去暴秦。”

这时正好走到一个僻静处，沧海公取下肩上皮口袋，掂住底角，向外一倒，“咕咯”一声。张良一看，原来是只大铁椎，足有百来斤重。忙问：

“这是做什么用的？”

沧海公答道：

“给秦始皇预备的。这个暴君夸耀武力，巡幸无度，在六国人面前趾高气扬。我也去畅游天下，哪一天遇上他，我一铁椎就砸他个稀烂，为天下人除去这个祸害。”

“好！今始皇无道，天下切齿，公若奋力诛此无道，天下仰德，青史标

名，万世不朽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请到我家从长计议。”

从此，张良和沧海公结成莫逆之交。两人朝夕相伴，形影不离。或饮酒怀旧，彻夜倾谈，伤感时相对而泣，泪雨滂沱；或游行山河，弹曲作乐，兴浓时开怀畅笑，无拘无束。更多的是时时密商刺杀秦始皇的大计。

一天下大雨，两人不再出门，在家炙了羊串，炮了猪腿，熬了雉羹，开了一陶缸黍酒，摆在石案上畅饮。酒至半酣，张良说道：

“秦宫雄兵千万，禁卫森严，坚如铁桶。加上有了荆轲、高渐离的作为，必定备加防范。不要说很难进去，就是进得去，怕也难以凑手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我看还是待机而动，等那暴君出宫巡游时再找机会下手，成算较多些。”

“天下没有不出窝的兔子。我们就等他出来时再说。只是我手中这一百二十斤重的铁椎，先要使得得心应手，神出鬼没。不要等有了机会，一击不成，功亏一篑。你我性命不大紧，恐误了机会，让那暴君再次走脱，辜负了天下人的热望。”沧海公道。

主意打定，那沧海公天天苦练不已。一只铁椎舞得虎虎生风，三百尺内外，椎椎命中。只等有了机会，便可一试身手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

好大喜功的秦始皇，离开秦都咸阳，第三次出巡。

张良和沧海公开开始了紧张的准备。他们首先要办的第一件事，是摸清秦始皇这次东巡的行进路线，然后选择攻击的地点。

“我的任务是挥椎袭击，真正算得上举手之劳，其余的由你来筹划。到时听你的指挥就是了。”沧海公笑道。

“那暴君第一次出巡，乃是西巡，由咸阳向西，经陇西到鸡头山，再返咸阳，意在镇抚老家百姓。第二次乃东巡，皆原赵国地域，曾登泰山，并封禅刻石，向天下耀武扬威。行经湘水时，据说湘水神湘君欲阻其去路，暴君竟下令尽伐湘山之树，又放火烧山，烈焰千里，惨不忍睹。这次东巡，必然重登泰山，以作一年一度之封禅。他欲登泰山，便必渡黄河。阳武博浪沙（古属阳武县，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），乃黄河最平缓的渡口，他经此渡河无疑。我们就在博浪沙下手。”张良深思熟虑，成算在胸。

计议已定，事不宜迟。第二天，两人便打点行装，备了干粮盘缠，径直向北进发。

到了距黄河不远的阳武马头镇，两人不急于行动。先饱饱地进了酒饭，踏踏实实地睡了个透觉，尔后，踏着一片月色，来到黄河北岸的博浪沙。只见月光之下，黄沙之上，一片空旷。沼泽地上有几片芦苇，高没人顶，异常茂密。张良看了地形，度了芦苇距河畔大道的足距，约有不足两百尺，便心中有数，遂对沧海公道：

“只有这里，比较合适。”

“其他都可，只是太过空旷，怕不好藏匿。车驾通过时，官军必要先搜索。”沧海公说。

张良沉吟良久，说道：

“只有一个办法。我们借芦苇隐蔽，挖两个沙穴，以芦苇棚顶，再用沙土覆盖。不踩到穴顶，很难发现。待官军搜索过后，再探出身来，隐藏在芦苇丛中。这样神不知，鬼不觉，更有把握些。”

“另外，”张良接着说，“欲进先要思退，有进无退，匹夫之勇而已！”

因此，先要预备一只快船，隐伏于河畔。那暴君车驾来时，作奋力一击。待众人救驾混乱之时，即下快船，疾速离去。如此方可保进退从容！”

此后，两个人又对种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和行动细节作了考虑，同时又多方打听秦始皇巡幸的路线行踪，直到觉得无所遗漏，万无一失。

秦始皇的车驾在马头镇宿营的前一天晚上，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。躺在客栈的床上，张良把前后经过细细想了一遍，然后对沧海公说：

“荆轲、高渐离两度行刺，都没有成功。但事虽未成，持之永恒！秦皇无道，我们天天刺他，总有成功，天下人都刺他，他纵然命如天大，也难活下去。”

两人对行刺的成功，充满了信心。

这暴君或许真是天命神授，命不该绝？想到自己这些年来的苦心设计、全力拼斗和这次行刺的经过，张良感到有些神情恍惚了。

张良在客店中一住就是一个来月。

他原本身材不高，相貌白净，且又体弱多病。多年来，为报仇复韩大业苦心积虑，颠沛流离，饱受风霜雨雪之苦，身体越发不支，全靠胸中一股发愤浩气相撑。博浪沙一击，功败垂成，他懊恼不已，五内俱焚，加上惊惧心荡，丧魂落魄，穷于藏身避祸，身体如何能吃得消？所以到了下邳，住进客店，随即急火攻心，寒热并发，浑身酸痛，咳嗽不止。他从小饱读诗书，也曾涉猎岐黄之术，一边请人医治，一边自我调养，病势日渐缓解。但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一时半刻，不得彻底痊愈。

转眼间又是一年春草泛绿，百花蕴蕾。官府搜捕的风声日渐松懈。天气晴好的日子，张良便到处走走。不过，他心性细密，从不往人多眼杂的热闹去处插足，多在偏僻的田间陌上、林中渠畔独自徜徉，怡情消烦。

一天，春风和熙，艳阳可人。张良用了早饭，饮了一杯酽茶，便收拾打扮一番，离了客店，出了城门，信步往郊外走去。虽说流落异乡，落魄失魂，但他毕竟出身世家，是韩国的贵胄公子，改不了讲究穿着体面、儒雅风度的习性。

发源于齐国境内的汜水蜿蜒而来，越过城西，调头东去，在邳邑城南留下碧绿一带。汜河两岸，树木葱茏，花盛草茂。阳光照在春水之上，波光点点，碎银般粼粼闪烁。

不知不觉，张良来到横贯南北的汜水桥上。放眼望去，四周空旷沉寂，只有远处的田畴间，零零散散的农人在躬耕劳作。收回目光，张良发现桥的南头，有一位老人搭着腿侧坐在桥边的石栏上。他没有在意，自管向前走去。来到老人身边，只见那老者鹤发苍髯，脸色红润，头颅昂然，平视远方，目光深邃，身着一件土黄色大褂，浑身透着一派仙风道骨来。那老人明知有人走来，也不回眸，照旧一只脚上下晃荡，趿拉着一只破布鞋拍着脚心，像在打着板眼。张良见状，也不问话，径直向前走去。就在这时，老者有意无意之间，脚跟一缩，那只鞋就掉到桥下去了。他并不回头，朗声说到：

“小伙子，下去把我的鞋捡上来。”

张良闻声，环顾四周，并无别人，想那老者必定是在和自己说话，心里就有些不快。素昧平生，并不相识，自己鞋儿掉在桥下，却让别人去捡，连句客气的话也没有，实在令人气恼。本想发作，奚落那老人一顿。可再看那老人，年纪似已不小，替他捡鞋上来，也不为过，遂走到桥下，将鞋捡了上来，伸手递了过去。谁知那老人仍不答话，依旧坐在桥上，也不伸手来接，

只是把脚一伸，说：

“给我穿上。”

张良一愣，心中又觉好笑，又感可气。但他又想：送佛送到西天，好事干脆做到底吧。也不再说什么，索性跪在地上，恭恭敬敬地拿着鞋给老人穿上。那老者也不答谢，站起身来，捋一把胡须，微微一笑，大摇大摆地径自走了。

张良觉得纳闷，便跟着老人走下桥来，尾随而去。约摸走了半里多地，那老者就像知道张良跟着他似的，蓦地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对张良说：

“孺子可教也！”

张良闻声，有些忍俊不禁。天下之大，躬身求教于人的不在少数，而好为人师，又大言不惭，似乎不太合乎常理。但转念之间，便又想到：老者相貌奇伟，超凡脱俗，谈吐不凡，说不定正是世外高人，身怀绝技，胸有良谋，腹藏经纶，自己切莫错失良机。想到此，便赶紧屈膝跪下，向老者拜了三拜，用极诚恳的态度答道：

“老仙人若肯收晚辈为徒，晚辈三生有幸。学生给老师施礼了。”

那老者也不多言，说声“五天以后，你早些到桥上来见我”，便飘然离去。

有此奇遇，张良再也无心游览。回到客店，早早吃了晚饭，也不点灯，便上床就寝。

躺在床上，却一时不得入睡。白天所遇，历历在目。多年来的经历，复又涌上心头。自己为报国仇家恨，只身飘零到此，有家难归，亲人离索，空怀壮志，难以得酬，正苦于无计可施。若那老人使我能学有所成，就是一时半刻杀不了秦始皇，待将来天下有变，也总会有机会乘势而起，有一番作为，不枉大丈夫一世为人。想到此，消沉日久的心中竟有些冲动，仿佛过去失落的豪情又激荡起来。

张良在焦灼的心境与纷繁的思绪中熬过了四天。

第五日天色微明，张良早早起床，草草擦一把脸便出了南城，急急赶到汜水河边。谁知刚刚踏上桥面，就见那老者站立在桥头，一脸生气的样子。见张良走来，嗔怪地责问：

“小小年纪，跟老人家约会，就该早早到来，怎么还让我等你许久？”

张良见状，情知是自己的过错，赶忙跪在桥上，向老者磕头认错。那老者并不宽容见谅，只是沉声说道：

“去吧，再过五天，早点来。”说着就走了。张良跪在那里愣了半晌，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客栈。

又过了五天，张良一听鸡叫，即翻身下床，来不及洗脸漱口，就一溜烟地跑到城南。城门一开，第一拨出城。还没走上桥，就懊恼地直打自己的后脑勺……那老者更不高兴，狠狠瞪了张良一眼，厉声说：“过五天再来。”说着又扬长而去。张良闷闷不乐地站在那里憋气：我是第一拨出城的，怎么又晚了？看来要想提前赴约，只有前一天晚上出得城来，宿在城外。

转眼又到了第四天。张良索性半下午就出了城门，在汜水河畔转悠，不觉夜深人静，月亮上来，只见清辉如流，银光皎洁，引人遐思。他顾不得露深水重、夜凉侵骨，依着桥边栏杆，蜷缩着等候。

五更时分，张良见那老者脚步轻快，踏着月色，飘然而来，赶忙迎了上去。老者一见张良，脸上显出慈祥的笑容，说：“这样才对。”他从怀中取

出一部书来，递给张良，说：

“这本书，你要悉心研读，仔细披览，将来必有大用。”

张良双手小心接过书来，恭恭敬敬地道了谢，接着问道：

“敢问老师尊姓大名？”

那老者微微一笑，回答说：

“我没有名字，也免得将来更姓改名。”

张良听出老者话中，含有讥讽奚落之意，顿觉羞愧。但那老者并不理会，自顾说道：

“你要出山，总得再过十年。十年之后，天下动荡，你要留心选择圣明有为之人，可以辅佐他成就一番大业，建树一生功名。将来你有机会到济北谷城山下，就能见到黄石，那就是我。”

张良还想问个明白，老者并不理睬，转过身，头也不回，一直去了。

等到天亮，张良拿出书来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部《太公兵法》。这太公，就是周文王的军师姜太公。赠书的老者，因为他说过黄石就是他，后人便称他为“黄石公。”

## 第二回 匿形迹偶然逢旧友 疏财帛刻意结新朋

张良自从得了《太公兵法》这部奇书，便不分昼夜，悉心研读，披阅揣摩。不但对治国韬略、统军之法、御敌之术等熟烂于心，而且将不少心得一一记录整理下来。他还从这部书中了解了朝代兴亡的玄机，领略了天下大势的变幻，对博浪沙行刺的举动也有了新的看法，感到那不过是匹夫之勇，实在有些太鲁莽了。

张良在钻研《太公兵法》的同时，还留心秦始皇的行动，密切关注世情的变化。

就在张良博浪沙行刺后不久，又发生过一起谋杀秦始皇的事件。

秦皇嬴政不但喜欢周游四方，流连山川河道，而且在都城咸阳，也时常微服出宫，到各处私访。时日久了，行迹终于被有心谋杀他的人窥破。

一天深夜，秦始皇只带着四个贴身士卒，换了便装，隐藏兵器，踏着月色，来到咸阳城东的兰池。一群刺客突然从树丛中跳出，向他袭来。秦始皇和士卒一起奋力拼斗，终将刺客杀散。

这些并没有使秦始皇有所收敛，他反而接连开始了几个大的举动。先后派蒙恬向北进兵，渡过黄河，收复大片土地，尔后派兵屯守，强征民夫，修筑长城。同时释放中原的囚犯，充军南越，随后几经征战，在桂林、象郡、南海一带建立了秦政，从中原迁移五十万贫民到那里居住生产。又派出监察御史禄，开凿灵渠，沟通了湘江和桂江之间的交通。

为了防止六国后人的反抗，也为了炫耀他的威力，秦始皇还把天下的兵器都收集起来，销毁熔化，铸成重二十四万斤的铜人十二尊，竖立在皇宫前。

南北方的相继平定，秦国大统一的格局基本形成，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。这对饱受兵连祸结、战争频仍之苦的百姓来说，无异是一件幸事。就连躲避在下邳的张良，也不不得不对秦始皇的雄才大略暗自惊叹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博浪沙事件已成为旧事，官府缉拿追捕的风声终于过去。张良在保持警惕的同时，在研读兵书的余暇，时常上街走走，领略西楚风土人情。

楚国在战国初期，已发展成一个泱泱大国。尤其是西楚一带，湖泊众多，山水灵秀，物产富饶，民智开化，人民勤谨，崇尚礼仪，且仗义豪爽，有侠客之风。张良渐渐也喜欢上了这块地方。

一天午后，张良读书已久，有些烦闷，就离了客店，信步外出。不知不觉间，来到城中。只见集市上人头攒动，摩肩接踵。有的臂上挽着提篮，有的牵着小孩，一边行走，一边粗声大气地说话；有的则在货摊前，一边挑拣着货物，一边同摊主讨价还价。街道两旁，房屋纵横交错；货架上，肉食果蔬、细布皮革、衣袍鞋履，应有尽有。市中的场子上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，情绪热烈地观看斗兽、马戏、摔跤等各种杂耍，惊叹、喝彩之声此起彼伏，十分热闹。看到这些场面，张良暗想，自己在家蛰居久了，没想到外面如此繁华。

就这样，边走边看，来到城东市门口。张良正想着，既然出来一回，索性玩个痛快，打算再到别处游览一番。无意中，觉着有人在注意观察他，定睛一看，迎面一人，四十多岁年纪，没戴帽子，头绾发髻，竹簪别顶，三绺

胡须，身穿布袍，腰系绦弦，脚着白袜云履，正站在那里，对他上下打量。就在两人四目一对之时，张良心中“咯噔”一声，急忙把头一低，匆匆转身走了。

张良边走边想：这人对我格外注意，那种眼神带着疑惑探究的意思，有些蹊跷。紧走几步，回头一看，见那人还站在原地，眼睛直勾勾盯着自己，心中更有些发毛：坏了，莫非这人认识我，看出了什么？随之，脚下用劲，步子迈得更快。到了十字街口，张良趁着向左拐弯的架势，向后觑了一眼，见那人果然尾随着追了上来。张良往左拐，他也往左拐，张良往右拐，他也往右拐，穷追不舍。

情急之下，张良拐进一条胡同。走没多远，才发现前无出路，原来是条死胡同。眼看已无处藏身，张理想：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不如干脆停下脚步，看他是谁，要干什么。谁知转过身来，那人并没追来，便放下心来，站在那里一个劲地喘气。

约摸过了半盏茶的功夫，料想那人已经走远，张良才转身走出胡同。不想那人并未走开，却在胡同口站着，等他出来。想必是熟悉地理，知道这条胡同并无出路。

张良见事已至此，别无办法，只好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硬着头皮往前走。只见那人把手一横，冷不丁地发问：

“你怎么往死胡同里走呢？”

张良知是问他，不再惧怕，昂然答道：

“腿长在我的身上，想往哪里走就往哪走，与你何干？”

那人并不介意，略有些惊奇：

“嗯！听你口音，不太像本地人。”

“本来就不是本地人。”

“听你口音，倒像是韩国人。”

“韩国人又怎样？”

“可是相国府的？”那人向前迈了一步，俯着张良的耳朵，压低了声音。“相国府的又怎样？”

说到这里，那人便不再开口，猛然出手，将张良衣袖一把抓住，拉着就走。张良神色大变，用劲挣了几挣，也不得脱。大街之上，人海之中，又不好呼喊，只有横下一条心来：且看拉我到哪里去。若是往衙门口走，就和你拼死一搏。如是往别处去，再临机设法逃脱。

那人拉着张良，走来走去，来到后街一座大宅门前，上了台阶。张良一看，不是衙门，稍稍放心。只见那人一把推开大门，和张良一起迈了进去，转身关了大门，插了门闩，把手松开，悄声说：

“这是我家，你不必害怕着急。我请你来，是有事打问。”

“你有何事要问，不妨快讲，我还急着回去有事。”

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到屋里谈。”

那人把张良请到屋中，让了上座，分外客气地问道：

“请你实话实说，是不是韩国相府的人？”

张良见那人神情诚恳，不像有恶意，也不再回避，如实答道：

“不错，我是韩国相府的人。”

“既是韩国相府的人，可是姬公子？”那人接着追问。

许多年来，张良更名改姓，藏身此地，“姬公子”的称呼，听起来有些

生疏，就连自己也有些淡忘了。乍听人喊一声“姬公子”，勾起张良千种情愫，万般思绪，不觉鼻尖发酸，两眼发热，几乎落下泪来。他见那人躬身前趋，一副渴盼祈求的神情，也不多想，脱口回答：

“我是姬家的后人。敢问你是谁？”

听了张良回答，那人立起身来，一把将张良双手抱住，大声说：

“果然是姬公子。人海之中，对面相逢，真是缘份不浅。我是楚国的项伯。你可还记得？”

听到这话，张良恍然大悟：

“怎么不记得项老兄？只是你那时英姿勃发，并无胡髭，现在蓄了美须，倒使我一时认不出来。我还以为是官差抓我，可把我吓得不轻。”

原来，那人名叫项伯，是楚国大将项燕的二公子。少年聪颖，资质良佳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，都曾涉猎，并能知其意，独有见解，很得项燕喜爱。一次项燕出使韩国，将他带在身边，曾在相府同张良相会，两个人很合得来。十多年过后，他们在下邳城中偶然相遇，都是六国贵族的后人，同样的落魄境况，不免有些同病相怜。各怀一腔物是人非的感慨，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

沉静片刻，还是项伯回过神来，连忙让家人取了肉食菜蔬、自制稻酒，摆在案上。两人相对而坐，饮酒谈话。项伯先自安慰道：

“我们兄弟相遇是一大喜事，不要伤感。”

说着，一边给张良上菜，一边连连劝他饮酒。

两人喝了一阵酒，都有些脸红耳热。项伯问道：

“姬公子，你怎么独自一人来到这里？家人都好吧。”

听到项伯问话，张良终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，顺颊流下，喉头发哽，声音嘶哑：

“项伯兄，我现在已不是公子。我改了姓名，姓张名良，字子房。今后，你就叫我张良吧！”

接着，张良就从韩国被灭、兄弟被杀说起，一直说到博浪沙行刺不成，躲避官府缉拿追捕，在下邳藏匿。话未说完，已泣不成声。

项伯心中也有许多苦楚。但见张良过于悲痛，觉得不便诉说，只是一味劝解：

“当年七雄并立，楚国以江汉为轴，西逼巴蜀，北近中原，东侵海滨，南濒五岭。北与魏国相逐，退少而进多；西北与强秦相抗衡，干戈不断；东北面，战车屡屡出没于齐鲁，国势多么强大。想来天道循环，兴亡交替，不唯人力，皆有天数。现在秦国虽然盛极一时，但苛政严酷，暴虐无道，总有盛极而衰的一天。到那时，你我奋起谋事，不怕国恨家仇不得相报。”

听了项伯一席话，张良稍觉宽释：

“项兄这话，确有道理。可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连真名实姓也不能行世，真是奇耻大辱，愧对祖先。”

两人边吃边谈，不觉街上更鼓，已敲了四响。项伯见夜已深了，便引张良到一间房中，两人抵足而卧，直谈到天色微明，才渐渐入睡。

自此以后，张良和项伯朝夕相聚，或饮酒闲谈，或研读、切磋学问，或外出寄情山水。两人情投意合，亲密无间。

不久，一个天大的喜讯从四方传来：秦始皇在第四次外出巡游时背发疽痛，一病不起，死在途中。

这次巡游，秦始皇到了云梦、丹阳、钱塘，在会稽祭了大禹，从江乘渡江，经海上到琅邪、之罘。回到平原津，就病倒了。到了沙丘，已不能行走。他预感到大限将至，便向随行的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交待，并立下诏书，由长子扶苏继承皇位，要赵高派人星夜急驰，送信给在上郡守边关、筑长城的太子扶苏，要他立即回到咸阳，继承皇帝之位。但赵高并没有照秦始皇的旨意行事，而是挟迫李斯，逼死扶苏，扶持由他一手服侍大的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继承了皇位。这就是秦二世。

秦始皇终于死在沙丘，这是公元前 210 年，秦始皇三十七年。这年，秦始皇五十岁。

秦始皇的死，对张良乃至六国贵族的后裔，的确是一个喜讯。项伯在家中设宴，请张良和一干好友喝了一整天的酒。直闹到傍晚，众人散尽，项伯拉了张良，在庭院中一架葡萄树下坐定，开口说道：

“有一件事，我早有打算，一直没有说出来。现在暴君已死，秦宫各方勾心斗角，无暇他顾。我看这件事该办了。”

“不知项兄有什么事，说出来我一定遵命照办。”相交数年，张良一向对项伯毕恭毕敬。

“说来是为你着想。你离家出走，一晃就是七八年。你家夫人，我那弟媳，独身一人，带着两个孩子，仍在阳翟城中，生死不明，祸福不知。你应该回去看看，将他们接来。”

项伯一番话，真是触着了张良的心头肉，揭开了张良的旧疮疤，也使张良从内心里十分感激。这些年来，张良无时不在挂念着夫人和两个孩子。那年和沧海公离开阳翟，因为情势紧急，且事关机密，他只对夫人说是要出去云游几天，很快就会回来。谁知一别竟是数载。自己逃出了虎口，那母子三人可能逃得过官府的缉拿折磨？每当念及于此，常常寝食难安。虽然早有心回去一趟，探个究竟。可又怕飞蛾扑灯，自投罗网，所以一直拖了下来。今天听了项伯劝说，更动了心念，当下答道：

“项兄说得有理。这两天之内，我便动身。”

说行便行。第二天，项伯办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托人到官府领了符信。秦代官府在水陆要冲层层设卡，过卡的凭证就是符信，又叫传或过所。用木板制成，盖有官府印章，上写行人年岁、姓名及所携物品等。

项伯又取了钱币，到市上买了一匹好马及途中所用物品等。第三天一大早，便派了一个家人，同张良一起上路，往阳翟去了。

七、八月间，天气十分炎热。张良也不着急，早晚天凉时赶路，中午天热时停下歇息。所以，八百多里地，走了半个来月才到。

到了韩国故地，张良再见故乡风情，旧时景色，心里既觉亲切，又不是滋味。他虽然思念亲人心切，来到阳翟，却不敢贸然入城。天黑时分，绕道城北，来到四时春酒肆。他穿过一片树林，远远望见店中仍有灯火，悄悄走了过去，却阒无人声。登上木质的台阶，探头向内望去，只见店主荆友在灯下清理帐目，便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叩门。荆友听见门外响动，也不起身，只是大声喝问：

“谁？”

“掌柜的，是我。请开门。”张良压低声音回答。

荆友听了答话，觉得声音熟悉，一下却想不起是谁。好在声音熟悉，知道不是生人，随手把手里的一支簪笔插在右耳上，起身开门。

张良听见屋里门帘落下，便自己推门，迈了进去，直走到灯下。荆友定睛一看，才认出是自家过去主人。

“公子，你可回……来了。”

荆友一句话没有说完，早已泪如雨注，泣不成声。张良赶忙拉住，叫他先安顿随行的仆人，将马匹牵去喂料。荆友依言去了一会儿，安顿妥当，才回到店中，对张良细说这些年来景况。

原来，张良与沧海公匆匆离了阳翟，张良的夫人裴氏虽没细问，但她与张良既为夫妇，对他的心迹打算，如何不知？于是，整天提心吊胆，非常牵挂。后来听说秦始皇东巡，又听说有人在博浪沙用铁推行刺秦始皇，被捕而死。她想，不是沧海公是谁？她一时不得张良的下落，但觉得，无论如何，阳翟是住不得了，便收拾家中细软财帛，欲领着长子不疑、次子辟强，离开相府大宅，投往别处。好在张良和裴夫人平素对下人宽容不倨，厚施恩惠，所以到了危急当口，个个尽忠尽义。有一老仆，名叫伯武，其子原来也在相府打杂。张良见他勤勉，精干耕作，便将城西门外七亩大田赠送给他耕种。后来，他娶妻生子，积下一份家业，还在城北山中开垦荒地，种桑植麻，修了房舍。此时，伯武见裴夫人想要离去，便劝夫人到山里避祸。夫人想来，也觉妥当，就答应了。

自此以后，裴夫人和两个公子在山中一住就是八年。伯武父子对他们悉心照料，从不为难；裴夫人虽是大家出身，但知事达理，坚韧隐忍，日子久了，也能做些活路，教养孩子。荆友等少数几个过从较密的姬家旧人，也时常前去探视，嘘寒问暖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官府搜捕，紧了年余，没有下落，后来也就淡了，只将宅院收了，充作官舍衙门。

听了荆友的叙说，张良一面感慨人世沧桑，变化无常；一面暗自庆幸：历经大乱，遭遇大难，饱受离乱相思，但家人安好，终于就要团聚了。

当夜就在四时春酒肆歇了。第二天，张良带了随仆，和荆友一起进山去了。阔别多年，父子相见，夫妇相会，故旧相聚，自然有一番惊喜酬酢，说不尽离愁别绪。

在山中停了一日，张良心想，阳翟地方，虽是故国，山中闭塞，也还安全，但终不宜久留。便与裴夫人商量，收拾行装，结束停当，告别伯武等人，下得山来。

到了阳翟城外，正是月上柳梢的辰光。张良站在高处望去，一座城池，片片房舍，错落有致，和那沉沉暮霭，袅袅炊烟，都沐浴在一片如水的月光中，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情感。他很想进城一趟，一睹旧时城阙、自家的高楼崇阁。但一则城门已闭，二则怕节外生枝，也就断了念想。在四时春酒肆前与荆友话别，趁着夜晚凉爽，连夜往东行去。

又是十来天功夫，来到下邳。项伯早腾出一座宅院，将张良夫妇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。夜间，裴夫人将行李打开。张良见金器玉石、玳瑁珠玑还有不少，颇觉惊奇。

原来，裴夫人极有心计。离开相府时带了这些东西，进山后并不藏在身边，而用陶罐装了，寻找一个僻静处所，埋在地下，作了标记。除自己以外，再无人知。平时从不取用，只靠一点细碎财帛和劳作度日。这次离山东来，她乘人不备，起获出来，悄悄裹在行囊中，连张良也丝毫没有知觉。

从此以后，张良和项伯结成通家之好，两位夫人以姐妹相称。秦朝的风俗，也不讲男女大妨、授受不亲，两家来往就如一家一般。

胡亥做了皇帝，更是昏庸无道。从民间掳掠美女，禁于宫中，供其宣淫；征调数万囚犯、奴隶和民夫，续建阿房宫。朝中赵高专权，指鹿为马，肆意屠戮大臣。先是毒死蒙恬，杀了蒙毅，尔后捏造证据，将秦始皇的十来个公子、十几个公主及一些忠臣良将定了死罪，杀个精光，弄得朝宫内外，遍地怨恨，叫苦连天。

这些变故，身处下邳的张良耳熟能详。他对暴秦的统治更加切齿痛恨，暗自思忖，天下的百姓都渴望秦二世以仁易暴，欺凌压榨稍有缓解，可他却变本加厉，天怒人怨，日子必不能长久，或许改朝换代的机会就要到来。自己一介书生，身单力薄，赤手空拳，难以为凭，应该走出家门，广结天下朋友，一旦有事，也好形成势力，有一番作为。自此，他便经常外出，体察民情，遇有一技之长之人，便刻意相交。

下邳一带，民风剽悍。集镇之上，有不少市井少年，没有田畴可耕，或行商，或坐贾，或开店经营，或贩夫走卒，都有豪侠气度。张良刻意与他们整日厮混，饮酒高谈，有时互传各地奇闻趣事，有时发泄对秦政的不满，打得火热。这些人，有的一时手头拮据，张良便慷慨解囊，仗义相助；有些借了钱财，从不言还，张良也不介意。时间不长，都知张良豪爽旷达，仗义疏财，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侠义之士，都愿和他交往。

张良还经常到距下邳二百来里的沛县、丰县一带，在那里结交了不少朋友。有杀狗谋生的樊哙、贩卖绍布的周勃等。

一天，张良在家中枯坐无聊，就邀项伯到市中饮酒。酒至半酣，忽听门外一片聒噪声。出门一看，原来十几个官差正手持利刃，围着两个外方人要捉拿。那两人，一个年纪在二十上下，生的膀大腰圆，面如镔铁，粗眉环眼，两鬓钢针般的络腮胡子挖里挖掌，浑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两眼一瞪，眼珠子黑白分明，慑人魂魄；另外一位，年纪长些，约摸四十多岁。两人握剑在手，一左一右，形成犄角之势，剑锋对着官差，相持不下。

这时，官差中一个领头的大声喊道：

“你们在吴中犯了事，早有缉捕文书发来，抗也没用，不如束手就擒，免得刀剑相向，伤了人命。”

中间被围的两人，仍不答话，左右观察，想伺机逃走。看着无望，那年轻的大吼一声，如同炸雷，接着挥起宝剑，就要动武。官差一见，也不示弱，个个挺身，相与缠斗。

这时，张良和项伯已经出了酒店，来到旁边。张良正在看个究竟，项伯却突然拔出佩剑，向一名官差身后刺去。那官差正全神贯注，应付前敌，哪想身后受袭，随即一声惨叫，应声倒地。

一下子，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。官差们愣怔之间，那两人早已跳出圈外，逃远了。项伯也收起宝剑，转身混入人群之中。等众官差回过神来，冲出人群搜寻时，项伯已逃得无影无踪。

张良挤出人群，径直往后街项伯家走来。他边走边想：光天化日，项伯杀了官差，其中必有原由。但借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何况又是杀了官差，这事如何了结？急切之间，也想不出头绪来。紧走了几步，又慢了下来：项伯杀了人，如何会向家里走？一定是往别处藏身去了。

张良想得不错。项伯趁乱离了市中，没有回家，径直向城外去了。他熟悉地理，抄了一条小道，候在往吴中去的路上。不一时，刚才那两人快步跑了过来。项伯急忙迎上。三个人见了面，那两人中年长的一位拉住项伯的手

说：

“兄弟，你为我和侄儿，伤了人命，也须快躲。”

“这一带我熟悉，朋友也多，总要设法消弥。只是你们两人要赶快离去，再不要来此地。”

项伯说完，那人又简单说了几句来下邳的原由，便飞快地逃走了。

张良见项伯已逃，便不着急。回到家里，同裴夫人一起来到项伯家，劝解项夫人。项夫人本是个能担事的主儿，见事已出了，急也无用，只是询问：

“那被官差缉捕的两人，不知是谁。”

张良也说不上来：

“现在项兄走脱，当下无大虑。但也不能撒手不管，因为毕竟死了人命。我看先要办两件事：一是要打通官府，就说是人多拥挤冲撞，官差被误伤致死；二是疏通死去的官差家人，不要拼命上告。无非多花财帛就是了。”

张良说完，留下裴夫人与项夫人作伴，自己先去了。

张良先来到官差的家。这家没有院落，不过一堂二室三间草庐，十分贫寒。堂内，一个妇人左右揽着两个五、六岁的孩子，正顿足大哭。张良见围观的人多，不好开口。过了一会儿，人渐少了，便走了过去，凑到妇人面前，低声劝道：

“项大哥与你家官人平素十分要好，只怪人多拥挤误伤。我看你不必过度悲伤，也不要向官府强告了。”

“难道我那官人就这样屈死不成？可怜我一个妇道人家、两个幼子，今后如何过活？”那妇人想到后事，更加伤感。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人已死了，不能复活。不如让项家多赔财帛，够你母子三人享用一生。话又说回来，你如果强告官府，项大哥脱不了干系，你也得不到许多赔偿，还凭空结了一个仇家，不但于事无补，而且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大家都没有好处。”

张良说着，将一包金珠塞在那妇人手里。那妇人觑了一眼，用手一捏，知是不少，哭声就渐渐小了。从官差家出来，张良到集市上找到一帮好友，让他们互相串联，在城中散布，说那官差是因拥挤误伤致死的，项伯与那两个外方人并不认识。一时间，满城都传了开来，连那些当场所见的人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怀疑是自己看错了。

办完这两件事，张良松了口气。可是想到怎样打通官府，他却心中无数，有些犯怵。他在下邳八年，结交了不少朋友，但有博浪沙的前事，心里终究不安。近年来，虽然官府追捕不似以前那么紧，可缉拿的诏令并没有取消。所以，他一直避免和官府打交道，免得节外生枝，有什么闪失。而今事当于前，不能回避。张良思来想去，想起一个人来。这人姓季名昌，是本县的一个富户，家财万贯，十分殷实。其女灵姑是县令的小妾，很受县令宠爱。这季昌原来也是个穷人，后来发迹，乐善好施，张良也曾帮助过他。如果请他出面，县令或许可以通融。

张良来到季家，寒暄过了，就席而坐，也不客套，将项伯误杀官差的经过说了，并直言相托：

“如果老丈出面，让县令大人按实情办了，不呈文上报，什么都好说。”说着，取了金珠，摆在案上。

季昌听了，心如明镜：世间之人，只有为造假枉法行贿，决无为据实办案送礼。当下也不点破，将金珠推向张良：

“有用无用，我走一趟。这些东西，你收起来，除了抚慰死者家属，其他官差，也要打点，免得众口铍金。”

张良听了，心中大喜。他知道，这位县令对岳丈及宠妾的话，言听计从。

天大的一件人命事，就这样叫张良给化解了。

不久，项伯得信，悄悄回到下邳。张良见了，问那两个外方人是谁。项伯说道：

“那位年长者，是我家三弟项梁，另一位，是家兄项祝之子、侄儿项籍。两人被仇家诬告，关在栎阳监狱，被朋友曹无咎和监狱官司马欣救了出来，又寻着仇人，将他杀了，逃到吴中，藏了起来。这次来下邳看我，不想撞在了明眼的官差手里。”

自从张良救了项伯，两人感情更深。项伯也是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的大丈夫，所以，后来在鸿门宴中、广武山上，为张良及刘邦解了不少难处。

也因为救了项伯，张良在下邳乃至沛、丰一带名声响亮，许多侠义之士，慕名而来，与他结交。

### 第三回 举义旗相机投刘邦 乘乱势有心兴韩室

下邳的正月，天气格外寒冷。张良在这里一住十年，见惯夏秋雨水丰沛，而冬季落雪却不多。像今天这样的大雪，实在罕见。

雪是向晚时分开始落下的。一开始如沙如盐，飘忽漫舞，随着北风越刮越急，雪片也越来越大，满空白茫茫，似翻江倒海，搅起无边的银浪。

平常这样寒冷的天气，张良总是关起门来，或是一边和两个孩子谈笑嬉戏，一边看着夫人在灯下飞针走线；或是独自一人在书房里围炉品茗，潜心读书。但今天却有些特别——他的心绪没有往日的平静。

因为下午雪前，几个到中原贩货归来的友人来访，谈起不少见闻，搅得他心神有些不安。

秦二世的寿命不长在预料之中。可没曾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。各地民变蜂起，旗帜如林，真是八方风雨，尽会神州，孤鹿入野，竞相奔逐。先是前一年的七月，充壮丁以戍渔阳的九百士卒，由陈胜、吴广领头，在蕲春大泽乡发难，很快集起六七百乘战车，千余骑战马，数万人的队伍。尔后，拒绝张耳、陈余立六国后人以号召天下的建议，在陈留建国称王，国号张楚，意在张大楚国。并派出几路人马，北击赵、魏之地，西攻荥阳、函谷，南略九江，西南入武关。紧接着，沛县刘邦、下相项梁、狄邑田儋，相继起兵，攻城略地，天下为之震动。这些消息，使张良心旻神摇，大为振奋。面对这种形势，自己应该怎么办？几个好友都劝他拉起一千人马，乘乱起事，霸占一方，尔后招兵买马，积聚力量，待机而动，图谋发展。这些无疑都是对的。但英雄起事，不可草率，应先谋后断，断定而后发，发则所向披靡，无坚不摧。

先谋后断，无非是审时度势。秦施暴政，天下民众，苦其已久，陷于生不如死的境地。如今干柴已积，烈火既起，秦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，寿终正寝的日子为期不远，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。此时起事，正是上合天理，下遂人愿，必定能够成功。想到此，张良禁不住热血沸腾。这些年来，自己潜心学问，研读兵法，所渴盼的，不正是到刀枪如林、战马驰骋的疆场上去一展抱负吗？大丈夫立于世，正该扫除天下，生则封侯，死则庙食。当此天下大乱之时，乘势而起，复兴韩国，既可报亡国之恨，破家之仇；又能挣功名、建勋业，这才是英雄本色。

遐想之中，仿佛黄石老人来到面前。张良忽然想起黄石老人赠书时的嘱咐：“你要出山，总要十年之后……”自己在下邳一住十年，莫不是正应了黄石老人的预言吗？

既已想定，事不宜迟。第二天一早，张良便踏雪出门，约了几个贴心好友，来家吃酒谋划。先算计愿意一同起事的可靠朋友，共有三十来人。至于马匹兵器，花钱购买或打造，都没有问题。

接下来是在本地起事后，往哪里去。总不能龟守一城，不谋发展。见大家默不作声，张良说道：

“沛县刘邦，留县景驹，都各有数千人。我们先拿下邳邑，做为根基，然后就去同他们汇合。”

众人听了，都无异议。当下便举旗招兵，一天功夫，已有两百多人。此

时，官府见烽烟四起，秦朝朝不保夕，也不来干涉，有些干脆弃了官差，自谋出路去了。下邳便由张良聚起的两百多人占了。

这时，许多六国的贵族都乘机反秦，纷纷割据称王。张良身在楚地，无法打出韩国的旗帜。听说陈胜部将秦嘉在留县立景驹为楚王，就一面留下百余人守下邳，一边带领百余人，打算到留县投景驹。

张良带领众人离了下邳，一路向西南行进。刚行不远，迎面过来一哨人马。为首那人，器宇轩昂，风骨不凡。旁边一员大将，却是樊哙。樊哙见是张良，行了抱拳礼，朗声道：

“子房兄，快来见过我家沛公。”又对为首那人说道，“此人正是下邳张良。”

那人在马上注目张良，只见张良中等身材，面白如玉，仪容简朴，神态恬静，恂恂然一副儒者模样，便不答话，似乎有些轻慢。

张良倒不在意，在马上和樊哙等寒暄了几句，知道沛公便是在沛县扯旗反秦的刘邦，随机应变说道：

“我们已占了下邳，听说沛公东来，特来迎接沛公到下邳城中一叙。”随后拨转马头，同刘邦一同回到下邳。

此时项伯得知三弟项梁、侄儿项籍杀了会稽郡守殷通，已在江东聚起八千人马，占了吴地，便举家投奔去了。偌大一个宅院，空落无人。张良请沛公将兵马在城中安置妥当，然后在项伯宅中住下。

并备了酒饭，与沛公一干大将共同宴饮。

酒席之上，张良细心观察，见刘邦相貌奇伟，满面春风，手下萧何、樊哙、曹参、王陵、周勃、夏侯婴、柴武、靳歙、卢绾、薛欧、陈沛、张仓、任敖等一帮将佐，文的精神，武的威风，很是羡慕。心中暗想：

当年尊师嘱我，十年以后，天下动荡，要我留意选择圣明有为之人，用心辅佐。莫非应在此人身上？果若如此，则可借之以成大志，韩仇可报，奇功可立。想到此，便拿话来试探：

“沛公既已起事，想必对天下大势，早已洞若观火。”

刘邦听张良发问，知他心有所虑。在沛县时，又听樊哙、周勃等夸赞张良是当世奇才，也有心笼络，随即答道：

“天下苦秦苛法已久，民不聊生。陈胜、吴广揭竿而起，八方响应，可见天意灭秦。我等起兵反秦，实为救民于水火，解危于倒悬，顺应天理，合乎民意，不愁大事不成。”

“虽说暴秦必亡，但当今乱世之时，群雄并起，抢占地盘，各怀异志，风云际会。不知沛公有什么具体打算？”张良又问。

“但凡乱世，大浪淘沙。脱颖而出者，必然高举义旗，兴有名之师，揽四方英杰，占据有利之地，相机行事，点滴积聚，总能渐成气候。现今西楚之地，秦政薄弱，楚之后人，恨秦尤甚，民心可用。我今已有数千人马，兼有智能之士、神勇之将。意欲先取了丰县，作为依托根基，再图西进。素闻子房足智多谋，不如合兵一处，共谋大业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刘邦答道。

听了刘邦一席话，果然条分析缕，计划周详，张良心中暗暗称奇。但听刘邦有意合兵一处，便有些担心：下邳兵少，堪用之人不多，合兵一处，不是不可。只怕将来刘邦势大，渐成羽翼，自己势单力薄，不能控制，岂不是为人作嫁。但转念一想，大事初起，理当戮力同心，不能计较一己得失。只要大兵西去，到了中原韩国故地，自然能一呼百应，积攒势力，到那时再图

振兴韩国，不怕没有机会。想到此处，说道：

“沛公见事深远，谋划周详，大业必成。张良一介书生，沛公信赖，甘愿效力。”

刘邦听了，自然格外高兴：东来下邳，添了几百人马，又得张良这一谋士，收获不小。遂委任张良为厩将，负责掌管军马。张良也不计较，回家对夫人说了，准备跟随刘邦出征。

丰县守将雍齿，原和刘邦一同起事。后来刘邦进军泗水，迎击秦军，命雍齿留守丰县。这时，另一股势力来攻丰县，雍齿怯战，开门投降，仍被委以丰城守将。刘邦一股火憋在心中，不能释怀，决意攻下丰县。雍齿明知力量不敌，见刘邦来攻，也不出战，深沟高垒，据险固守。刘邦几次强攻，均未奏效，心中焦躁。

张良见状，向刘邦献计：

“沛公，丰县坚固，久攻不下。一则会泄了军心，二则延误时机。听说吴地项梁，兵多将广，有六七万人，又大胜了景驹、秦嘉，兼并了二人人马。现项梁引兵进住薛地，距此不远，不如与他合兵一处，借了人马，再来攻打丰城，不愁丰县不破。”

刘邦略略沉吟，觉得张良说的有理，便和张良一起，带了一百多人，前往薛地。

到了薛地，见了项梁，说明来意。项梁毫不迟疑，拨给刘邦五千人马。刘邦引了人马，又将丰城团团围住，昼夜攻打。雍齿抵挡不住，弃城而走。丰县又被刘邦占据。

丰县一战，多亏张良献计借兵，刘邦对他渐渐倚重。此后，每有大事，必请张良到帐中，虚席设问；张良每有所议，刘邦必悉心听取，慎重思考。张良见刘邦虽出身贱微，但胸怀旷达，从谏如流，也乐意与他结交。一有机会，便与刘邦谈论历代兴亡得失、天下变幻之理，遣将用兵之法。刘邦属下诸将，对张良凭如簧巧舌，博得刘邦赏识，时常不以为然；对张良所谈兵法，也毫不在意，只有刘邦能心领神会，虚心采纳，并有所感悟。这使张良不禁悄然喟叹：

“沛公似是天授英王，天成其聪明。”

张良虽然颇得刘邦赏识，但复兴韩国之志，时时萦绕于心，不能忘怀，常常想着能有机会恢复韩国，重兴韩室。

机会来得很快。

一天，刘邦正与萧何、曹参、樊哙、夏侯婴等一帮谋士将佐商议进兵之计，士卒来报：项梁派人传来文书，召集各路反秦义士，到薛城相会。

刘邦接了文书，看了一遍，一面请各位传看；一面遣人将传书之人请来，详细询问。原来，陈胜战败被杀，秦朝派大将章邯、李由等，分率数路大军东攻北击，各路义军情势甚是危急。项梁召集各路义军首领，会聚薛城，意在形成联合之势，共抗秦军。

弄清原由，刘邦即请来人从速回复项梁，随后带张良、樊哙等前往薛城赴会。

进了薛城，日已过午。张良一边打马行走，一边留心观察。只见城门之上，旗帜整齐，城中各街，秩序严整，士卒操练之声，不绝于耳，不由暗自赞叹：项梁不愧为将门之后，统御有方，治军得法，于其它队伍自是不同。

来到中军大营，刘邦让樊哙等在外等候，只带张良到项梁帐中。只见大

帐之内，项梁向东而坐，以下几员大将，并不认识。秦汉时习俗、以座西向东为尊，依次为向南、向北、向西。刘邦自谦，便去东座坐了，张良侧立其后。

项梁见刘邦入座，便向他介绍在座各位，有陈将吕臣、楚将宋义等。另有位六十多岁的长者，头戴儒冠，身穿布衣，腰束丝绦，脚踏皂鞋，花白眉毛，颏下银须飘洒，两眼灼灼有神，此人便是张良早有所闻的谋士范增。他是居巢人氏，精通天文，善用兵法，为百世难得一见的奇才，只因不满秦施暴政，隐居山野，乐守田园，闻知诸侯集会薛地，便也赶来。

诸将正在商议，七嘴八舌，各执己见，相持不下。范增默不作声，察言观色，听了许久，才缓缓开口向项梁进言：

“陈胜王失败，令人惋惜，却又在情理之中。强秦征服六国，六国后人心怀怨愤，都想伺机报仇，而以楚国子民尤甚。秦王曾卑鄙地诱骗怀王，又将他软禁，不许他回楚国。因此，楚国之民无不对秦王切齿痛恨，恨不得食其肉，饮其血，寝其皮。所以，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陈胜王发难举义，不立楚王之后，却自立为王，是个极大的错误。阁下自江东举兵，起于楚国，各地诸将争先恐后，竞相来投，这是因为阁下是世代楚将之后。如果趁此机会，立楚王的后人为王，必然使人民拥戴，将士归心。”

范增一番条理井然的分析，众将听了，人人折服，张良也深以为然。项伯立即吩咐，派人打探楚王子孙的下落，拥立为王。

张良立在刘邦身后，听着诸将议论，项梁施令，心里十分焦急。六国之中，魏有魏无咎，齐有田儼，赵有武臣，燕有韩广，都已自立为王，如今又要拥立楚王。唯有韩国无人顾及，错失良机，振兴韩国怕永无时日了。想到此，他不避风险，大声向项梁进言：

“项将军大仁大义，以天下为公，所为诸事，合乎天意，顺乎民心。如今楚、齐、燕、赵、魏俱已复国立王，唯有韩国无主，也应立韩王的后人为王。韩公子中，曾受封横阳君的韩成最为贤明。将军若立其为韩王，必定感恩戴德，亲楚抗秦，这样岂不又得一臂之助！”

上次张良同刘邦一起来薛城借兵进攻丰县，与项梁已经相识。项梁见他说得有理，况且当年在下邳，项伯为救自己和项籍，杀了官差，全赖张良，才得脱身。念及于此，欣然赞同：

“张将军说得有理。你身为韩相国公子，不忘旧主，忠义之心可嘉。我封韩成为韩王，你为韩司徒，并拨你两千人马。你可速回韩国，拥立韩王，攻略韩地，也可牵制秦军，使他顾及中原，不能全力东进。”

张良听了项梁一番话，心中很激动，格外高兴，当下告辞，和刘邦从帐中出来，带了樊哙等一千人马往客舍歇息。途中马上，张良暗想：一个韩王，就凭项梁片言只语就算立了，实于情理不合。拥立楚王，以下拥上，尚说得过去。但以楚国之将封韩王之后为王，有些不伦不类。转而又想：乱世之中，强者在上，不能以常规度之。

楚军的客舍在薛城之东。从项梁大帐到客舍，要走大半个城街。一路上，和刘邦并辔而行，张良心中虽喜，但面部平静，不形于外。刘邦却神情黯然，似有满腹不快。张良知道刘邦心中对他留恋，也暂不开口，只管默默行走。

到了客舍，待樊哙等归房安歇，张良来到刘邦门外。守卫的士卒要进去禀报。张良一把拉住，示意不要吱声，自己悄悄推开房门，迈了进去。

刘邦正独坐席上，凝目出神，见是张良进来，也不开口，仍旧坐着。张

良见状，在下手坐了，一时半刻，也不知从何说起。

停了片刻，张良先开口说道：

“主公，张良本一介书生，流落下邳，自度力不能举鼎，手不能缚鸡。自从相遇主公，奉为上宾，格外抬举，十分垂爱，每有大事，虚席问计，知遇之恩，张良刻骨铭心，夙夜不敢忘怀，总想图谋报答。一片至诚之心，天神可鉴。”

刘邦见张良说得诚恳，似乎也受了感染，坐起身来，斟了一杯稻酒，放在案上，推至张良面前，又向前挪了一挪，两眼审示着张良，开口问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为何非要离我而去？”

张良见刘邦开了口，知他心有所动，便接着说道：

“主公，你也要体谅我的心情。我本韩国臣民，祖上两代相韩，辅佐五君。强秦亡我旧国，弑我国君，杀我兄弟，血海深仇，莫过于此。大丈夫既立于世，岂能有仇不报，苟且偷生？博浪沙一击不中，一口怨气已在胸中憋了十年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无论为人臣，为人子，为人兄，我只能作此种选择。望主公能解我心意，全我忠义之心、孝悌之志。如若主公不许，我实无再生于人世之理。”

张良说罢，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其言哀哀，其志铮铮，感人至深。刘邦见事已至此，断无再强留之理，只好作罢。缓了一缓，又说：

“公子心志已决，又是忠义之举，谁也不该阻拦。只是乱世之中，生死难料。你我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逢。扶韩兴国，不管成与不成，要常通音信，免我挂怀。如若有什么差池，早早回来，你我朝夕相伴，共图大事。”

话说到此，张良心情逐渐平静。刘邦却若有所思。张良知他有话要问，便主动改了话题：

“主公不知将来作何打算？”

“我正要求教于你。此番来薛城，会了各路诸将，其中情景，你也见了。各怀异志，暂时统一，恐怕面对强敌，不能同仇敌忾，更怕相互掣肘，祸端丛生。即使项梁强大，孤军奋战，也不是秦军的对手。但此种局面，一时不能扭转。我只有数千人马，不知如何作为。”刘邦忧心忡忡地说。

张良见刘邦问得深切，一时不好作答，想了一下，说：

“主公深谋远虑，确有过人之处。目前局势，扑朔迷离，错综复杂，一下说得明白，实是不易。不过，主公切记三句话：体恤爱民，笼络人才，联合友军。有了这三条，兵马粮草自民间来，谋士将佐从人才中出，危难之时请友军助，可保无虞。”

刘邦听了，默默记下，反复揣摩，似有所悟，随即沉沉地点了点头，喟然长叹：

“公子之奇才，真如汤之伊尹、周之吕望。天不予我，非我之福矣！”

此后，两人又叙谈了半天，仍旧不能尽言。张良见天色已晚，心中还惦着一件大事，便告辞出来，也不歇息，骑了马匹，往项梁大营而去。

张良是去找项伯。

自从去年冬天，项梁叔侄在吴地起兵，项伯闻讯投奔去了，半年多来，再未谋面；上次薛城借兵，战事紧急，也没能相见。眼下就要到韩地去了，还有要事相托，无论如何也要见见项伯。

张良来到项梁大营，守卫士卒见天色已晚，不愿通报。张良情急，大声呵斥：

“我是项将军故人，有急事相见。”

士卒见张良格外急躁，勉强进去通报。项伯听了，不要人传话，披上一件布袍，急步出来相迎。进了房内，又请夫人出来相见，喜悦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待分宾入座，项伯急切地问：

“听说你在沛公营中就职，为何到此？莫非同沛公一起来薛城赴诸将之会？半年多不见，你一切可好？夫人和孩子呢？”

项伯一连串的问候，张良不知从何答起，不觉哑然失笑：

“项伯兄不似这般急性子的，不知今日为何？倒要请教。”

项伯见状，回过神来，也禁不住笑了：

“我是乍地见了你，格外高兴，太性急了些。”

张良便将下邳起事，路遇刘邦，攻打丰县等事概叙一番，又将项梁封韩王，委他为韩司徒，派他去攻略韩地之事细细讲出。罢了说道：

“我的心事，数你最清楚。刚才沛公有心拉我，已被我说服了。我急着连夜来，有两件事求你，一是帮我出主意，到韩地后，如何作为；二是拨我的两千兵马，你要设法给我选好的，还要几员能用的将佐。”

“这两件事，不难做到。”项伯说，“要说好兵，看怎么说。江东八千子弟，都能以一当十。只是他们出自吴中，留恋故土，不一定愿意随你远行中原，加上有些骄悍，不好统御。我看就从齐、鲁一带招募的兵马中选，比较合适。”

“项兄所虑，极是周到，这也是实诚替我着想。就这么办。话又说回来，兵无坏兵，全靠调度指挥，只要身强力壮就行了。”

说完这些，两人相向，四目对视，恋恋不舍。毕竟是共过生死的朋友，与刘邦自然不同。张良心中酸涩，但又怕项伯过于悲伤，便改了话题，询问项梁军中的一些情形。项伯本是忠厚憨直之人，也不避讳，一一实说了。

两人只顾叙说，不知不觉间，夜已深了。张良要告辞，项伯不依，非要张良歇在项营。张良说怕沛公在客舍有事。项伯见此，也不强留，说城中宵禁，四处盘查，多有不便，就带了亲兵，亲自送张良到客舍歇息。

因心中有事，张良一夜睡不踏实，早早起床，洗漱过了，来见刘邦。樊哙等人也早聚在刘邦房中，见张良进来，个个一脸不快。再看刘邦，两眼红肿，神色呆倦，定是一夜睡得不好。刘邦见樊哙等对张良无礼，大声吩咐：

“你们不要在此罗嗦，速速回去收拾。等送走张司徒，我们即刻要回丰县去。”

秦时习俗，一日两餐，兵营也不例外。盛夏时节，夜短昼长，早饭开在辰时。早饭过后，两千军马已经点齐，集在校场之上，个个英气勃发，精壮高大，一看便知是齐鲁猛士。张良见了，心中甚喜。

到了开拔发兵之时，刘邦、项伯等都来相送。张良上了战马，抱拳作别，脚下一蹬，那马撒开四蹄，向前飞奔，后面大队人马，紧紧跟上。刀枪塞路，旌旗林立，十分壮观。出了城门，张良吩咐后队跟得紧些，不要撒得太开。

这时，只见后面一匹战马飞奔而来。待走近一看，却是项伯。项伯来到张良面前，在马上喊道：

“我再送你一程。”

张良见状，滚鞍下马，诚恳地说：

“送行千里，终有一别，不如就此分手。你既已来，还有一事。昨夜没

说出来，是因为觉得你我兄弟，不必多说。就是我家小还在下邳，军情紧急，无暇和他们作别，烦你照顾。”说罢，拉了项伯的手。

“你尽管放心去吧！”只这一句，项伯便说不下去了，两眼有些发红。听了项伯的话，张良忽地松开手，翻身上马，加上一鞭，飞也似地去了。项伯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目送着队伍远行。

#### 第四回 拥韩王故地屡受挫 佐沛公宛城又献计

公元前 208 年，秦二世二年。

大军到达韩国的故地，是在七月初。

荥阳以东，多为义军出没，各路军马与秦军混战。张良不与纠缠，穿插迂回，虽经周折，还算顺利，六月底到达韩魏交界之处。成皋、荥阳、巩县一带，均有秦军固守，秦将李由乃丞相李斯之子，熟知兵法，骁勇善战，如要通过，实是不易。一则兵粮两缺；二则长途跋涉，已成疲惫之师；三则没有猛将，张良虽有奇思妙计，但力不能战，先自输了大半。

张良无奈，眼睁睁故国就在眼前，却难越雷池一步。只好引军向南，于秦军力不能逮之处，欲稍作整休，窥测时机，乘隙而动。

恰好这时，项梁在东阿、定陶一带接连几次大破秦军。秦将章邯引大部人马前往救援，秦将李由也在与项羽交锋时战败被杀。荥阳、成皋一带秦军兵力薄弱，张良趁此机会，夤夜进兵，终于突破封锁，来到韩地。

此时张良心中第一件大事，就是先取一座城池，拥立韩王，扩大势力，徐谋发展。思忖再三，决定先攻颖川。于是集中力量，发力猛攻，不久便将颖川拿下，又派人将隐匿民间的横阳君韩成请至颖川，拥为韩王。尔后招募人马，很快集聚起三四千人。

正值张良精心谋划，四面筹措，八方调度之时，秦将杨熊前来围剿，攻打颖川甚急。韩王手下，除张良之外，再无善谋之士，张良手中，又缺可遣之将，颖川无论如何是守不住的。张良苦思冥想，不得良策，只好劝韩王弃了颖川，向西撤退。此后，又攻取几座城池，总是得而复失，不能据守。

几经挫折，张良心中十分焦急。韩王虽仁德，体恤爱民，但太懦弱，大小政务，不善谋划，每临大事，束手无策。再看韩地景况，西有群山阻隔，南有秦军据守宛、叶，北有函崤天险，东则是鸿沟雷池。如此看来，韩国之境，地域狭小，民穷财尽，既不易周旋，更难以图谋发展，养成羽翼。

就在穷途末路之时，战局却发生了很大变化。闰九月间，楚怀王派项羽、刘邦两路人马，分别西进攻秦。并许下诺言：“先入关中者，可为关中之王。”钜鹿一战，项羽率领楚军，破釜沉舟，以少胜多，解赵军之围；刘邦引兵西进，避实击虚，一路收集散兵游勇，实力壮大，于白马、曲遇大破杨熊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攻下颖川，占据陈留，招募士卒，积储粮草。

刘邦的到来，使阳翟城中的张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，刘邦西进使秦军对韩地的压力有所缓解，韩王能稍事喘息，理乱兴废，发展壮大。另外，故人相见，也是一件快事。忧的是，自己拥立韩王，惨淡经营，无奈天命不予。如今项羽、刘邦两路伐秦之势已见端倪，韩王仍兵少粮缺，麇集一隅，势单力薄，难以壮大，将来灭秦之后，韩国能否占一席之地？

想到这些，心中便萌生一个念头：到陈留见一见刘邦。一来刘邦大军入境，礼应拜谒；二来看看刘邦营中的情形，再作打算。

张良来到王府，见过韩王，将心中所想说了。韩王对张良素来听任倚重，也就准了。

事不宜迟。张良带了几十名士卒，轻骑扬鞭，往陈留而来。

刘邦用高阳酈食其之计，取了陈留，广招兵马，厚积粮草，实力大增，

此时正召集众谋士将佐商议从何进兵，早入关中。见张良来访，其是高兴，以手加额，连连说道：

“张子房来，奇计可出。”

话音未落，张良已进得大厅之中，刘邦自不必说，萧何、周勃、曹参、樊哙等都是旧时相识，格外热情。只见南面座上，一位老者，光头无帽，绾着发髻，红脸膛，三绺花白胡须，身穿一件灰布袍，腰系绒绳，敞胸露怀，脚下趿拉着两只鞋，左手攥着一把酒壶，醉态十足，两眼迷离，见张良进来，也不理睬，睥睨了一眼，照旧自顾自地喝酒。张良见状，正在疑惑，萧何连忙介绍：

“这位是献计取陈留的高阳酈食其。”

说罢，又拉着张良向酈食其说道：

“这位是韩王司徒张子房。”

酈食其听了，仍不答话。张良也不介意，入座坐了。

刘邦见张良入座，便对他说：

“此番西来，为取关中。眼下屯兵陈留，却不知该向何处进兵。司徒有何高见？”

张良见刘邦问他，环顾四周，暗自思忖：座中尽为刘邦旧将、心腹股肱，而今自己身为韩国司徒，不能唐突而言，以免遭人猜忌，况且，与刘邦相违日久，不易轻言，便谦谦答道：

“良初来乍到，还是先听听诸位的高见。”

众人见张良如此说，便各抒己见，分外踊跃。一时间，大厅之上，吵吵嚷嚷，很是热闹。

大家吵了一阵，没有定论。待人声稍息，萧何开口说道：

“进军关中，必先占据一块地盘，稳住阵脚，方可进退有据。现在主公已经到了韩地，再往前去，便是秦国疆域。应先缓图进兵，平定韩国地面，以为依托。下步动作，应取捷径，先进攻洛阳，直取崤关、函谷关。崤、函一破，则关中指日可得。”

众人听了萧何一番议论，都觉有理，齐声附和，只有张良默不作声，酈食其自顾喝酒。刘邦见状，也不多言，说道：

“进军大计，不易草率。今日且散了吧。”

众人既去，刘邦将张良留下，也不叙别情近况，径直问道：

“适才席间，你不多言。萧何所议，可有道理？”

张良听了，不直答，却转问：

“不知主公有何打算。”

张良虽已作了韩王司徒，用的却仍是原来称呼。

“怀王命我和项羽分兵伐秦，并许下诺言，‘先入关中者王之’。项羽兵多将广，甚是强悍，钜鹿一战，大展神威，秦军丧胆，诸将臣服。若论力战，我不如他。所幸他现今仍在赵地，一时不得脱身。我既已先行至此，总望乘势西进，早入关中。”

刘邦边说，边坐起身来，向张良面前挪了几挪，两人靠得更近：

“从洛阳到咸阳，不过九百余里。如果顺手，一月可至矣。”

张良听了，心中暗忖：刘邦急于入关，不可扫了他的兴；萧何及众将都持从洛阳进兵之议，众意不可违拗；自己辅佐韩王，许多大事尚待决断，不能过于分心。想到此，便附和一句：

“此地进关，只有经洛阳，走函谷，是个便捷之道，如要绕往别处，路就远了。只是崤、函二关，为秦国命脉所系，必然拼死相守。主公若从此处进兵，怕要经过一番血战，也要有所准备。”

话说到此，刘邦才转而询问韩王半年多来经略韩地的情形。张良心中烦忧，只拣主要情况，约略说了，便要告辞。刘邦见状，旧话重提：

“我统兵西进，正是用人之际，很想有子房同行。”

此时，刘邦有意改了称谓，不再称张良“司徒”，而复称“子房”。

张良见刘邦又提及旧话，知道话题一开，一时半刻难以说清，便急忙将话题拦住：

“我今既为韩司徒，此身已属韩王，便一心向韩，谨尊王命，不再作他想。”

说罢，便与刘邦告辞，离了大营。

张良走后，刘邦一人坐在大厅之上，暗自出神：此人胸怀大才，经天纬地，不可多得，要设法将他笼络，为己所用，对我成就伟业，大有裨益。沉思良久，独自点了点头，似乎已有了主意。

此后不久，刘邦便调拨人马，四处攻略，很快取了十余座城池，韩地基本平定。然后大举进攻洛阳，果如张良所言，秦军拼死固守。刘邦损兵折将，不能前进一步，为此十分苦恼。

一天，刘邦正在营中由两个侍妾陪着饮酒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便喊亲兵传萧何、樊哙来见。两人闻讯赶来，见刘邦似有几分醉了，也不敢问，只在阶下立着。刘邦见了，不说情由，大声道：

“萧丞，你速速修书一封，差樊将军送往阳翟，告那韩王，且说我军中现今粮草短缺，要他急速给我筹措十万石军粮，以充军需。”

萧何听了，心中疑惑：陈留城中，积粮甚多，前日还开仓济民，为何又要韩王筹粮？但又不好询问，只好遵命修书一封，差樊哙送往阳翟。

韩王见了刘邦书信，一时不知如何处置，便请张良商议：

“韩地贫敝，屡遭兵燹，百姓穷困，早已十室九空，哪里去筹十万石军粮？”

张良看了书信，又唤樊哙细细问了情由，便知此中必有蹊跷，又与韩王商议，苦无良策，只好让樊哙先回陈留，回复刘邦，请求宽限时日，设法筹措。

过了数日，筹粮之事仍无眉目，韩王心下焦急，却有守城将士来报：刘邦亲率一千人马，已到城外。韩王听了，请张良率人前去迎进城来。

刘邦见了韩王，拜了几拜。韩王连忙将他扶起，一并坐了。谈起筹粮之事，韩王说：

“我国狭小，且又初立，十万军粮，实难筹措，多有得罪。”

刘邦听了，哈哈一笑：“韩王无粮，不敢强求。我只好往别处设法。”

韩王听了，心中暗喜：沛公果然宽厚，一大难事，总算了结。刚觉身上轻松了许多，却听刘邦又说：

“韩王没有的，不能强求；韩王有的，是不是总该助我？”韩王见问得急，也不思索，脱口答道：

“那是自然。沛公伐秦，功在六国。我若有，当全力相助。”刘邦见韩王答得痛快，更是高兴：

“那我这厢先要谢你，”说着，便要起身行礼。

韩王急忙将刘邦拉住，问道：

“沛公不必客气，不知所要何物？”

“我军中缺少一位得力谋士，如蒙韩司徒张良相就，刘邦三生有幸。”  
刘邦见话已到此，便一语言破。

韩王听了刘邦的话，心中朱自一惊，当下不知如何作答。自己受封，全赖张良，国中诸事，凭他谋划，张良一去，如失股肱。但自己话已出口，说得极满，身为韩王，不好食言。事已至此，只有张良推脱，才能挽回。想到此，便转问张良道：

“沛公请你作谋士，你意如何？”

张良见韩王询问，沛公又拿眼睛盯着他，知道已是要紧时候，不敢轻易作答。稍事沉吟，开口说道：

“君王在上，张良不敢乱言。以我之意，正应该去。”刘邦听了，心中大喜；韩王吃了一惊，当下心神全乱。张良不急，缓缓说道：

“如今楚王发兵，两路伐秦，实为六国报仇、众民雪恨，正是建功立业之际。我若能追随沛公，入关灭秦，也是为韩王争得一份功劳。将来强秦灭亡，也没有人敢小看了我们韩国，韩国总会有一片立足之地。”

韩王听了张良一番剖白，也觉有理有利，只是心中仍不免怀有留恋之情，便转而对刘邦说：

“司徒既然愿意追随你去，且言之凿凿，句句在理，我也只有忍痛割爱。只是有言在先，破秦之后，须得早日让他回来，与我共谋复兴韩国大计。”

刘邦既已遂了心愿，自然满口答应：

“君子一诺，当值千言，决无反悔。”遂对张良说道，“子房可与韩王仔细商议，安置妥贴，三日后来陈留相会。”

刘邦说罢，当下回陈留去了。

送走刘邦，张良复又回来，见了韩王，纳头便拜，口称有罪：

“事起仓促，为臣造次了。但强秦不灭，韩国难以兴盛，口中所言，实为心中所想。为臣虽随沛公远行，但心中一刻也不会忘了韩国，忘了君王。待灭秦之后，即刻回来，尽为臣之责。”

“你既有意随沛公去，也合大理。只是你走之后，不知谁来替任为妥。国中之事，如何料理？”韩王语调幽幽，满腹忧忡。

张良知道这是询问今后大计，深思熟虑后作答：

“我走之后，可使姬复为司徒。今秦国军事失利，宫中困厄，只顾自保，当下腾不出手来进攻韩国。君主可守阳翟，不必冒险出兵，一切均等灭秦之后，再作打算。”

三日之后，张良别了韩王，如期来到刘邦营中。此时，刘邦正因攻打洛阳受挫，折了锐气，心中苦闷，又闻项羽在漳水之畔与秦军相持，秦将章邯外受强敌压逼，内受赵高迫害，内心动摇，已有与项羽约和之意，心中更是焦躁。得知张良到来，急忙迎进营中，召集众将，商议进兵之计。张良见刘邦问了数声，无人相应，便开口进言：

“如今章邯虽败，仍有大军二十余万。自洛阳至潼关，一路险要，易守难攻。况将来项羽西进，必行此路。为今之计，不如另辟蹊径，向南出轘辕关，直下宛城，折行向西，取武、峽二关，咸阳可取，关中可得。”

众人听了，恍然大悟。刘邦拍案道：

“早行此计，关中得矣。”随即调度人马，不日向南急行。

公元前 207 年，秦二世三年六月，刘邦统率大军，进至南阳郡，在犍邑东大破秦军。秦南阳郡守将齮退至宛城，深沟高垒，据险固守，刘邦大军将宛城团团围定。

一夜，皓月当空，锃光皎洁。刘邦领张良、萧何、曹参、周勃、樊哙等一千文臣武将，登上高处，眺望宛城。只见城墙高绝，护河深掘，城头之上，人影绰约；但闻城中，金柝声声，各处兵马，遥相呼叫，甚为警觉。众人不觉暗想：城中守将深得守备要诀。铁桶一般的城池，如何攻打？察看完了，回到营中，刘邦闷闷不乐，与张良、萧何商议：

“宛城坚固，恐久攻不下，延宕时日。”遂决意从城西绕道而过，继续前行。

众将见沛公心意已决，都不言声。张良知刘邦急于入关，求胜心切，也暂时不提异议。当下，刘邦调度三军，乘着月色，撤了城围，浩浩荡荡，迤迤而去。

大军前行十余里，张良见宛城已在身后，灯火均已不见，便快马加鞭，追上刘邦，与其并辔而行，悄声说道：

“主公，我有一计，可解眼前危急。”

刘邦听了，觉得惊奇：

“大军一路南来，所向披靡，攻无不克，数战皆胜。司徒何出此言？”

张良见刘邦责问，回话也不着急，只是语气有些加重：

“沛公急于入关，尽在情理之中。”说了这两句话，张良觉得言辞有些过了，便缓了口气，“但秦军实力尚在。尤其这条路上，再往前行，关隘颇多。秦军兵马丝毫未损，防守必更加坚固。主公孤军深入，实履险地。今不先取宛城，如若前军坚守，后路宛城之军又出，断我退路，前后夹攻，使我进退维谷，首尾不能相顾，情形必然十分危急。”

刘邦听了张良分析，如梦方醒：

“若不是子房，大事坏矣。”遂问道，“为今之计，又该怎么办？”

张良答道：

“宛城守军见我大军西来，必然懈怠。主公可回马一枪，使其猝不及防，宛城必破。”

刘邦听了，立马传令三军，偃旗息鼓，悄然东返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来到宛城城下。待到天色微明时分，已将宛城里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。

宛城守城诸将见刘邦率军绕城而过，长长松了口气，置酒痛饮，酣然入睡。不曾想，大梦未醒，刘邦大军已急速攻打，情势十分危急。

南阳太守齮在梦中被亲兵叫醒，惊惊颤颤穿了衣服，登上城楼，向外一望，惊得魂飞魄散。但见城外刘邦大军，环集如蚁，不计其数，四方围攻，摇旗呐喊，声威振天，顿时乱了方寸，自度城必被破，与其受辱而死，不如自行了断。遂抽出佩剑，横在颈上，就要自刎。这时，忽听一声大喊：

“将军既不怕死，又有何惧？大可不必自弃。”

太守闻声，回过头来，见是舍人陈恢。陈恢上前一步，夺下太守颈上之剑，责问道：

“太守为一方首领，自己去了，倒也痛快，难道不顾一城百姓之安危？”

太守尚自疑惑。陈恢又大胆进言：

“素闻沛公宽厚待人，有容人之量。依我之见，秦皇无道，不值为他捐躯。太守不如大开城门，投了沛公，既可保全自家性命、官爵禄位，也可保

全全城百姓，免遭生灵涂炭，这才是义举。如果太守应允，小人愿到沛公大营议和。”

到了此时，太守断无拒绝之理。陈恢出了城门，便被军士捉住，解往刘邦大营。

见了刘邦，陈恢开门见山，大声说道：

“仆闻楚王有约，先入关中者为王。今沛公攻取宛城，理所当然。但南阳一郡，连县数十，吏民甚众，皆以为降也死，不降也死，必然众志成城，凭险固守。纵然沛公兵精将猛，若要强攻硬打，必然伤亡惨重。若舍宛城不攻，贸然西进，宛城必发兵追出。那时，沛公前有秦军，后有宛兵，腹背受敌，胜负尚难预料。为沛公计，不如招降郡守，照给爵位，仍旧留守。沛公还可抽其属下士卒，扩充队伍，带去西征。如此，前方秦吏也必闻风归顺，开门相迎。沛公可长驱直入，毫无阻碍。”

刘邦听了陈恢陈述，颇觉有理，欣然答应。遂带大军进城，严令不得动民间一物，封南阳太守蒯为殷侯，陈恢为千户，命其两人留守宛城。

宛城一战，稳定了后方，扩充了队伍，刘邦大军，士气更炽。此后，刘邦乘胜西进，收丹水，攻胡阳，下析、郦二邑，攻克武关。八月间，数万大军抵达峽关之下。

## 第五回

### 中军帐巧恩人连环 阿房宫苦口进忠言

大凡关隘，无不地处险要，于人马往来必经之所，布兵设防，形成扼咽喉锁喉之势，甚者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峽关的情形，正是如此。因其在秦之蓝田东南，也称蓝田关。它处于秦岭西北，是由秦岭进入关中的咽喉要道，地势险峻，自不待言。更有一层，站在峽关之上，关中之地，一览无余，尽收眼底。因此，峽关一破，则咸阳失其屏障，门户洞开，再无险可守。由关上发兵，居高临下，势如破竹，关中如攥手中。

刘邦率领大军，一路西来，心中念念不忘的一件大事，就是先入关中，以践楚怀王“先入关中者王之”的诺言。因此，人马一抵峽关之东，整军在关下扎了营寨，就召集诸位将佐到中军大帐议事。

议事之前，先办两件事。一是由派往关中和函谷以东的探马，分述咸阳秦宫的动静，以及项羽进兵的状况。二是派出人马，召来附近秦国官吏，报告地方情形，及峽关之中的军备。

听了半天，刘邦及诸将形成了一个共识：形势不容乐观。进袭武关时，秦相赵高已杀了秦二世，遂立子婴为秦王，去了帝号，派人与刘邦相约媾和，以分王关中相许。刘邦怕其中有诈，没有答应。不想旬日之内，子婴与其两个儿子设下计谋，反将赵高杀了，迅速派兵遣将，加强峽关守备，以抵御刘邦大军。显而易见，攻取峽关的难度增大了。与此同时，项羽带领四十万人马，沿峽关、函谷关一线，与秦军交锋，先擒王离，后降章邯，继又坑秦降卒二十万于新安，秦军遂彻底瓦解。项羽一路西行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进兵神速。

这些消息，对于刘邦无疑是一服催进剂，使他焦躁不安。因此，中军帐里，未等诸将开口，他便大声施令：

“各路人马，轮番进攻，合力攻打，必在两日之内，将峽关破了。”

诸将见刘邦发了军令，个个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只有张良开口进言：“诸将先不要急躁。我有一计，请沛公裁决。”

诸将见张良有话，都静了下来。刘邦说道：

“子房有何妙计，速速说来。”

张良说道：

“刚才地方官吏禀奏，峽关守将本是屠夫之子。大凡商贾，必然贪利。与其强攻，不如利诱。主公不妨派人多带金银珍宝，送于秦将，诱其心志。同时，在各处山上，多树旗帜，鼓噪呐喊，造成大兵压境之势，乱其方寸。秦将内贪重贿，外惧强兵，必不战而降。”

刘邦尚自沉吟，萧何却先开口说道：

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确是上策。主公不妨依计而行。”

刘邦听了，便吩咐依计而行。当即派善于说辞且有胆略的酈食其，带了金银珠宝，不计其数，由两名随从精壮士卒抬着，径往峽关，贿降秦将。同时，拨出数千兵马，登上各处山头，遍列旗帜，猛敲战鼓。一时间，峽关之外，到处旗幡招展，鼓角相闻，就象有无数兵马。

此时天色微明，峽关之上秦军守将刚刚和衣而眠。这是因为，一则峽关事关重大，守将丝毫不敢马虎，见刘邦屯兵关下，怕遭偷袭，一夜不敢合眼；

二则士兵见关下四周，兵集如蚁，危机四伏，一场恶战就在眼前，早已心惊胆颤，斗志全无，守将只好亲到各处督察，施压鼓劲，天明时分，见一夜无事，困意袭来，才和衣躺下。忽有士卒来报：峽关之下，突然又添了许多兵马，人山人海，不可胜数，且旗幡舞动，鼓角急促，怕是要打关了。

秦将闻报，一个鲤鱼打挺，从床上跃起，急急忙忙登上城楼。极目东望，果然山下山上，旗帜无数，顿时心中先怯了几分，暗自思忖：峽关虽然险要，但四面被围，已成孤岛，咸阳再也不可能有援军来了。刘邦又兵多将广，就是手推足踩，也将一个峽关踏平了。这个仗恐是难打下去了。

秦将正自忧惧，束手无策，又有士卒来报：

“刘邦营中，来一老者，要见将军。”

“是何来意？”秦将连忙追问。

“那人并不细说，只要见了将军，有事相议。”士卒回答。秦将下了关楼，命士卒将刘邦使者带入房内。

老者正是酈食其。他进了秦将房中，从随行士卒手中捧过一个木制大盒，摆在案上。

“来者何人，所为何事？”秦将高坐在上，大声喝问。

酈食其见秦将发问，也不答话，只拿眼睛来回看着秦将左右的十几个亲兵。秦将略略迟疑，知道来人有有机密话要说，又见他不过是个枯瘦老人，不必害怕，便挥手摒退护卫亲兵。

酈食其见众人去了，开口说道：

“本人高阳酈食其，乃沛公帐下谋士。今特奉沛公之命，来见将军，有大事相商。”

说完，便将摆在案上的大木盒子打开，推至秦将面前。

秦将见了盒中之物，心中一阵惊喜：金银珠宝，光彩耀目，样样可爱，件件诱人。不由趋身上前，两只眼睛都有些直了。秦将见了宝物，虽然垂涎欲滴。但他也不是傻子，明白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。心中暗想，且看他有何打算：

“不知使者入关，有什么事情。”

酈食其一见秦将的神情，便知火候已到，开口坦言：

“沛公素闻将军大名，刻意结交，特命我携物来见，向将军致意。”

秦将听了，已知刘邦的用意，但事起突然，尚自犹豫。酈食其知他正在盘算，也不催问，接着说道：

“今日时局，虽然纷乱，但有智之人，一眼洞悉。以老朽之见，秦朝之亡，就在旦夕。将军若一心向秦，孤守峽关，沛公大军，必然来攻。刀枪一举，兵戎相见，将军自度能否守得住？将军明察事机，深知利害，所以沛公以礼相待，不愿轻动干戈，请将军明断。”秦将听了这一番硬中有软，软中带硬的话，心中已有了主意。但不急于答复，口头上反而强硬起来：

“刘邦虽兵马众多，但峽关天险，尚有可依，就是大军来攻，也不那么容易。”

酈食其见秦将言外之音，已有些活动，强作镇静，不过想抬高身价，便单刀直入，绝其侥幸：

“沛公大军，一路西来，所过宛城、武关等，都是险要之地，均不能挡。话又说回来，你守不住峽关，结果如何，不必多说。即使守得住，又能怎样？秦皇昏庸，将佐无福，将军自比章邯、李由等，可能出其右？尤其是大将李

由，战功显赫，不一样被人害了？”话说到此，秦将再无他说：

“我愿与沛公一起，进攻咸阳。”

酈食其见大功告成，当即辞别，返回刘邦大营，将游说情景大肆渲染。刘邦听了，心花怒放，只有张良在一旁，暗暗发笑。他知酈食其好大喜功，逢人夸口，见事吹嘘，也不计较。

刘邦见峽关不战而取，便计议如何攻取咸阳：

“峽关一出，大道坦阔，秦军已无险可守。自此至咸阳，不足百里。大队人马可速速行动，我军必占先机。”说罢，当下调拨人马，安排进军诸事，并命酈食其再入峽关，与秦将相约，一同攻打咸阳。

酈食其受到刘邦夸奖、众人羡慕，分外高兴，心满意得，又奉刘邦新命，立马就要再入峽关。各路大将也都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这时，却见张良站了起来，拦住酈食其：

“先生且慢。”转而又面向刘邦，“沛公，我看还要谨慎从事，细细盘算。那守峽关的秦将也不可依靠。”

刘邦及众将见张良节外生枝，都一时疑惑，相互顾盼，默不作声。刘邦开口说道：

“前子房说峽关不可强攻，只宜利诱。现在秦将受贿，眼见大事可图，却又有何异论？”

众人听了刘邦诘问，也都鼓噪起来。只见张良垂首背手，在帐中来回踱了几步，转身面向刘邦，拜了一拜，从容答道：“主公，秦将重利，今暂且为我所用。但贪利之人，必然轻诺。他心中所想，不得全知，不可不防。再者，他部属众多，未必全听他一人号令。主公贸然与其合兵一处，同行进关，如果途中情形有变，或秦军别有打算，图谋不轨，甚而偷袭我军，以至变生于肘腋之间，我军猝不及防，必然处于险境，实在堪忧。”

众人听了张良一番说辞，尽皆大惊。刘邦连声说道：

“幸亏子房，幸亏子房。但目前情形，有何良策？”

张良见众人屏声静气，便接着说：

“将兵用计，贵在计计连环。一计既行，一计又出，环环相扣，不露破绽，神出鬼没，才能使敌琢磨不透，处处受制于我。今秦将既已受贿，料我不致强攻峽关，必然懈怠。主公此时可调集大军，乘其不备，突然攻袭，定能一举成功，大获全胜。如此，既克峽关，解我军悬忧，又可收容溃败秦军，壮大势力，到那时，攻取咸阳，真如探囊取物，瓮中捉鳖。”

这番解说，令众人折服，赞叹不已。刘邦大喜，脱口赞道：

“我有子房，算无遗策，可无忧矣！”

当即，刘邦点齐兵马，交一路由周勃带领，暗行僻径，绕到峽关之后，埋伏起来。相约举火发炮为号，到时一起合力攻关。这时，峽关之上，狂风嘶叫，不闻人声。秦将传下命令：刘邦大军，不来攻关，尽可放心。士卒昼夜惊恐，早已疲惫，闻此令如释重负，或埋头睡觉，沉入梦乡；或邀集朋友，饮酒作乐。那秦将也将珍宝摊在眼前，反复把玩。

正在此时，屋外号角连天，杀声动地。秦将未及登上关楼，就见刘邦大军潮水般涌来。他急忙向西逃遁，迎面又是一路军马，为首一员大将，正是周勃，举刀劈来，一颗头颅，应声落地。

峽关既破，前程坦阔，沿路秦军，闻风丧胆，落荒而逃。刘邦统帅大军直达灞上，安营扎寨，俯视咸阳。

此时的咸阳城中，已是人心慌乱。刚刚当了四十来天皇帝的秦三世子婴，如坐针毡，六神无主，连忙下诏，召集群臣入宫筹策。未曾料到，大树未倒，猢猻已散，上朝晋见的大臣寥寥无几，面对危局，个个呆若木鸡，沉默不语。

这时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，遂有黄门宦官呈上一封兵书。子婴看了，霎时脸色苍白，汗如雨下，少气无力地说：

“这是刘邦的招降书。”

声低音微，但对即将亡国的大臣们来说，不啻惊天沉雷。

公元前 206 年十月。

金秋时节，蓝天白云，阳光煦暖。咸阳城头，一面白底黑字的“刘”字大旗随风飘动。

咸阳对张良来说，并不陌生。秦始皇二十五年、二十七年，他曾两度只身潜入咸阳，伺机刺杀秦始皇，可惜秦皇宫禁严密，均未凑手。未曾想到，十三年之后，又来咸阳，却是眼下情形。张良的心情纷繁复杂，是喜是忧，一时竟说不清楚。

秦朝灭亡了。国恨家仇，终于得报。自己以一介书生，协助刘邦，伴随左右，赞襄军务，运筹策划，自有一番功劳。可是，刘邦功成，此身何属？韩王仍在故国，屈居弹丸之地；夫人及孩子远在下邳，久已不得消息。另外，项羽四十万大军，号称百万，正从东路杀来。每念及此，他则忧心忡忡，不象刘邦手下的将佐那样欢欣鼓舞，以胜利者自居。

还有更深一层的忧虑，就是同刘邦及其属下一批将佐的关系。刘邦对他，自是格外倚重，看重的是他屡设奇谋，扶危解难。但刘邦毕竟发于市井，生性粗豪刁顽，轻慢儒生学者，对他张良算是一个例外。有一件事情，足以佐证：尚在陈留时，一儒者高冠博带，来访刘邦。刘邦不但礼遇轻慢，言语刻薄，还将其帽子抓下，便溺其中，极尽侮辱。

刘邦的将佐，与他同于沛县起兵，此前相交甚厚，义气相投，结成生死兄弟，荣辱与共，肝胆相照，战场之上，披坚执锐，生死相依，情感格外不同。而张良觉得，自己虽刻意结交，中间似乎还是隔了一层。他屡次献计，幸得刘邦大度接纳，并收奇效。一帮将佐如樊哙、周勃、王陵、靳歙等，虽然认同，但并不诚服，常怀忌妒之心，以为他凭三寸之舌，机巧如簧，博得青睐，算不了什么。此后大业既成，得了天下，怎能容他？

想到这些，张良觉得烦闷，出了大营，四处走动，徜徉游览，心胸觉得开阔些。咸阳毕竟是帝都，经秦昭襄王以来，百年经营，城廓雄伟，城垣坚固，宫殿气魄，街衢纵横，道路宽广，市场繁华。嬴政继位后，对六国开战，每灭一国，便将其宫廷建筑，依样描摹，原样建于关中。灭六国之后，又徙天下十二万豪富于此，人口已达五十万以上。这样的都市，真是天下仅有。

信步走来，已至阿房宫前。迈入宫中，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廊腰缦回，檐牙高啄，各抱地势，勾心斗角，长桥卧波，复道行空，……真是目不暇接，美不胜收。

张良正自浏览观望，只见迎面急匆匆过来一人，大步流星，怒容满面，注目一看，正是刘邦帐下大将樊哙。

樊哙见了张良，如遇救星，也不问话，一把将张良拉住，转身便走。张良觉得莫名其妙，一边随樊哙前行，一边问道：

“樊将军，有什么事情，这么着急？”

樊哙见张良询问，脚步缓了下来，答道：

“沛公进了阿房宫，被景色美人所迷，头脑已经昏了，要宿在这阿房宫中。我劝他速速还军灞上，他不但不理睬，反而大声责骂。我见劝阻无用，急忙出来找你，正好遇上了。”

张良听了，心中暗想：大凡英雄，生死不计，慷慨赴死，从容就义，不在话下。唯有这荣华富贵，温柔之乡，最能销魂蚀骨，使人沉湎其中，不能自拔。刘邦乃沛县小吏，大半生来，向往发达，追求享乐，贪恋酒色，不知做过多少美梦。现今一夜之间，飞来横福，岂能不昏然痴迷。想到这些，也不觉奇怪，只是一边前行，一边想着该如何进言，因势利导，既不伤了刘邦自尊，又能激他大志，使他幡然悔悟。

张良随樊哙前行，由内外便殿，直往内宫。但见雕梁画栋，曲榭回廊，一步步引人入胜，一层层模样生新，煞是华丽。内宫之中，花花绿绿的帷帐，奇奇怪怪的珍玩，陈列四周，目不胜数。正行之间，已有一班后宫粉黛，娇怯怯地前来迎接侍奉，一个个或蛾眉半蹙，或粉面生红，或螭领低垂，或云鬓叠翠。此时刘邦，正横卧榻上，左拥右揽，醉眼迷离，神魂颠倒。见张良走来，也不理睬，自顾享乐。

张良眼睁睁看着刘邦，却不说话。樊哙早没了耐性，大声责问：

“主公，你是要取天下，还是要做富翁？”

刘邦见樊哙怒气冲冲，又来聒噪，便有些不耐烦。一个宫女见状，迎了上来，拦住樊哙，娇声说道：

“将军辛苦，何不坐下，畅饮几杯？”

樊哙双目一瞪：

“滚开！小心本将军的宝剑。”

众宫女见状，个个惊惧，纷纷外逃。

刘邦“啪”的一声，用力一拍案面，厉声斥道：

“大胆樊哙，又来撒野，还不退下。”

樊哙并不理会，仍坦率陈言：

“主公，这些奢华之物，正是秦亡的祸根，请主公速还军灞上，切莫迷留于此。”

刘邦仍不理睬，跷起腿来，拍打着锦绣帛铺的床榻，逍遥自在：

“你尽管还军灞上，从此我要住在这里。”

这时，张良见刘邦一时不能省悟，便避实就虚，一边缓缓踱步，一边若无其事地自言自语：

“秦宫果然美不胜收，令人陶醉，只可惜始皇、二世、子婴，皆是无福之人啊！”

“子房此言何意？”

刘邦见张良暗自沉吟，便坐起身来发问。

张良见刘邦坐了起来，脸色也有些舒展，便语调平和，侃侃而谈：

“秦皇无道，为天下人所切齿痛恨，故我们才兴兵攻之，得以到此。主公欲为天下除害，理当布衣素食。今主公刚入秦地，就想住在宫中，纵情享乐，岂不是助纣为虐，蹈亡秦之覆辙吗？”

说到这里，张良停顿下来，留意刘邦的神情。见他垂首不语，并无厌烦之意，便接着说道：

“古人有言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樊将军犯颜强谏，话虽刺耳，但忠心可鉴，实为主公大业着想，请主公速速离开秦宫，返军灞上，

切勿为一时快活自毁大业！”

刘邦听了张良一番话，沉思少顷，快步上前，一把抓住张良双手：

“子房此话，如醍醐灌顶，使人听了，顿开茅塞。”遂传令道，“封存府库、宫室，还军灞上。”

当下刘邦率军撤出咸阳，回到灞上驻扎。此后，又与关中之民约法三章：杀人者斩；伤人者治罪；盗窃者治罪。至此，关中百姓，疑惧尽释，十分高兴，争相奉献牛羊酒食劳军。刘邦推辞不受，谦称不敢使百姓破费。百姓更加拥戴，竞相称其为“关中王。”

百姓的称谓，刘邦听了，十分受用，心中不免沾沾自喜。派出的探马，却接连带回他不愿听到的消息：项羽亲率四十万大军，号称百万，正昼夜兼程，向关中进发；十一月一日，楚军的前锋已叩响函谷关门……

项羽的到来，使刘邦如芒在背，寝食难安。楚怀王“先入关中者王之”的承诺，对项羽来说，只不过如轻风过耳，不值一提，何况项羽生性暴戾，手中又握着四十万大军，一旦开战，强弱悬殊，胜败之机，一目了然。但放弃关中王的桂冠，谁能甘心？

正值刘邦困厄之时，有一位名叫鳧生的儒者前来献计：

“项羽嗜杀成性，如同虎狼，关中百姓莫不谈之色变。大王心亲人民，德高望众。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，且关中物产丰饶，蓄积厚实，人口稠密，兵多粮足，足可与项羽争锋。大王可凭借函谷天险，重兵把守，管叫项羽空有大军百万，眼望关中而不得入。”

在鳧生看来，刘邦俨然就是名副其实的“关中王”了。

刘邦听了鳧生一番慷慨陈词，喜不自胜，遂引为知己高士，恩赏有加。殊不知，就是这一番空论，几乎酿成刘邦覆灭的祸根。

第六回  
用旧情夤夜说项伯  
赖机智白日脱险境

十二月的灞上，北风呼啸，终日不停，彤云密布，浑沌不开，寒气透过厚厚的棉袍，侵肌砭骨。

刘邦的心情就象这舍外的天气一样。

“主公，项羽大军已磕破函关，屯军鸿门了。”

张良见刘邦无精打采地围炉饮酒，声音低沉地说道。

这是刘邦的习惯：每当心中郁闷、不得排解，每当面临危局、束手无策，总要借酒浇愁，一副得过且过的神态。

“鸿门距灞上，不过四十里。”

张良悄声地提醒。当然，这些刘邦是知道的，言外之意，不在路程。

“都怪我一时糊涂，竟信了鲋生这蠢货的一番屁话，狮子头上挠痒，激那项羽动怒。如今只有坐以待毙，任其宰割了。”刘邦听得出张良的弦外之音：项羽如果引兵来攻，朝发午至，不过是一会儿的功夫。

原来，刘邦听了鲋生之言，加强函谷关防守。项羽大军来到关下，见关上守兵遍布，旗帜如林，仰首大呼：“你们替何人守关！”士卒答道：“奉沛公之命在此守关！”项羽急命开关，要去面见沛公，但守卒死活不准，并扬言：“沛公传下将令，不论何军，不得准入！”项羽听了，一时动怒，下令攻打，不久破关。

“主公不必自责。主公与项羽之争，势在必然，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。项羽既已来之，只有从容应之。”

张良见刘邦懊恼不已，灰心丧气，便安慰道。

张良的见解无异是对的。二雄不能共存，两王不可并立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
“子房，于今之计，能有何为？”刘邦问道。

“眼下局势，对主公十分不利。项羽既已屯军鸿门，必然有所动作。主公可一面传令各营，严加守防，昼夜警惕；一面多派细作，到项羽营中打探，看他想要如何，然后乘他之隙，随机应变，才能趋利避害。”张良答道。

“眼下也只好如此。”刘邦叹了一口气。

没想到项羽下手这么快。

张良与刘邦计议妥贴，刚刚回到自己房中，准备宽衣解带，上床歇息，守卫士卒来报：

“有位自称故交的客人，前来拜访。”

“来人可报了姓名，从何处来？”张良问道。

“均已盘问过，那人有意隐匿，不愿回答，只是神色显得格外焦急，似有大事相告。”卫士是个有心之人，颇能察言观色。

“好，请他进来，就在这里相见。”

张良心中暗想，今值风云不测之际，说不定有什么重要的消息来。

那守卫士卒正要转身外出，忽感身后一凉，门洞大开。一个中年汉子，满身戎装，挑帘而入。张良注目一看，来人是项伯。只见他满颊流汗，须目挂霜，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。

“项兄，是你？快快请坐。”张良说着，一面要替项伯解盔卸甲，一面

吩咐士卒预备酒菜。

“子房，现在不是饮酒作乐之时，请随我从速离开沛公大营，往别处去，以免遭杀身之祸。”项伯见张良并不着急，连声催促。

张良听了项伯的话，一时困惑，项伯这才回过神来：

“怪我一时着急，没有说清原由。鲁公听范增之计，已经传令，今夜五更，就要发兵来攻沛公大营了。”

自项羽收复赵地，复又扫清齐鲁，楚怀王便封之为鲁公。项羽营中官兵，皆称其为鲁公。

张良闻讯，虽早有所虑，但说话之间，大军将临，也不免有些紧张。连忙追问：

“却是为何？”

“说来话长，三言两语，不能详尽。你且先随我去了，再慢慢告诉你。”项伯情急，不愿详述。

张良见项伯一味催他快走，心中同样十分焦急，但念及刘邦十万大军，便强自镇静，拿话激项伯，意在弄清原由：

“鲁公要来攻打，只管来就是。我本韩国司徒，只是随军参议，所为不过灭秦而已，量鲁公也不会对我怎样。”

“鲁公性格暴躁，一味尚武，并不知收买贤士、笼络人心之术。何况覆巢之下，难有完卵，混战之中，焉能保你无虞？”项伯说着，见张良仍纹丝不动，越发有些急了，只好将来龙去脉，简略说了。

原来，项羽屯兵鸿门，本来对刘邦设防函谷，阻他进关已大为不满，范增又从中挑拨：“刘邦本沛县小吏，一向好色无赖，侥幸先入关中，却不近女色，不贪富贵，与民约法三章，着意笼络人心，前后判若两人，定是蓄有大志，要夺天下。今鲁公握有大军百万，不如乘势灭之。如坐失良机，刘邦日后必成大患。”恰在此时，适有刘邦手下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前来密报：“沛公欲作关中之王，以子婴为相，独占秦宫珍宝。”项羽听了，怒不可遏，腾地跃起，牙咬嘴响，胡须倒竖，拍案大骂：“可恨刘季，目中无人，定要灭他！”遂传令三军，四更造饭，五更出击，进兵灞上。

项伯因惦念张良，恐他于乱军之中遭遇不测，便星夜急驰，来到刘邦营中，劝他速速离去。

张良听了项伯解释，心中有了底数，更加着急。他知项伯厚直，便推心置腹，将心中所想，悉数道出：

“子房奉韩王之命，随沛公入关。今沛公有难，子房悄然离去，于韩王不忠，沛公不义。君且稍歇，待我报知沛公，再定行止。”

项伯听了，心中暗想：如若张良告知刘邦，泄了军机，便有负于鲁公；如若强拉张良离去，他必不依。正自犹豫，张良却抽身离座，急忙向刘邦帐中而去。

张良来到刘邦帐中，将项羽即刻便要起兵来攻及其中情由报知。刘邦听了，大惊失色，一把将张良拉住，大呼：

“子房救我！”

张良见刘邦一时方寸全乱，便劝慰道：

“此正值生死存亡之际，如欲从死中求生，先要沉稳冷静。我既来报知主公，便是要设法相助。现军情紧急，唯有一法，稍可缓解，先免除今夜危急，然后再作打算。”

“子房快快道来。”

“项羽暴戾，却又粗直，项伯厚道，十分义气。主公只有设法剖白，使项伯回转，说服项羽，缓其进兵。”

张良说罢，便将一番话细细对刘邦说了，请他见了项伯，如此如此，自己再从中斡旋，务必促成。

刘邦听了，一一记下，便随张良来见项伯。项伯本不愿见刘邦，但事已至此，只好起身客套寒暄。张良见状，急忙拉了项伯，在上首入座。项伯死活不依。刘邦见张良向他示意，也不敢作大，忙来相帮，一左一右，硬生生将项伯按在尊位就座。

三人入座，项伯心中有事，魂不守舍，心不在焉，一味应酬搪塞。张良看在眼里，佯作不知，只是把持酒壶，一一斟满。刘邦借此机会，按张良密嘱，仿佛同项伯一见如故，连连敬酒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见项伯一味沉默不语，也不计较，自顾陈述：

“楚王仁德，派我与鲁公两路伐秦。虽然于彭城相约，‘先入关中者王之’，但季自知不才，侥幸先入关中，全赖鲁公神威。入得咸阳，不敢私取珍宝，府库皆已封存，专候鲁公裁决；将子婴锁擒，不敢擅杀，也待鲁公处置。今我不敢入咸阳、居宫中，而于灞上屯军，正为恭候鲁公到来。派兵守护函关，意在防止盗贼，阻遏关东秦军，岂敢拒拦鲁公？季盼鲁公到来，实如大旱之望云霓，背叛之心，不敢稍有！此等心迹，愿足下代为转述。”

这一番话，刘邦说罢，似是动了真情，不觉声音嘶哑，清泪欲滴。项伯听了，也有些动容。张良见状，知道已初收功效，心中窃喜。趁着刘邦又向项伯敬酒的当口，话锋一转：

“项兄，侄儿项东，算来年已十七了吧？”

项伯见张良忙里抽暇，忽然问起此事，不免有些茫然，顾不得细想，脱口答道：

“子房记得不错，犬子今年正是十七。”

“相别日久，也不知娶亲没有？”张良又问。

“战乱不已，不遑家顾，犬子娶亲之事，容当后议吧！”项伯说到此处，心中焦躁，暗暗责怪张良：火烧眉毛、水淹项颈之时，提这些闲事，真是不知缓急。

不想张良听了，喜不自胜，抚掌大笑：

“真是缘份。沛公恰有一女，与侄儿年龄相当。张良斗胆，愿为月老，使二人结为秦晋之好，也为后世留下一段佳话。”

项伯听了，一时觉得窘迫，不知如何作答。转念一想，沛公为一方主帅，今虽陷入困境，仍不失为人间俊杰，前程不可限量，儿子有此姻缘，也是福份。心念及此，有些乐意，只是碍于情面，当下不好开口。刘邦却是早已心中有数的，不等项伯言语，先自说话：

“刘、项两族，共伐强秦，同仇敌忾，今又结为亲家，乃是幸事。”

张良听了刘邦的话，仍不言语，只一个劲盯着项伯，看他如何作答。项伯却又心生顾忌：刘、项争锋，正是水火并举、冰炭同炉，结此亲事，不知将来会有个什么结果。但见眼下刘邦翘首、张良注目，再无回旋余地，只好答道：

“既如此，子房为媒，不敢违命，沛公美意，不敢相负。只是项伯高攀了。”

项伯话音未落，张良早已将刘邦座前酒杯，与项伯换了，分别端起，送至两位面前，开口说道：

“两位亲家，饮了这换杯之酒，亲事就算定了。”

两人闻言，无话可说，接杯在手，高高举起，一饮而尽。刘邦心中高兴，便要张良吩咐士卒，添酒加菜。张良却稳坐席上，并不起身，看着项伯。项伯似有所悟，连忙对刘邦说道：

“沛公，你我既结为亲家，不必客气。我离营已久，且天色不早，不如早早返回，也好相机劝鲁公罢兵。”

刘邦听了，也不挽留，与张良一起，将项伯送至营外。项伯翻身上马，很快便融入那清冷的月色之中。

送走项伯，张良与刘邦一起，径往中军大帐中来，此时天色不早，刘邦所虑的是，项伯回营，如果说不下项羽，仍要发兵来攻，宜早作安排，以备不虞。张良却说：

“主公不须着急。项伯此去，不论能否说下项羽，明晨进兵之事，决不会再有。兵法云：阴计外泄者，败。偷营劫寨，攻城略地，全凭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今项羽既知主公已知他要进兵来攻，决不会贸然行动。”

“但不知项羽下一步，将作何打算？”

“这正是主公所该虑的，项羽营中，那范增不是等闲之辈。只怕从此以后，要计入连环了。不过主公也不用着急，他有妙计，我有应招，且待明日再说吧！”

张良说罢，便嘱刘邦歇了，自回帐中。

且说项伯离开刘邦大营，一鼓作气返回鸿门，已近四更天。营中灯火昏暗，将士均已就寝。他骑马直趋中军，见项羽帐中透着亮光，也不让守卫通禀，径直走入帐中。

项羽正在灯下独饮，见项伯满脸风尘，气喘吁吁，走进帐来，不免惊异，一边让座，一边问道：

“叔父如此急促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”

项伯坐下，喘了口气，回答说：

“在下邳救过我的张子房，现在刘邦营中为谋士。明日我军攻打刘邦，我恐他于乱军之中，性命难保，特意前去找他，邀他来降。”

“他可愿来？”项羽曾听项伯讲过张良下邳相救之事，说来与自己也有些瓜葛，便关切地问。

“张良不愿来降，只说鲁公定是听了别人谗言，误解了沛公。”

项伯本想将刘邦的话一咕脑儿倒出来，又怕项羽生疑，便先拿话来试探，看他有何反应。

“此话何意？我倒要听听。”项羽边饮酒边问。

项伯见项羽并无恶意，又仗着是他的叔父，便借张良之口，将刘邦的话说了出来。称刘邦不过是贪富求贵之人，并无大志，弃宫、守关之举，都是为了项羽着想，秦宫珍宝、秦皇子婴，都不敢擅动，只等鲁公进关后发落，连咸阳秦宫也不敢擅入，并自知先入关中，不过一时侥幸，全赖鲁公在东路败王离、降章邯、坑秦军，使秦朝根基撼动……唯将私会刘邦及与刘邦结亲之事，撇下不谈。

这一番话，有意无意之间，将范增所进之言，一一驳了。项羽听了，渐渐有些入耳。项伯见状，继续说道：

“刘邦先破关中，虽属侥幸，也有助于鲁公进兵，算是有功之人。鲁公若加罪于他，怕天下人耻笑。再说，他号称有二十万大军，实不过十万人马，且是一路收集降卒成乌合之众，难有作为。不如以善待之，加以笼络，为我所用，也省得劳师动众，枉费一番气力。”

项羽听了项伯之言，尚自犹豫。项伯也暗暗得意，心想刘邦这次厄运，凭他这片言只语，十有八九能躲过了。不想正值这时，却有一人挑开项羽帐帘，走了进来。两人抬头一看，正是范增。项伯的心中不由“格瞪”一声，暗暗叫苦。项羽见是范增，连忙口称“亚父”，请他入座，又将刚才项伯一席话，简略说了一遍。接着问道：

“现在天色已近五更，进兵攻打与否，却要早早作断。”

范增听了项羽简述，先自泄了气：多日谋划，功亏一篑。可恨项伯，竟私自离营，泄了军机；可恼鲁公，竟被一席巧言，动了决心。但项伯是鲁公叔父，又奈他何？鲁公为三军统帅，也不好责怪。心想到此，只有再次进言，促使鲁公回心转意，定要除那刘邦，免却无穷后患：

“鲁公，两雄不能并立。今日能与鲁公一试高下的，只有刘邦。

今日不除，养痍遗患，悔之晚矣。”范增说到此，想到项羽自恃兵多将广，神勇无敌，对刘邦不屑一顾，便有意加重语气，“刘邦虽只有队十万人马，但手下战将勇猛，更兼张良、萧何等人足智多谋，都是天下奇才，辅佐有力，决不甘长久寄人篱下、苟且度日，鲁公不可小瞧。如若优柔寡断，势必自误。”

项羽听了范增一席话，似有省悟。项伯在一边着急，不由浑身冒汗，严冬之时，内衣却湿透了。但事关重大，又有范增在旁，尚不摸项羽心机，不敢再多言。

项羽正在沉吟，忽听帐外更鼓响起，却已是五更天了。心中一惊，传令准备发兵。范增见项羽决心已定，心中高兴，却一面回头喝住传令兵：“且慢！”一面转身对项羽说：

“鲁公，那张良既已知晓我军要发兵灞上，必然告知刘邦，有所准备。军机已泄，便不足取。不如另想计谋，除去刘邦。”

说这话时，范增有意面向项伯，两眼逼视，并将“军机已泄”四字，字字顿开，格外加重语气，只听得项伯心惊肉跳，恨不得地开裂缝，钻了进去。

项羽知范增话中有话，责怪项伯，却不予理会，只传下令去，各营歇息。转而又问范增：

“亚父有何妙计，可除去刘邦？”

范增默思片刻，似有所悟，见项伯在侧，便欲言又止，只说：

“伺机再议吧！”

项伯知他用意，况又惊恐、劳累了一夜，便告辞出来，回自己帐中歇息去了。

范增见项伯走了，向前迈了几步，俯在项羽耳边，压低嗓音，悄声说道：

“鲁公可于营中设下酒宴，借庆贺入关亡秦之名，诓那刘邦前来，宴中伺机杀之。”

项羽依计，当下便让范增以自己名义写了一封书信，投往刘邦营中。转而命范增前去布置。

范增领了项羽之命，调来项羽帐下丁公、季布、钟离昧、桓楚、于英、项来、项庄、虞子期八员大将，两人一组，各带一万精兵，分守东、西、南、

北四座营门；又调英布、共敖、吴芮三将，各带人马，分别埋伏，以备阻袭刘邦来兵；再调项正、项邛二将，带二百刀斧手，藏匿中军帐后，相约宴中，以项羽击杯为号，进帐掩杀。布置停当，再三嘱咐，各守其位，各司其职，不得互相打听，均要严守秘密，尤其不能让那项伯知晓。众人听了，疑惑不解，范增也不解释，只是严令：

“有违令者，格杀勿论。”

众将散去，依计而行。范增独自一人来到项羽帐中，道了布置情形，又对项羽说：

“鲁公，你于宴中，只要将酒杯一摔，大事全成。量那刘邦纵然肋生双翼、腿生四蹄，绝难逃。”

项羽听了，心中大喜，夸赞范增计议良嘉，思谋周全，真是天罗地网，神机妙算。范增不听这些，尤自说道。

“明日席间，我紧挨鲁公下首而坐。鲁公若一时疏忽，见我一举玉玦，便可摔杯。”

这玉玦状如铜钱，为腰间佩带之物。“玦”音同“决”，蕴含决断之意。

说完这些，范增便要告辞，到营中巡视各处准备情形。起身之后，复又说道：

“鲁公，天下大事，成败毁誉，常在一念之中，一举之间。明日席间，不论刘邦如何巧言，望鲁公临机决断，决不可姑息迟疑，错失良机，遗恨千秋。”

却说张良回到帐中，心中有事，久久不能入睡。想那项伯单人独骑，踏霜履雪，往返夜行百里，全是念及旧时情义，要来救他，甚是感激，又担心他回到鸿门，不知能否说服项羽，止戈息兵。如此心思烦乱，扰了半宿，刚刚神志恍惚，就要睡去，便有士卒来报，沛公请他速过中军帐去，有要事相商。

张良来到中军帐里，刘邦递过项羽书信，叫他看了，复又转身与萧何等众谋士、将佐商议：

“项羽请我赴会，庆贺亡秦，名正言顺。我若不去，项羽必疑我心怀异志；我若去了，又恐遭不测。生死所系，不知诸位有何良策？”

萧何第一个主张不去。

“主公，自古以来，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。此会定是那范增策划，暗藏杀机，不如辞了，免却风险。”

“萧丞言之有理。先是要发兵劫营，现又请主公赴宴，分明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其中杀机，昭然若揭。主公万万不可以千金之躯，涉于险境，一旦有事，悔之不及。某虽不才，愿只身前往鸿门，说那项羽，回心转意，乖乖退出关中，让主公做关中之王，践楚怀王‘先入关中者王之’的诺言。”

酈食其虽好大喜功，爱夸海口，但不愿刘邦赴宴鸿门的意思十分明白。

萧何、酈食其说罢，众谋士、将佐你一言我一语，都不主张刘邦前去赴会。刘邦见张良在一旁沉思，一言不发，知他必有见解，与众不同，便特意问道：

“子房为何一言不发？”

张良见刘邦问他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：众人都劝沛公辞宴，皆出于关爱之情，自己如若主张沛公前往赴宴，必惹众人不快。不如先说动沛公，也好使众心信服，于是便撒下去与不去的争执，从别处入题：

“主公自度，目下以十万人马，能否敌得了项羽四十万大军？”

众人见张良节外生枝，另辟话题，都不理解。只有刘邦暗想：子房每有谋划，必先从大处着眼，长远算计，正是高明之处，超人所在。想到此，知他对鸿门一事，又有异论，也不追问，且顺他思路，听他道来，也好叫属下诸谋士、将佐理解：

“我若与项羽兵戎相见，必不是对手。”刘邦答道。

“那主公降了项羽，或偏安一隅，或富贵还乡，作一富翁，可又甘心？”张良又问。

“我乘乱势，与众人起兵于沛地，正为图谋大事，成一番霸业。又集起十万人马，苦斗三载，经大小数十战，伤亡士卒无数，方开今日局面，岂肯俯首称臣，善罢甘休？又置众位弟兄于何地？”刘邦答道。

“既如此，主公如若不赴鸿门之宴，授人以柄，项羽必然疑主公心怀异志，兴兵来攻，到那时，沛公如何应之？”张良说到此，有意将话顿住，且看众人作何反应。

众人听了张良一番说辞，有的如坠五里雾中，越发摸不着头绪；有的似有所悟，知自己一方已处进退维谷之中，濒临险境，但又不知如何选择，才能解脱。只有刘邦、萧何等品出其中滋味：看来鸿门之宴，必须前赴，才能死处求活，绝处逢生。但对赴会之后，如何化险为夷，脱身生还，毫无把握。刘邦正自思索，萧何挺身问道：

“子房之意，主公应如约赴会。但此事危如垒卵，不知子房可有成竹在胸否？”

这正是刘邦担忧的，只是怕话一出口，露出怯意，有失身份，让部属轻看。见萧何发问，正合心意，便聚精会神听张良作答。

“诸位可知赵惠王时，蔺相如使秦完璧归赵之事？”张良见众人首肯，接着往下说道，“后来秦昭襄王夺玉不成，又生二计，派使臣至赵，约赵王相会于渑池，欲重使利用两君相会之机，羁留楚怀王于秦的故技。那蔺相如伴随赵王如约赴会，渑池会上，不卑不亢，从容应对，相机行事，终使秦昭襄王不敢小觑赵国，并与赵王约为兄弟，永不侵犯，还将孙子异人，交予赵王，作为人质。”

张良说到此处，停了下来，饮了一杯酒，稍作喘息。趁这当口，萧何又问：

“秦王、赵王渑池相会，与今日之事，看似相似，实则不同。项羽残暴，嗜杀成性，范增阴毒，诡计多端，两者相合，变本加厉，实不知子房有何把握。”

张良放下酒杯，继续说道：

“萧丞所虑，并非多余。仔细想来，主公此去，生死之虞，着实堪忧。但雕弓已弯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要说成算，只能大致思虑，足履实地，尚有莫测变幻，重重险阻，也只有靠机变应付。”

“子房所言成算，究竟又有几分？”

萧何所问，正是刘邦及众人所关心的。

张良见话已说到紧要关口，索性站了起来，步入大帐中间，面对众人，朗声道：

“项羽营中，只有一人可虑，即是范增。项羽至强，却又至弱。他神威无敌，可只不过匹夫之勇；更有一层，兼怀妇人之仁。这两点，皆可为我所

用。只要沛公用心，示之以弱，作龙蛇之蛰，动之以情，达拥戴之意，管叫那范增无以用其智，项羽无以施其勇。主公尽管从容进出，不伤毛发。”

刘邦听到此处，方自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决意往鸿门赴宴。他对张良“示之以弱，作龙蛇之蛰，动之以情，达拥戴之意”一句，最为欣赏，也最为留意。

刘邦决心已下，当即令萧何写了回书，答应明日辰时，准期赴约，到项羽营中赴宴。转而又命张良，急速准备诸事。

张良领命，先点樊哙，让他扮作刘邦马僮，又遣薛欧、陈沛、卢绾、靳歙四将，化装成旗牌官，随侍左右，加上刘邦和自己，统共不过七个人、六匹马。

萧何见张良三言两语，调遣停当，一时着急：

“文事须有武备。那赵惠文王赴渑池之会，尚有五千精兵接应。主公一行，仅七人六骑，进四十万大军的项营，太轻率了。”

张良听了，微微一笑：

“此是赴宴，只能简从。如要多带人马，反遭项羽疑惧。再说真打起来，人再多也无用。”

张良见刘邦在座，有所顾忌，没敢直说纵然十万大军，倾巢而动，也于事无补。

刘邦见萧何还要争辩，抬起右手，往下一压，说道：

“既已定下前去赴宴，就听子房调遣，不要再争了。”

萧何听了，只好作罢，只是心中仍忐忑不安。

关中隆冬的早晨，格外寒冷。

自灞上至鸿门的官道上，行人寥落，一行七人六骑显得格外惹眼。那执缰步行的马僮，青绢帕包头，身穿号坎，打着裹腿，佩剑握盾，正是樊哙。马上那人，头戴竹皮冠，身穿翠蓝袍，足蹬青缎靴，却是刘邦。与刘邦并辔而行的张良，头戴髡中，着青色长袍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履。身后的四名旗牌官，一色的大叶巾，跨马服，佩着腰刀。

看看时辰尚早，张良勒紧缰绳，与刘邦缓缓而行。趁这功夫，两人再次悄悄议。张良说得最多的是提醒刘邦一定要行为谦恭，言之有礼，沉着应对，使那项羽无可挑剔。遇到意外之事，不要惊慌，看他的眼色行事。

不知不觉间，已来到项羽大营前。张良面目沉静，不露一丝慌乱。刘邦毕竟是经过惊涛骇浪之人，见已至此，反倒显得从容了。

张良正要上前通报，忽听“哗啦”一声，项羽大营中门洞开，冲出一队人马，为首一员大将，打马来刘到刘邦面前，躬身行礼：

“末将英布，奉鲁公之命前来迎接沛公。” 刘邦先见一队人马冲出，吃了一惊，听了英布陈述，便应道：

“将军免礼，请同行进营。”

英布也不客气，拨转马头，带了刘邦、张良等，直往项羽中军帐前来。刘邦见中军帐前，一排武士，顶盔挂甲，持械而立，个个面色冷峻，虎视眈眈，戒备森严，心中又不免有些紧张。张良见了，示意刘邦先行入帐，吩咐樊哙等在帐外守候，然后紧随刘邦进了大帐。

大帐之内，刘邦见项羽端坐高处，项伯、范增分立左右，便低首垂目，不敢仰视，碎步向前疾行几步，连忙跪下，谦恭地拜道：

“季不知鲁公入关，有失远迎。今特来登门谢罪，望鲁公海涵。”

项羽见状，只是微微欠了欠身子，便算还礼，遂冷冷地问道：

“沛公自知有罪乎？”

“季当初奉怀王之命，与鲁公相约攻秦。鲁公战河北，季在河南，虽两路分兵，然季不过遥仗鲁公神威，侥幸先行入关，入关之后，季念秦法暴酷，民不聊生，不得不破除苛禁，仅与民约法三章，其余不敢擅改，时刻盼望鲁公入关，主持大计。鲁公入关日期，季实不知。派兵守关，不过为防盗贼。今日有幸得见将军，使季有机会坦言心迹。只是或有小人进谗，离间季与鲁公，意使鲁公与季结怨，季实感委屈。”

刘邦作罢这一番申辩，似乎动了真情，满含冤屈，两滴清泪，不觉落了下来。

项羽本是粗豪之人，胸无城府，喜怒无常，见刘邦陈述，辞恳意切，与项伯所言略同，倒觉得自己错怪了刘邦，便起身下座，将刘邦扶起，和言直告：

“沛公不要伤感。只是沛公左司马曹无伤派人相告，言公欲独自称王关中，令子婴为相。不然，我决不至于此。”

张良见项羽转怒为喜，心中宽慰了许多。却见范增在侧，眉宇紧蹙，焦躁不安，便又警觉起来，不敢懈怠。

项羽拉着刘邦起来，又叫各人依次就座：刘邦北向，项羽、项伯东向，范增南向，张良西向侍坐。

刘邦一向善饮，此时依张良所嘱，推说身体不适，并不多饮。项羽却真情相劝，与刘邦推杯换盏，谈笑风生。范增在一旁看了，内中焦急，暗想，项羽定是因酒兴大起，忘了正事，便举起所佩玉玦，示意项羽速下决断。不想项羽自顾饮酒，全然不睬。

范增见帐内苦无机会，找了托词，走出帐外，召来项羽族弟项庄，窃声吩咐：

“主公外似刚强，内实柔弱。今刘邦自投罗网，主公迟疑不决，此机一失，后患无穷。你可入帐敬酒，借舞剑助兴之机，杀了刘邦，我辈今后方可高枕无忧。”

项庄受了范增密计，点头领会，撩衣大步进了帐中，来到席间，先向刘邦敬了酒，然后抱拳施礼：

“庄愿为诸公舞剑，聊助雅兴。”

项羽不知就里，也不阻拦。项庄拔剑在手，运动手腕，扭动腰身，闪展腾挪，往来盘旋，剑光闪闪，呼呼生风，有意无意之间，所执剑锋，指向刘邦。刘邦只见眼前剑影翻飞，不觉心惊肉跳。张良见了，知其中有诈，频频用眼神向项伯示意。

项伯会意，遂起座离席，对席上诸位说道：

“剑须对舞，方显精彩。”

说罢，项伯拔剑出鞘，与项庄并舞起来。项庄剑锋所指，项伯剑锋随到，相与纠缠，暗暗较量。只见两支利剑，只在刘邦眼前并交翻飞，惊得刘邦神色大变。

张良见状，料想有项伯在侧，一时不至有难，便借故走出帐外，召来樊哙，密嘱几句，转身又进了帐内。刚刚入座，樊哙已左手持盾，右手扬剑，闯了进来，径直走到席前，面呈酱色，气喘如牛，怒发上冲，瞋目欲裂。

项伯、项庄见有猛士突至，都收了剑，呆呆相望。项羽也大吃一惊，大

声喝问：

“此乃何人？”

樊哙正要答话，张良已抢上一步，代为答道：

“此乃沛公参乘樊哙。”

项羽定睛一看，见樊哙身材魁伟，脸膛紫黑，胡须密扎，神气英武，脱口赞道：

“好一个壮士。赏他酒肉。”

早有侍者取来一斗好酒，一只生猪蹄，递了过来。樊哙也不答谢，横盾接酒，一饮而尽，取了佩刀，大块切肉，顷刻间，便将一只生猪蹄吃得净光。

“壮士还能饮酒否？”项羽问道。

“我死且不怕，何惧饮酒！”

“壮士何言生死？”项羽又问。

“暴秦无道，百姓举义，诸侯反叛。怀王与诸将相约，‘先入关中者王之’。现沛公先入咸阳，不敢加冠称王，而屯军霸上，风餐露宿，以候鲁公，鲁公却不明察，听信小人谗言，欲加害沛公。哙未待传唤，闯入帐中，虽为沛公申冤而来，但终冒犯神威，此罪当斩。但哙毫不畏惧，请鲁公鉴谅。”

樊哙一番言辞，掷地有声。项羽听了，并不恼怒，对樊哙大加赞赏：

“此真英雄也！”

张良这时向刘邦连使眼色。刘邦会意，慢慢起身，向项羽拱手说道：“鲁公慢饮，季要入厕方便。”又回头斥责樊哙，“大胆樊哙，如此鲁莽无礼，还不快快退出！”

刘邦先自离帐，张良随后拉了樊哙，也到帐外。至僻静处，张良对刘邦道：

“主公请速回霸上，勿再停留。”

“我不曾与项羽告辞，怎能突然离去？”

“此时紧急，主公不可拘于小节。项羽已有醉意，正是脱身良机。延宕时久，恐别生变故。良愿代公告辞。”张良催道。

刘邦依言，取出一双白璧，一双玉斗，交给张良，骑上一匹快马，带了樊哙，急速抄捷径奔回霸上。

张良稍停片刻，估计刘邦已远去，方缓缓步入帐中。此时，项羽已醉眼朦胧，似寐未寐。过了许久，方大声问道：

“沛公何往？”

张良见项羽追问，缓缓答道：

“沛公近日身体不适，不胜酒力，今已有些醉了，恐酒后失态，得罪鲁公，已先自回霸上去了。托良将这些礼物献于鲁公及范先生。”

说着，便将一双白璧，献给项羽，一双玉斗，献给范增。

项羽听说刘邦已返霸上，有些惊愕：

“为何不辞而别？”

张良答道：

“鲁公与沛公情同兄弟。只是鲁公属下，也许有人与沛公心存芥蒂，欲要加害，嫁祸鲁公。鲁公初入咸阳，正应以诚待人，布信于众。沛公若死去，天下之人，必讥讽鲁公，鲁公岂不坐受恶名？鉴此，沛公不便言明，只好脱身避祸，以免陷鲁公于不义。”

项羽闻言，默不作声。只强睁开一双醉眼，打量手中玉璧：果然是光莹

夺目、毫无瑕疵的上等珍品，遂捧在手里，赞不绝口。

范增坐在一旁，正为奇计未成大为恼火，又见张良旁敲侧击，有意损他；项羽把玩手中玉璧，尚自沉湎，不觉怒起心头，当即取过玉斗，掬于地上，拔出鞘中利剑，将其所为碎块。未了，面对项庄骂道：

“竖子不足为谋。来日夺天下者，必是刘邦。我辈皆会成其俘虏！”

他虽面对项庄，心中的“竖子”必是项羽。

项羽也许真的醉了，并不理会范增，起身拂袖走入内室，很快发出了如雷的鼾声。

刘邦此时已返回灞上，唤来曹无伤，当即将他推出斩首。

## 第七回 为分封仗义舍全珠 图重来密嘱烧栈道

鸿门一宴，刘邦虽在张良巧妙安排周旋下得脱险境，但卑躬屈膝，阿谀奉承，惊惧颤栗，输胆悸心，丧魂失魄，落荒而逃，这一切，都被刘邦视为奇耻大辱，刻骨铭心，不能忘怀。从那一刻起，他便暗发狠誓：终有一天，要对项羽报此大仇。

另外，刘邦还有一层感受，就是张良的才智过人，胆识超群，不可或缺。遗憾的是，强秦既灭，他与韩王的约定就该履践：张良该回韩国去了。

这一点，张良比谁都记得清楚。峽关一破，他就打算什么时候向刘邦提起这件事。但事事相接，不得余暇。鸿门宴罢，刘邦松了一口气，只有张良忧虑，鸿门斗智，不是一件事的结束，而是纷争的开端，是个序幕。

张良还有一件大事要办，就是派身边的一名亲兵，速回阳翟，面见韩王，传递咸阳已破的消息。这事办得极为机密。他先写了一封书信，严严实实地封好，夤夜时分，将贴身随侍多年的仆从姬定唤入帐中，当面交待。

这姬定原本也是他的家人。刘邦大军由韩地南下宛城时，跟随张良而来的只有两人。一名姬康，身强力壮，有些武艺，充作侍卫。这姬定，年龄稍长，一向随侍左右，衣食起居，悉心照料，十分周到。张良本不忍他离开，又嫌他年龄大些，长途跋涉，脚力不足，但事关机要，不放心别人，只好劳他走一程。

“姬定，我想烦劳你回一趟阳翟，将这封书信，面呈韩王。”张良对属下素来客气，“事关重大，你要一路小心。见了韩王，将关中情形，拣你熟知的，大略说了。其余不必多言，我这书信中都有了。”

姬定听了，十分高兴，随手要来接过书信。张良却说：

“书信先放在我这里，你先收拾歇息，明早起程时来取。”

姬定听了，便要离去。张良又将他喊住，悄声嘱咐：“沛公营中，也不要声张。只说你家中有事，要回去处置。另外，你回阳翟之后，不必急着返回。如无意外，韩王不久将来关中，那时你一并回来即可。”

送走姬定，张良在帐中独自徘徊，定心思索。给韩王的书信中，分析了眼前局势，谋划了韩王应持的对策，中心意思，就是项羽必将成霸分封，请韩王早做准备，从速进关。一来率先向项羽庆贺，二来弥补灭秦无功的缺憾，使其无可挑剔，也好为将来分封时占有一席之地，铺平道路。

张良的估计分外精确。不几日，项羽亲率大军，挥兵进入咸阳。杀了秦王子婴，将宫中奇巧珍玩、无数财宝、成群美人，劫掠一空，又将宫室庙宇、高楼群塔，焚烧殆尽，就连始皇嬴山陵墓，也派大将英布及众多士卒挖掘毁掳。顷刻之间，咸阳古城尽成残垣断壁，一片废墟，烟焰蔽日，经久不息。

接下来，项羽便想东归彭城，衣锦还乡。

张良从项伯那里得到项羽决意东归的消息，便来见刘邦。

这个消息对刘邦来说，喜忧参半。喜的是项羽这个虎狼之徒，终于要离他远去，自己伴虎而眠、终日惶恐的日子就会过去；忧的是项羽既去，必要先安排诸事，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就要到来。

“不知项羽为何却要东归？”刘邦先不提将来的事，却从别处问起。

“项羽本无大志，又不袭秦制，决意分封，如今各路人马，齐集关中，

他要自封西楚霸王，必不肯据守关中。”张良说到这里，意识到刘邦的用意，“但纵然项羽麻痹，范增必不肯使主公称王关中。”

刘邦听了，一时气急：

“如今怀王诺言，尚犹在耳，难道他果然敢违王命，失信于天下？”

“项羽暴戾，怀王忌惮，自保尚难，项羽早已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其余各人，自图私利，项羽言语，莫敢违拗。况范增所虑，唯有主公，岂容主公称王关中，渐成羽翼，与项羽匹敌争锋？”张良说罢这些，又怕刘邦急躁，便接着宽慰，“今项羽势强。主公与项羽之争，不在一时，宜从长远计。无论分封何地，只要着意经略，厚积力量，假以时日，总有机会。”

“只是不知项羽作何打算，要早作准备才好。”刘邦见张良话中有抚慰之意，也不再说什么。

“项伯在项羽营中，参与机密，所知甚多。范增知其与主公常有来往，虽奈何他不得，却格外留意。为藏形迹，我已多日不去他处，只派一心腹之人，不日往来，传递消息。一但有信，早晚来报。”

张良所派心腹之人，便是姬康。这姬康虽然生得粗大孔武，却十分精细，与项伯身边一个侍从混得十分熟络，每有消息，项伯也不见他，只由侍从传话，张良一刻便知。

刘邦见张良为他之事如此劳神，心中自是格外感激。但相处久了，既是心腹，也不言谢，只是端起案上酒杯，送至张良面前：

“来，子房，我敬你一杯。”说罢，又想起韩王已至关中，如若分封停当，张良必离他远去，心中暗自伤神。

过了两日，正值午时，张良在帐中小憩，却见姬康匆忙进来，一时惊醒。姬康也不客气，悄声直说：“司徒，我刚从项将军处来，得知分封之事，项羽已有大概。”这项将军便是指项伯。姬康因是韩人，私下仍称张良为司徒。“不知韩王怎样？”张良所关心的，自然先是韩王韩成。“项羽原对入关途中，韩王没有跟随，有些不快。但见韩王又无大错，只好许复旧封。”

张良听了这一消息，格外高兴。还有一层，姬康虽没说出，他心中也明白，就是自己身为韩国司徒，却在刘邦营中效力，项羽必有所忌恨，范增也必因自己在鸿门宴坏了他的大计，伺机报复。今韩王能复旧封，已是一大喜事了。

接下来，张良所关心的当然是刘邦。姬康是极机敏之人，不等他问，便一五一十他说了起来。其中经过，十分曲折。

原来，项羽既已决意分封，思前想后，各路诸侯，按功行赏，都还好办。只有两人，使他头痛，一是怀王，是自己故主。自己要自封为西楚霸王、稳居霸主之位，怀王便无立足之地。如若废了，恐天下难容。二是刘邦，如依旧约，使其称王关中，又不甘心；如若不使其王关中，又不知将其封往何处妥当。

苦思数日，先有了一个主意：尊怀王为义帝。帝号高于王号，名为尊崇，实则削之。尔后报知怀王，要求修改“先入关中者王之”的旧约。不想怀王不为所动。一筹莫展之际，项羽找来范增密谋。依范增之意，不封刘邦为王，以免养虎为患。但项羽不肯。范增思虑再三，出了一个主意：封刘邦为蜀王，领巴、蜀之地。一来蜀道艰险，易进难出；二来蜀地旧属关中，也算履了前约。同时，三分秦地，使秦朝降将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三人为王，居于关中，以堵截刘邦。张良得知这番内幕，暗自惊叹范增虑事周详，算计精密。一面

差姬康速往咸阳城中，将消息告于韩王，免他忧虑，并嘱咐姬康继续留意打探；一面往刘邦帐中，将项羽计议报于刘邦，唯将韩王复受旧封之事略了不提。

刘邦听了，怒从心头起，久蓄的怨恨迸发出来：

“项羽欺我太甚，果真负约不遵，定要与他决一死战。”

帐下几员将佐也都义愤填膺，怒不可遏，声言要与项羽拼杀。

“蜀地虽险，总可求生，不至灭亡。”唯有萧何出来劝谏。

樊哙听了，先自发火，反唇相讥：

“萧丞怕死，我却不惧，难道一战，必然会灭亡吗？”

萧何见樊哙话里带刺，虽觉不快，却不计较，只是据理相劝：

“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，战则必败，如能取胜，主公也不必历险鸿门。

夏商之时，桀纣无道，汤武侍之，委曲求全，伺机而伐，方开商朝六百六十载基业，周朝八百八十年国祚。蜀地虽艰险重重，道路危曲，但沃野千里，物产丰饶，民风淳厚。主公如占此地，宽仁爱民，礼贤待人，养精蓄锐，然后伺机还定三秦，必可称雄天下。”

刘邦听了，颇觉有理，怒气渐息，转而询问张良：

“子房之意如何？”

张良见刘邦询问，随口答道：

“萧丞之议，实是高论。但蜀地虽然富庶，易守难攻。主公屈居，必然受制。如能占据汉中，以为前哨，来日出击关中，则更为便捷。”

“向项羽讨封汉中，无疑与虎谋皮，恐难如愿。”刘邦沉重地摇了摇头。

张良见刘邦畏难，一时也无良策，便暂不开口，独自沉思。

众人计议半日，天色已晚。刘邦命士卒摆上酒饭，边吃边谈，直到深夜，各自散了。

张良回到帐中，宽衣解带，就要歇息。猛然想起前日刘邦念他劳苦功高，曾赐黄金百镒、珠二斗，都在筐中放着，也没收拾，便取了来看。只见灯光之下，熠熠生辉，果然都是珍品，不愧是取自秦宫的宝物。正要收拾藏入盒中，忽然灵机一动，心生一计，暗自欣喜，当下要喊姬康入帐，转而一想，夜已深了，只好明日再说。

第二天，张良早早起床，伏案写了一封书信，把姬康唤入帐中，叫他把金珠用一个木盒盛了，外面又用布帛包裹。收拾好了，张良对姬康说道：

“你即刻将这木盒送往项将军处，就说是沛公相赠，请他收下。另外，这一封书信也一并送去。两样东西，务要亲手交给项将军，不要让他人转递。项将军收了礼物，你也不要急于回来，就在那里盘桓静候。有了消息，从速回来告我。”

送走姬康，张良不急着往刘邦帐中，只独自静坐沉思。

韩王已入关来，驻节在咸阳城中，前日去拜望时，只见韩王面容憔悴，神情忧郁，明显地瘦了许多。想从四月至今，已有八九个月时间，韩王孤守阳翟，诸事躬亲，必受了许多辛苦劳累。韩王听说他来，不顾君臣礼数，一直迎出门外，急步向前，两人四目对视，执手相看泪眼，情景十分感人，旁边人见了，也都觉得伤情。座中，两人晤谈多时，张良谈了关中情势，主要是刘邦计划、项羽打算，并分析了将来趋势及韩王应持的对策。这些虽然大多在姬定送去的书信之中已经谈到，韩王仍听得十分认真。接着，韩王也谈了张良离开之后，韩地的情况。好在秦兵已成惊弓之鸟，项羽只顾沿崤关、

函谷关一带西进，韩地并无大战，只有小股散兵游勇骚扰滋事，韩王手下尚有数千人马，还能对付。再之韩王广施仁政，抚恤百姓，奖励耕作，韩地渐渐有了升平景象。

张良在韩王处盘桓一天，两人诉不尽离别苦，话不完相聚情，对将来重兴韩国，踌躇志满，十分憧憬。说到将来回国理政，人才匮乏，韩王提起旧话：

“今秦国已亡，沛公颇有战功，必受封一块领土，自享福祿。司徒返回灞上，务要尽快办了交接，与沛公话别，就来咸阳，还有许多。大事，尚需司徒操持。”

张良听了，连连点头。自己原本韩国旧人，又受命为韩王司徒，理当为韩王效命。况刘邦与韩王约走都已实现，如不返回，更无理由。

自从离开咸阳，返回灞上，就要将返韩之事告于刘邦。一来事事相接，没有合适机会；二来总要先想好措辞，说时有礼有理；三则刘邦也正苦闷，不好雪上加霜；再则刘邦似有回避之意，知他拜过韩王，竟连问也不问。诸多原因，拖了下来。想到此，张良自语：这件事如能办成，沛公必然高兴，到时也好张口了。

因为心中有事，张良整整一个上午都在帐中枯坐。吃饭时也没了胃口，只略略咽了几口，便算完事。不想，刚近午时，姬康便回来了。张良迎出帐外，见姬康满面大汗，座下马匹，浑身滚水，知他赶得很急，说声“辛苦”，便急忙将他唤入帐中，悄声问道：

“事情办得怎样？”

姬康答道：

“机会很是凑巧。我到项将军府上，将军正要出门，该是项羽请他议事。项将军收了礼物，看了书信，没有吱声，只是让我静候，便自己走了。直到将近午时，才差人传出话来，让我只告诉司徒一句话：事情已经妥了。别的再没什么话。”

张良听了这句话，格外高兴，对姬康说道：

“你办了一件大事，连沛公都要谢你。快快去吃些酒饭，好好歇息。”说完，便急忙往刘邦大帐中来。

姬康也不知什么事情，见张良高兴，也不多问，自回营去了。

此时刘邦正要午睡，卫士来报，张良来访，也不更衣，急忙请进，分宾坐下。刘邦见张良面带笑容，知必有好消息，便急促问道：

“子房，有何消息？快快告我。”

“沛公忧中添喜，汉中已入囊中了。”

张良并不详述，先提纲挈领将刘邦关心的内容说了。

刘邦听了，自然大喜过望。但又觉喜事来得太快，仿佛从天而降，令人难以置信，不觉疑惑地问道：

“项羽莫不知汉中之要，岂能拱手相让？子房不妨细说，解我疑惑。”

这时，张良才将赠金珠、送书信一节原委说了个细透。刘邦听了便有些相信，却又问道：

“不知项伯怎样说动了项羽？”

张良本不想将书信之中的细节告诉刘邦，以避邀功之嫌，见刘邦深问，也就索性说个透亮。

原来，张良拟写书信时，已将项伯应如何对项羽说辞都写得明明白白。

张良在书中写道：项羽性躁，每有建议，不可驳逆，须以维护他作掩护，诱他认可。具体可如此说他：刘邦首进咸阳，总是有功，怀王有约，也须顾及。今封他为蜀王，形同发配，恐遭天下人耻笑。不妨将汉中之地，一并由他占据，封他为汉王，方显鲁公英明信义。况有章邯等人合力据守关中，如铜墙铁壁、不可撼动，量那刘邦也难有作为。

刘邦听了张良细说其中曲折情由，尽管对失去关中仍愤愤不平，但毕竟得了汉中，稍觉宽慰，脸上渐露笑容。张良见状，便不失时机，提起韩王要他返韩之事。刘邦听了，初时觉得突兀，转而一想，也觉尽在情理之中，又深知张良忠义，志在兴韩，不能强求，便有心答应。但终有留恋之心，一时不忍决断，稍事犹豫，脱口答道：

“子房，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。韩王纵然复受旧封，你自度量，能否有大的作为？”

张良听了，知刘邦对他尚存留恋之意。更有一层，虽未明表，但意在言外，就是对韩王能否自保，心存疑虑，对韩王将来能否有大成，更不以为然。只是顾及他是韩王司徒，不好直说。想到这些，张良避而不谈，只是委婉说道：

“既为人臣，自当殚精竭虑，全力辅佐，不敢有一丝杂念。人事既尽，纵然天命难违，问心无愧。”

刘邦见张良还是当年薛城相别时的一席话，也不再说别的：

“子房，你执意要离我而去，以尽为臣之道，我也不能强留。不过，可否待我离开关中，前往汉中赴位时再别？”

话说到此，已无回旋余地，只有依从。但张良念及韩王在咸阳时嘱托，不好自行作主，便答道：

“良此一身，已属韩王，容当禀报之后，再回复汉王。”

在张良心中，刘邦已是占有巴、蜀、汉中之地的汉王了。

又过了一天，项羽派了一名小校，持书信一封，来到刘邦大营。刘邦拆阅过了，对众人说道：“项羽召集各路将领，于明日辰时齐集咸阳宫中，必是颁表分封之事。仍由子房、樊哙等人随我同去。”当下便命张良、樊哙速作准备。

第二天一早，刘邦便带了张良、樊哙及几名旗牌官径往咸阳城中而来。入得城门，见时光尚早，张良便向刘邦请假，要到韩王驻节所在拜望。刘邦听了，也不答话，只说：

“子房不妨带我一同前往，拜会韩王。”

张良见刘邦要随他一同前往拜会韩王，心中有些迟疑：如今咸阳城中，都知项羽忌恨刘邦，躲他犹恐不及。尤其今日，人多眼杂，透了消息，将来汉王扬长而去，称王汉中，项羽一时奈何他不得，韩王怕要受累了。但见汉王拿眼看他，一时又找不到托词，只好硬着头皮，在前带路。不久，便来到韩王门首，通报进去。韩王相迎，进了府中，分宾主坐定。寒暄一通，互致问候完了，都才觉得无话可说。因为今日之事，虽各自心中明白，毕竟没有公开，况是两王相会，谁都不轻易触及。

静了片刻，刘邦似是忽然想起，对韩王说道：

“韩王，你我早有约定，待破秦之后，将子房归还于你。那日子房从王府回到灞上，即要回来，是我不忍即刻与他相别，在营中又留了这几日。今来府上，一则拜望，二则还要相求，能否待我离了关中，再将子房还你如何？”

韩王虽未受新封，但刘邦仍以旧时名号相称，这在韩王听来，似已有了新意，自然高兴。想既然又来相求，张良在座，必是二人商议过了。再说今日分封过后，刘邦必不在关中久留，日子也不会太长，不如索性作个顺水人情，免得伤了和气。想到这些，当下答道：“沛公既有此意，不敢违拗，就依命吧！”

说罢，看看时候不早，刘邦便告辞韩王，往项羽府中来，韩王稍事收拾，也紧随其后而行。

到了项羽府中，见各路将领大都集齐。项羽高坐尊位，俯视左右，大有不可一世之态。眼见人都齐了，便简略说了几句，先自封为西楚霸王，领梁、楚九郡，都彭城，尔后取出分封名册，朗声宣读：

“汉王刘邦，领汉中、巴、蜀，都南郑；雍王章邯，领咸阳以西，都废丘；塞王司马欣，领咸阳以东，都栎阳；翟王董翳，领上郡，都高奴；西魏王魏豹，领河东，都平阳；河南王申阳，领河南地，都洛阳；韩王成，封地如旧，仍都阳翟；殷王司马卬，领河内，都朝歌；代王赵歇，领代郡，都代；常山王张耳，领赵旧地，都襄国；九江王英布，领九江郡，都六安；衡山王吴芮，都邾；临江王共敖，都江陵；辽东王韩广，都无终；燕王臧荼，都蓟；胶东王田市，都即墨；齐王田都，都临淄；济北王田安，都博阳。”

分封完毕，诸王无不垂首恭听。大殿之上，一时鸦雀无声，只有西楚霸王项羽的声音犹自绕梁，不绝于耳。那神态，分明充满政由己出，宰割天下的得意。殊不知，正是这一纸分单，酿成了后来天下纷争、战乱又起的弥天大祸。

霸王册封诸侯的同时，下了一道命令，要求各王从速离开关中，分赴封地。韩王不敢稍停，领了信符，便急忙收拾，准备早早离开咸阳。好在入关时轻车简从，返回时也十分简略，不日就可出发。专等汉王与张良作别，便要同张良一起返回阳翟。

汉王这边，因有霸王准许带走的三万人马，加上前往汉中，道路艰险，所以准备诸事，颇费周折，到四月初方才成行。从杜甫入子午谷，前往汉中。张良跟随大军，一直送到褒中。

褒中之地，四周崇山峻岭环绕，皆是悬崖峭壁，人马路绝。只有于绝壁之上，凿出石洞，插入木棍，铺接木板，称为栈道。好在褒中一出，不远便至南郑。到了此处，张良念及韩王牵挂，便欲同汉王作别。汉王听了，自然十分伤情，便命令大军，扎下营寨，又召集众将皆来中军帐中，摆下酒食，与张良饮酒话别。

一帮将佐皆是汉王沛县起事时的旧人，几年血战，生死与共，情份自然深重；加上张良稟性豁达，精干驭使，善待于人，与众人相处十分融洽，纵然于计战策划之时，不免言语相左，或有纠葛，但张良献计扶汉，奇功卓著，人皆叹服，倏忽之间便要别离，都于心不忍。尤其樊哙等人，性情粗豪，言语直露，到了此时，竟嚎陶大哭，不能自己。汉王见了，更触景生情，鼻酸眼热。

众人饮酒话别，直至深夜，张良想起明日尚要行军赶路，便劝大家散了。众人仍依依不舍。张良见状，强忍悲痛，哽咽说道：

“徘徊留恋，良心也同。然送行千里，终有一别，不如就此去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哽咽更重，“诸公此去，地势偏远，气候恶劣，定要保重。汉王仁德，众望所归，你等务要精心辅佐，同治汉中，伺机东进，问鼎关中。如有

良机，良必重归汉营，与诸公共图大业。”

说完，张良即站起身来，与众人一一揖别，尤对萧何、樊哙、周勃、灌婴等重臣多加慰勉嘱咐。未了，转而对刘邦说道：

“汉王，请摒去左右，良有一事相告。”

众人听了，料张良必有要事，未等刘邦开口，便都避了。

帐中只剩刘邦、张良二人，也随便了许多。刘邦将张良拉在身边，同席而坐。这是极高的礼遇，大凡宴中，位尊之人，必独坐一席，以示为群首。张良原本执意不肯，见刘邦一片至诚，只好从命。

两人入座，张良先给刘邦杯中斟了酒，又自斟一杯，向前靠了一靠，方才悄声说道：

“汉王明日进兵，可派心腹之人，将所经栈道，尽皆焚烧。”

刘邦听了，一时不解，反觉惊诧：

“不知子房此言，却是何意？”

“汉王虽得巴、蜀、汉中之地，但项羽、范增对汉王之戒心并未稍除。况三秦之地，为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盘踞，意在阻遏汉王，以为中原屏障。汉王如焚毁栈道，当有三利。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其一，可防敌兵沿栈道进击，便于汉王专心致志，收用巴、蜀，经营汉中；其二，示意诸侯，汉王无东归之意，以痹敌心志，一旦有机，突然发难，必收攻其不备之功效；其三，汉王属下将士，皆为关东之人，远行巴、蜀，思乡之情、回归之心必烈，焚了栈道，也可稍绝其念，死命效忠汉王。”

“子房之言，似是有理。只有一层，尚不可解。我之心志，你应尽知。这栈道毁之容易，不过举手之劳，只是将来，我等果要客死巴、蜀吗？”

刘邦虽未明言，张良却尽知其意。刘邦所虑乃是将来出兵关中，如何行走，担心焚烧栈道是自绝其路。殊不知，这一层张良早有打算：

“汉王，由汉中往来关中，古有三条通道。一是子午道，二是褒斜道，三是党骆道。三道之中，党骆虽仅四百二十里，但其中屈曲八十里，九十四盘，大军根本无法行走；褒斜也有四百七十里，栈道危绝，易守难攻，也不可走；子午虽稍便利，但路途遥远，仅洋县西北，足有六百六十余里，快马行进，不过两日，但若大军进发，加上辎重，到达关中，当在旬日之间。前军一发，不日关中便知，遣兵把关守隘，况有三百三十多里栈道，寸寸皆险，攻取难有胜算。”

说到此处，刘邦有些醒悟：

“难道来日进袭关中，三道均不可用？”

“正是此话。兵法云：兵行诡道。用兵遣将，有道之道，便是无道。来日进兵，必于无道之处求道，方是正道。”

张良这话，说得有些玄了。刘邦虽一时不解，但毕竟为一方主帅，率兵打仗，久经沙场，稍稍沉思，便有所悟，遂沉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汉王此去，一边精心治理汉中，广招兵马，厚储粮草，积蓄力量；一边须暗中差人，探索道路，以备后用。”张良再三嘱咐，“另外，还有一事，请汉王务要留意。我观汉王帐下，萧丞勤勉精细，理乱兴废，绰绰有余；樊哙、周勃、灌婴等勇猛骠悍，披坚执锐，攻守厮杀，皆可取胜；但能调度三军，纵横连合，驾驭众将，挥师席卷的帅才，却无人堪任。请汉王刻意揽用人才，以备大用。”

张良想到不久便要刘邦告别，更加推心置腹，将多年思索却又不便披露的心迹，和盘托出，说了个明白。刘邦听得十分仔细，心想，张良果然处处留心，格外精细，于识才用人之上，也有过人之处。

当晚，张良就在刘邦帐中歇了，两人抵足而眠，谈至黎明，不知何时入睡。

第二天大早，军营嘈杂，张良与刘邦醒来，简单洗漱，粗粗进食，便要各自赶路。张良一来心中所虑都已对刘邦说了，二来又怕众人临别伤情，久久留恋，延误了大军行程，便也不惊动别人，只带了几个随从与刘邦作别，匆匆返回。

四月中旬早晨的天气，凉意袭人。子午谷中，雾封云锁，苔滑露浓，马蹄趑趄而行。但毕竟都是矫捷善走山路的精骑，太阳斜斜地照进山谷中来时，已走了数十里路程，杂沓嘶鸣的人马之声早已远去。这时候，山鸟啁啾，更衬托出四周的寂静。张良的心中刚刚豁然开朗了一些，转而又沉入了咸阳城的嚣繁之中。

登上一架山坳，回首南望，远远地便看得到一股股浓烟，在无风的晨曦中直向天空升腾。

想必是经修百年而成的栈道，在这烈焰飘忽、青烟升腾中化为灰烬了。

眺望良久，张良将缓绳一收，手腕一抖，那坐骑善解人意似地在原地打了个旋，扬起紫鬃，昂起头颅，撒开四蹄，奔向正北方向。

咸阳城就在前面。

第八回  
于戈又起霸王伐齐  
敌人复来子房归汉

张良回到咸阳方才知，在他为汉王送行的几日内，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这是他没有料到的。

进城时刻，将至傍晚，夕阳西下。为了赶在闭门之前入城，张良一行，挥鞭打马，走得颇急。远远望去，咸阳城虽遭兵燹，一片破败，但毕竟曾为帝都，气魄恢宏。金辉映照之下，炊烟升腾，人声鼎沸，尚存一派欣欣之象。

进了韩王驻节的府第，气氛迥然不同。人声阒无，一片沉寂。士卒仆从，个个噤若寒蝉，默不作声，有的交头接耳，悄声细语，神态冷峻。已是晚饭时候，却无人操持用膳。

张良见状，便知有异，正要询问，随韩王入关的姬定赶上来，悄声报知：

“司徒，韩王上午去了一趟霸王营，回来后便独自一人，关在房中，唉声叹气，很是不快。也不知究竟为何。”

张良听了，一边将手中缰绳交与姬定，一边径直往韩王所居的正室中来。他一向尊君谦恭，恪守臣礼，虽觉事由紧急，仍不疏小节，对守在门外的仆从说：

“烦请通报韩王，臣张良自褒中返回，特来问安。”

仆从进去不一刻，趑即出来，召他进去。却见韩王神情忧郁，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不等他行礼，便一把拉住，急促说道：

“子房只知为汉王送行，不知韩室已大难临头了！”

“为臣有过，凭主公责罚，只不知所为何事？”

张良听出韩王话中有责难之意，其中情由又一时不解，便谨慎地问。

韩王遂将上午拜见霸王的情景约略说了。原来，东返诸事都已准备停当，只等张良送汉王回来，就要返回阳翟。上午，韩王枯坐无事，忽然想起自受封以后，再未见过霸王，便深悔疏忽，觉得该到霸王营中谒见，一来谢封，二来祝贺霸王终成大业，独步天下。于是便备了礼物，带了随从，前往霸王营中。

不想霸王见了韩王，甚是不快。高坐在上，神情倨傲，对韩王致谢、恭贺均不屑一顾。韩王诚惶诚恐，汗湿衣衫，如芒在背，稍停片刻，便想告辞。霸王却突然开口，对韩王说道：

“我不日即要东归，你不必回阳翟，且先同我一起回彭城去，叫那张子房，也一同前往。”

张良听了这话，就如韩王当初听了一般，顿感惊惧。心中暗想：韩王既已受封，又不使其就国，却要随霸王东往彭城，分明有羁留束缚之意。韩王命运怕是凶多吉少。尤使张良警觉的是，既要韩王随往彭城，自己身为韩臣，跟从而去，当是题中应有之意，霸王却又特意交待，其中深意，实堪忧虑。但这层疑虑，当着韩王却不便吐露。眼前之际，先要设法平慰韩王心绪，使他不要过于担忧。想到此处，开口说道：

“君主不必多虑，霸王想必是恐此往彭城，路程遥远，途中寂寞，相约君主为伴。君主既已受封，就待送霸王到彭城后，再回阳翟不迟。”

“唉……”韩王听了，不作他说，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尔后说道：

“但愿如此吧！”

话说到此，张良知韩王尚未用饭，便传侍从服侍韩王进食，自己告辞出来。

回到房中，张良心绪不定，无心吃饭歇息，便想往项伯府中拜望，问个究竟。又想此非常时期，不好贸然，就先遣姬康前去察看相约。不一刻，姬康回来报说，项伯在家，别无客人。张良便换了一套简服，带了姬康，如约从项府后门进入，来见项伯。

两人交情毕竟深厚，相见之后，也不客套。张良开口便直奔主题：

“不知霸王要我主同往彭城，是何原由，又有何意？”

张良问得直率，项伯虽有所备，一时却不好措辞，吱唔稍息，索性直答：

“要说原由，一半在韩王，一半在子房。”说到这里，顿了一下，见张良并不追问，便接着说，“三年灭秦，韩王无尺寸之功；霸王入关，韩王并未相从；关中既取，韩王又姗姗来迟；诸侯朝贺，韩王又在最后。有此四条，霸王自然忌恨。此外，子房扶助汉王，不遗余力。在霸王看来，如无子房相助，汉王必不能先入关中，也不致有后来令霸王难堪之局面。再有一层，就是范增对子房耿耿于怀，但有机会，必要为难，便在这件事上应验了。”

“项兄所言，确实不错。”张良答了一句，不再作声，心中暗想：灭秦无功，过不在韩王，实因力不能逮；劝韩王早入关中，自己却是尽了心的，姬定送了信去，韩王犹自延宕，不知何故；只有向霸王谢封致贺一事，皆因自己一心都在汉王身上，倒疏忽了。想到此，便深感愧疚。但事已至此，也只有先摸清霸王真意，再设法亡羊补牢。

“不知霸王东归彭城之后，有何打算？”

这自然是问将来霸王会对韩王如何处置。因为事关重大，霸王也确实并无成议，项伯不敢轻断：

“霸王心性多变，一时难以揣摸，尚难预料。”

这确是实情。霸王凶悍却又乖戾，并无恒见，喜怒之间，毫无常数，张良是熟知的。项伯碍于叔侄之面，不便明言，只用“心性多变”一词达意，也就足够了。但正是这“多变”最令人担忧，应了“伴君如伴虎”的俗语。

看看天色已晚，张良起身告辞，临行时说道：“现今局势，云谲波诡，变幻莫测，霸王营中，良也不便常来。东返在即，途中尚赖项兄处处关照，事事帮衬。”说到这里，猛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以手加额，悄声道，“一件大事，几乎忘了。我在褒中与汉王相别时，汉王嘱我拜托项兄，汉王家室，尚在沛县，项兄东归之后，定要设法关照。儿女亲事，汉王已告知吕夫人，何时完婚，全凭项兄作主。”

说罢，两人便道安作别。张良与姬康一起回韩王府中来。途中自忖：韩王怯懦，今晚所知，暂不能告他。只有一面设法宽慰，使他释怀，一面劝他格外谨慎小心，处处留神，或许能趋利避祸，得脱厄运。

就在西楚霸王项羽即将启程东归的时刻，关东接连传来令他震怒的消息。先是齐将田荣对分封不满，轰走了齐王田都，杀死胶东王田市，又拜彭越为将军，令其击杀济北王田安，尔后自封为齐王。接下来，成安君陈余忌恨常山王张耳，从田荣处借得一支人马，前往攻打，击败张耳，占领赵地，又从代郡迎回代王歇，仍拥为赵王。代王歇做了赵王，又立陈余为代王。至此，霸王分封的十八个王，两死两逃，三齐及赵、代之地，尽皆背叛。还有，

原燕王韩广被霸王封为辽东王，也心怀怨恨，不愿迁徙。燕将藏荼被封为燕王，前往就国，韩广拒之，不许就位，藏荼大怒，发兵讨伐，又将韩广击杀于无终，并将其辽东之地尽皆占据。

这一番干戈变故，自然使霸王十分震怒。原来对汉王的顾忌，被刘邦焚烧栈道的烈火化为灰烬，遂决意东返彭城之后，发兵平定三齐及赵、代之地。

尽管军情如火，霸王的东归仍然从容不迫。他将自秦宫中所得— 89— 的金银珠宝及子女玉帛，悉数载入后车。又乘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等齐集咸阳为他送行之际，与范增一起将三人召至密室，再三提醒，务要对刘邦严加防范，不可疏忽。尤其是范增，对“三王”谆谆嘱咐：

“刘邦虽已焚了栈道，须臾之间，难以归返。但其志尚在，如不严备，则败亡之机顿生。”

诸事停当，霸王启程。那一日，咸阳城中，长街如沸，居家民众，官吏士卒，沿街观望。霸王在辇中端坐，见此情景，志满意得，欣喜若狂，以为万民拥戴，都来送行。殊不知，百姓认为，霸王一去，正是升平之日到来，如释重负。

韩王乘一架辇车跟随于霸王之后，一同起驾。张良身虽瘦弱，但长年征战，也颇善骑，只恐路途遥远，为免受鞍马劳顿，乘了马车。刚启程时，见韩王郁郁寡欢，也自闷闷不乐。过了函谷关，方才想起，向韩王进言：

“霸王稟性，君王自知。今处困厄之中，纵有满腹怨艾，也只宜暗藏于心中，不可外形于辞色。一路之上，须小心才是。”

韩王听了，知会其意。晨昏之间，行宿之时，均拜见霸王，道安问候，格外殷勤。霸王也渐渐颜色好转，话语活套起来。一路上，每到一地，自有官吏招待，王侯相迎。因人马众多，车辇接踵，走快不得，行了两个多月才达彭城。

此时，齐、赵、代地均已扯起大旗，公开与霸王作对。更有彭越，乃骁勇之将，常率大军出没于梁地，大有东进窥视彭城之意，已成心腹之患。霸王十分恼火，把所有恶帐都记在田荣身上，认为田荣一除，北方可定。于是，稍作安顿，便准备点齐人马，与九江王英布相约，一同征伐齐王田荣。殊不知，英布留恋南地，不愿北来，推说身体不佳，只派手下一员将军，带领几千兵马来与霸王相会。霸王无奈，只好派出一个心腹，带去一道密令，使英布前往郴地将义帝暗杀于江上。尔后，厉兵秣马，准备挥师北上，攻伐齐地。

就在霸王逍遥东归，从容安顿，相约英布，攻伐田荣的时候，刘邦却在汉中积聚力量，拜将韩信，操练兵马，渐成羽翼。盘马弯弓，夺取关中诸事均已筹备停当。王居三秦的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，虽屡派探马刺探汉中军情，却只得了一条消息：汉王正派万余士卒，终日加力，修复被焚栈道。闻此讯息，“三王”皆暗自发笑：栈道甚长，烧毁容易，修筑万难。汉王既欲东来，当初何必烧绝栈道？呆笨如此，真是可笑之极。正在高枕无忧之际；汉王已亲率大军，以韩信为将，先自南郑西行克西县，然后溯水而上，经古故道县，出大散关，尔后直奔陈仓。时值仲秋，天高气爽，将士用命，东归急切，日夜兼程，不日便抵达陈仓，窥视关中了。

张良得到汉王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兵发三秦的消息比霸王还要早些。但这消息，却使他喜忧参半。喜的是，四月间火烧栈道，今日被汉王所用，真是一条奇计，想那三秦，必然传檄可定，此后，汉王依托关中四塞之地，定可渐图天下，有一番作为；忧的是，汉王兴兵，干戈再起，必勾起霸王旧

怨，又有范增助纣为虐，自己与韩王身居彭城，真是险中有险，朝不保夕。想到此，便苦思冥想，欲求一条脱身之计，解救韩王摆脱困境。

一日晚间，张良正在府中绕室徘徊，寻求良策，却见姬定匆匆进来，先不言语，左顾右盼，知室中别无旁人，方才悄声说道：

“司徒，汉中又有人来了，擦黑到的彭城，现在即来拜望，已在门外等候。”

姬定因是旧人，所以一直使用这个称谓。

张良听了，顿觉惊喜，忙使姬定请来人人入内。姬定请来人人入座，随即出门，在外守望。

来人是汉王帐前的一名亲侍，张良觉得面熟，只是不知姓名。因事关机密，一时不敢唐突，怕其中有诈，所以客套了一番，问些无关痛痒的话。来人也是机敏之人，知张良是在探他真伪虚实，便从容应对，主动将汉王在汉中如何筹划计议，如何遣将用兵，如何袭击三秦，下步如何动作等说得头头是道，十分详细。张良听了，疑虑顿释。但尚有一事不明：

“汉王前日已派人自汉中来，将进兵陈仓之事尽皆告知。为何才过两日，又派你来？另外，汉王可有书信与我？”

“小的并非自汉中来，而是从陈仓来。汉王当面交待，并无书信。前日有人来过，小的也实不知。”来人说到此处，顿了一顿，似是若有所思，“想必汉王虑及陈仓至此，路程遥远，沿途关隘甚多，盘查又紧，加上彭城又是险地，携带书信，一旦疏露，便是佐证。”

张良听了，觉得有理。只是谈了半天，并不知其来意，遂问道：

“你今远道而来，所为何事？”

来人听了，不觉哑然失笑：

“将军审问太紧，小的竟忘了大事。那日汉王引兵到了陈仓，忽将小的唤入帐中，让小的速来彭城见过将军，请将军早作打算。将军如愿意，速将家眷移往沛县。数日之内，有人在沛县接应，送往汉中。”

张良听了，不觉心头一热。回到彭城，已近两月，情势险急，自己朝夕相伴韩王左右，竟不遑家顾。项伯虽劝他将家眷接来彭城相聚，他念及彭城虎狼之地，自己脱身尚无良策，怎能又将家眷移来？不想汉王于戎马倥偬之际，尚虑及于此，实在难得。想到这里，便唤了姬定进来，悄声交待：

“将客人就在府中安置歇了，好生款待，一日两餐，你亲自送去。”说罢，转而对来人道，“你白日无事，就在府中歇息，免得露了形迹。”

秦汉之际，与今不同，大小官吏及平民百姓，均是一日两餐，风俗如此。这话说了，分明有送客之意，来人听了，即刻起身，但却脚步不动，似有些踟蹰。张良见状，说道：

“此事关系重大，容我思量，总要使你有所交待。”

来人走后，张良仍旧绕室徘徊，苦苦思索：汉王深情，自是感人。所虑的是韩王仍在羁留之中，自己的家眷移往汉中，实在不妥。一则是对韩王不忠，有游移观望、见风使船的嫌疑，这是他不屑为之的；二则一旦行事不密，外泄于世，必使霸王更为忌恨，对韩王雪上加霜。想到此处，便决意拒绝汉王，即使遭受不测，也要守操持

节。

张良未曾想到，一件事情的发生，使他通宵所思都成无用。

事情发生在第二天午后。张良正想约见汉王使者，将自己打算尽皆告之，

让他转告汉王。姬康却匆忙而来，告诉他一个噩耗：就在刚才，霸王召韩王入宫，当面斥责，极尽羞辱，并传下诏令，将韩王贬为穰侯。韩王震惊，不能自控，久积于心底的怨恨终于迸发，一扫昔日畏惧懦弱之性，将霸王痛斥一顿，历数其坑秦卒、焚咸阳、使专权、杀义帝等等罪孽，慷慨陈词，痛快淋漓。霸王大怒，暴虐残酷之相毕露，当下拔剑出鞘，挥手将韩王斩杀。

这一消息犹如惊天沉雷，当下将张良惊得目瞪口呆，方寸全乱：自己终生所为，终身所寄，都被霸王一剑所断，直是撕心裂肺，搅肠刺肝。韩王既歿，作为人臣，有何面目立于人世？不如随主而去，以全操节，也是忠臣之道，英雄本色！

这一切，都不过是心念电转，仅在一瞬之间。每临大事，自有静气，正是张良过人之处。他见姬定、姬康都垂手而立，黯然伤神，强自镇定下来，当即吩咐：

“你二人速去约那汉王处来的人，当即便往下邳去，将夫人移往沛县，妥为藏匿，等候来人相迎，一同前往汉中，不要再回彭城来了。”

两人领命，便要出门，走了几步，姬定转过身来，问道：

“司徒，您……” “不要管我，你们速去，我自有脱身之法。”张良挥了挥手。

两人见状，从速去了。张良不敢延宕，将室中要紧的东西收拾了，换一身便当常服，悄悄出了后门，直往项伯府中而去。

项伯此时却不在府中，因是交情深厚之人，夫人也不避讳，亲自出来相见，见张良这身打扮，且神情有异，便知有事，也不问话，径直将他引入内室。张良先问道：“适才领我进来那家人不曾见过，不知可靠否？”

“本是族人，前不久从吴地来投，还算可靠。”夫人似觉不解，但还是应声答道。

“烦夫人将他唤来，留在房中，不要出去。我在府中之事，万万不要让人知晓。”张良急促说道，“其中原由，回头再细细相告。”夫人听了，并不询问，出去将那家人唤回，引入旁边一室，随口问道：

“刚才来人，你可认得？”

“并不认得。”

夫人听了，心中暗喜。但还是交待：

“你就呆在房中，未经我的许可，暂且不要出去。”

家人听了，疑惑不解。夫人也不理睬，自顾走了。

张良在项府一直呆到定更时分，项伯方才回来。在此之前，张良已将情由大致对夫人说了。夫人出自大家，断文识字，又久经世事，深知其中利害，便格外谨慎。见项伯回来，急忙领入内室相见。

项伯见了张良，也是一惊：

“子房，全城鼎沸，乱了半日，不想你却在这里。”

原来，韩王既歿，霸王余怒未息，又迁怒于张良，便差手下将军虞子期前往张良府上捉拿。搜了半日，不见踪影，将府中人丁审了又审，都一无所知，只好回复霸王。霸王念及旧事，本要作罢，范增却不依不饶，要霸王诏令各处守将，关闭城门，全力搜捕，终无所获，只好严令守门将士，对往来行人悉心盘查，务要缉拿张良归案。

叙了这些，回过头来，张良询问起霸王贬杀韩王的原由。

说来仍是由汉王引起。当日卯时，霸王得到消息：汉军兵抵陈仓时，急报传到章邯处，他不信，再派人打探时，汉军已杀了陈仓戍将，正要大举向关中进攻。章邯急忙召集众将，赶往陈仓迎击，当面遇上樊哙，两下布阵厮杀。汉军积愤已深，好似猛虎离山，杀得章邯顾头失尾，节节败退，直退到都城废丘，紧闭城门，高悬吊桥。汉军五六十万人马已将废丘围得铁桶一般，破城只在旦夕之间了。霸王听了，大怒，暴跳如雷，直骂章邯无能。这时，范增又在一旁煽风点火：

“三秦之王，章邯最强，废丘一旦被破，关中则必皆为刘邦所得。既得关中，则进可以攻，退足以固，恐洛阳河南王、朝歌殷王危矣！”

范增说到此处，尤不尽意，接着道：“章邯无能，固然可恨。然刘邦兴兵，更是可恶。当初若无张子房相助，量刘邦一沛县小吏，何致成今日气候？”

话说到此处，便显出范增的老辣。霸王听了，更为恼怒，当下即召韩王入宫，便有了贬弑之事。

张良听了，哀痛不已，项伯也不再说话。沉寂片刻，张良又问道：

“韩王既歿，不知何人会受封韩地？”

“事起突兀，一时难以虑及。子房难道仍有助韩之心？”项伯问道。

“事已至此，无论何人继封，霸王必不能容我。偌大中原，怕已无子房立足之地了。”张良说到此处，语音悲凉，满面凄惨。

“不知子房将来作何打算？”

“如今韩国已破，子房已成无主之身；振兴韩室之念，再不放存。”

“那——？”

“项兄至亲，实不相瞒。子房家眷，想必已离了下邳，不久将至汉中。子房如今只存一念：往汉王处去。”

“子房之才，堪当大任。自毁之举，诚不可取。往汉王处去，自是正道。”项伯见张良一味悲戚，怕他一时偏狭，误入歧途，生不智之举，话中便有怜惜之情，劝解之意。

两人谈了多时，尚未进食。项夫人取了些现成的酒菜进来，摆在案上。项伯饿了，先自动手，大口吃了起来。张良却无心酒食，仍自沉思。

项伯吃了几口，见张良并不动箸，说道：

“子房既要往汉王处去，量必心中焦急，意在从速。尽管城中盘查缉拿甚紧，也不必担忧，尽管用足酒饭，稍事歇息，养足精神，今夜我设法送你出城。”

张良等的正是这句话。本有此意，又不便询问，怕项伯作难：霸王缉拿之人，私放出城，一旦事发，罪责不小。

“项兄，实在连累你了。”

“子房此话见外了。国事是国事，朋友是朋友。即使是敌手，沙场之上可兵戎相见，落难之时也应相助。”

话到此处，张良觉少许宽慰，肚子也觉得饿了，操起箸，吞食起来。饭后，便和衣在项伯房中歇息。

心中有事，睡不踏实。四更时分，张良将项伯叫起。项伯取出一块霸王府发的通行令牌，叫张良藏了。又自往厩中牵出两匹骏马，将一条缰绳递给张良，两人便往东门而来。守门士卒验了令牌，两人出城。项伯也不远送，就在马上悄声嘱咐：

“你可绕城西去，一路之上，虽有令牌，也要小心留意。见了汉王，代

我问候。”

夜色之中，虽不辨面目，张良犹能听出项伯话中关爱情意。毕竟事急，不敢盘桓，答了一声“项兄放心”，便打马去了。绕到城西，沿一条大道往关中去了。

一路之上，张良早起夜宿，藏匿形迹，十分小心。直到过了函谷，进入关中，才稍稍松了口气。

此时，汉工大军先以渭水灌淹取了废丘，同时分兵攻克咸阳。雍王章邯惨败路绝，拔剑自刎。翟王董翳，塞王司马欣本是章邯部将，闻知章邯兵败自杀，也无心抵抗。三秦之地，皆归汉王。张良便径直往汉王驻节的栎阳城中而来。

刘邦闻知张良归来，喜不自胜，请进营中，萧何、樊哙、周勃等一班旧时相识都来拜见，自有一番嘘问酬酢。独不见王陵，张良询问，刘邦笑而不答，萧何见状，代为答道：

“汉王早知三秦一定，霸王必迁怒于韩王及子房，便暗遣王陵前往沛县，迎接子房家眷去了，只怕不久将至汉中了。”

张良听了，知家眷无虞，自然高兴，只是提起韩王便觉伤情。刘邦连忙抚慰：

“天下大事，成败得失，三分人事，七分天命。以子房之才辅佐，韩王尚不能自立，实因天命所系，不在子房之误，请子房释怀宽心。自此之后，子房即为汉臣。孤与众人，戮力同心，必能成一番大业，也不枉大丈夫生于世间。”

刘邦话音未落，便有士卒来报，大将军韩信巡营完毕，特来拜见汉王。刘邦连忙请韩信进来，与张良相见：

“子房，这便是出明修栈道、暗渡陈仓之计，水淹废丘，逼死雍王章邯的大将军韩信。”转而又向韩信道，“这便是助我取宛城、下峽关、赴鸿门的张子房。”

两人见了，互相施礼，分外客气。从刘邦话中张良听出，汉王对韩信格外赏识，仔细审视，果见韩信器宇轩昂，气度不凡。暗想：汉王有此大将，观其统兵还定三秦之举，出手不凡，又想起送汉王入汉中，于褒中相别之前夜与汉王的一番晤谈，心中便觉宽慰。自此以后，汉王有辅政之相、统兵之帅、惯战之将，图谋天下，当不再难。

却说三秦已定，刘邦一边使萧何布政施仁，治理关中，一边使韩信整顿三军，操练兵马，为进击关东厉兵秣马，一时间，国势渐盛，国力渐厚，使霸王项羽刮目相看，寝食难安，即刻就要兴兵来伐。刘邦闻讯，召集众位谋士将佐，共商御敌大计。

待众人集齐了，刘邦便将项羽即将来攻情形说了大概，询问众人，有何良策。樊哙等众将是骁勇之人，闻说有仗便雀跃不已，萧何、韩信等却思忖不语。

“子房有何妙计，不妨说来，请众人商议。”刘邦仍是旧时习性，每有大事，必先问计于张良。

“用兵之事，应先请大将军献策。”张良尊重韩信，也是要先听听他的见解。

韩信见众人注目，便缓缓说道：

“将不练不强，兵不练不精。汉王虽已收定三秦，但长途奔袭，97连日征战，士卒疲惫，须稍事休整，方能恢复。再有，战中收复降卒甚众，

也须调教整肃，加紧操练，方能鼓舞斗志，临敌力战。总要约过月旬，方可迎敌。”

韩信说得头头是道，句句在理，张良听了，深以为然，暗自叹服。

“再有粮草，汉中所筹，多已消耗；再从汉中运来，路程遥远，恐缓不济急。如自关中筹措，五六十万人马，也须假以时日。”萧何接着说。

兵精粮足是用兵的先决，两人所虑都极有理。刘邦及众人听了，一时作难。张良见时机已到，便开口道：

“练兵筹粮，虽全力以赴，即刻之间，难以凑手。有此两患，若仓促迎战，虽借山岳之险，河川之要，不致于败，但成算不足。为今之计，只有一着，即设法使项羽缓兵，达此目的，再有战事，汉王可稳操胜券。”

“何策能使项羽缓兵？”这是众人所关心的。

“今项羽西来，彭城至关中，一千五百余里，大军行进，其势必缓，辎重随行，步履更艰。如能设法使其于途中迟滞，汉王时间当更宽裕，这是其一。如今齐、梁、赵、代、燕皆不听命于霸王，项羽当有所顾忌，如能以言辞说之，陈述利害，项羽当先平定五地，尔后西来，这是其二。两策之中，以其二为最佳。”

众人听了张良之策，颇觉有理。但谁予说辞，项羽肯为之动？这是最紧要的。

“子房，你有何法能说服项羽缓兵？”刘邦问。

“不妨修一封书信，送与项羽，以汉王之志仅在关中瘳之，以田荣之变在肘腋之间挑之。项羽必为所动。纵然范增知是缓兵之计，也无可奈何。”张良似已胸有成竹。

商议定了，张良当下便于汉王宫中铺绢研墨，一封书信，挥笔而成：

“……汉王之志，仅在关中，依怀王前约，使其王关中，则心满意足矣，又有齐、梁、赵、代之地，烽烟复起，患在肘腋之间，而汉王之虞，不过肌肤。古今将帅，善用兵者，未闻有舍肘腋而问肌肤者矣。愿霸王深思……”

项羽收到张良的书信，便与范增商议。范增明言：“此乃张子房为刘邦所使缓兵之计。”但齐、梁、赵等地实是心腹大患，舍此不顾，先攻关中，必首尾不能相顾，确是兵家之大忌，不可不察。

两人谋划再三，决定先兴兵征伐齐王田荣，尔后西进，攻击汉王刘邦。

## 第九回 话大势离间招二将 析情亩借署驳酈生

刘邦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局势变化得竟如此之快：须臾之间，胜败颠倒，攻守易势，自己反被项羽围困于这下邑小城之中，惊魂弗定，生死难卜。

发兵东进是十间的事。此前，用张良缓兵之计，诱使霸王攻伐齐王田荣，关中得喘息之机。定都栎阳，西击章平，定陇西六县，部署守备。军事既妥，又立汉社稷，广施恩德，抚恤百姓。两月之中，关中局稳，兵已练精，粮也筹足，便挥师出关。先降服河南王申阳，击败项羽杀韩王成之后新封的韩王郑昌，立韩太尉韩信为韩王，河南尽平。继而进略河北，魏王豹、殷王卬迎降，河北亦定。一时间，五路诸侯，尽属麾下，五六十万兵马皆供驱使。刘邦踌躇志满，春风得意，气贯长虹。

此时，谋士陈平献计：

“霸王伐齐，如陷泥淖，两相缠斗，久不能下，此天赐良机。大王如乘隙攻取彭城，必唾手可得。”

陈平的筹划并没有错。刘邦自洛阳起，采纳董公建议，借为义帝发丧之名，传檄天下，五路诸侯，如约发兵，前来相助。又以曹参、周勃、灌婴及赵军等部为北路，亲率夏侯婴、卢绾、靳歙及殷王卬、常山王张耳、河南王申阳、韩王信、魏王豹等诸侯军为中路，张良为军师，陈平为参乘，将军薛欧、王吸、王陵等为南路，并张耳、彭越等，向彭城进击。不久，三路大军在杨、萧地区会师，击溃楚军，攻克彭城。

错就错在刘邦袭取彭城之后，以为霸王都城已破，凭借顿失。不顾霸王之精锐之师尚在，不是刻意防范，寻机而剿，反而不思备战，懈怠于心，忙着收拾楚宫美人宝物，日日置酒庆功。待霸王留其诸将击齐，自率三万精骑疾驰南下，闪击彭城时，五六十万大军，一触即溃，死伤二十余万，汉王也险些丢了性命。最令汉王恼怒的是，当初相约击楚的诸侯尽皆背叛：陈余与楚约和；田横与楚结盟；彭越尽弃魏地十余城，率兵北撤，以求自保；殷王卬战死；魏王豹借故还国。至此，刘邦之大势竟自颓败。

面对危局，刘邦束手无策，众将不敢言再战，刘邦的大业又濒绝境，这是他不愿承认而又必须面对的事实。这时，又得到楚军进攻的消息，汉王惧忿交加，召集将佐，商议退敌图兴的良策。众人彼此相觑，一言不发。

“今大王虽处于困厄之中，但关中坚盾，后援尚厚，此不足虑。荥阳、成皋，居虎牢关，设防坚固，为河右要冲，大王可退守扼之，以为凭借，阻楚军西进，与项羽抗衡。”稍顿，张良又接口道，“除此之外，今诸侯皆去，大王一人与项羽匹敌，其势孤单。必施纵横连合之计，再结同盟，方能与项羽一决雄雌。”

刘邦听了张良之言，深以为然，说道：

“孤愿弃去关东之地，分授豪杰。但不知何人肯为效力，破楚立功，得享受此关东土地？”

张良又进言：

“九江王英布与楚有隙；魏相彭越助齐据梁，两人皆有大才，可以招至为我所用。若大王部下，莫如韩信。大王果将关东土地，分与英布、彭越、韩信三人，彼等必感激思奋，愿效死力，项羽虽强，也易破之。”

“此计着眼大处，如得施行，必获奇效。只是如今天下局势，变数甚多。韩信为孤大将军，自不必说，不知英布、彭越二人肯否为我所用。”刘邦表示担忧。

“大王的担心诚然有理。但项羽为人，不能服众，身边一范增尚不能用，况英布、彭越游移在外，自我割据，又与项羽早生心隙。大王如派能言善辩之士前往说辞，阐明大势，晓以利害，相机行事，使两者相与猜忌，必能使其背楚而从大王。”

刘邦听了张良陈述，豁然开朗：

“彭越今虽驻军河上观望风色，但自知与项羽结怨甚深，必不为项羽所容。孤今刻意与他联络，当不会拒。只是九江王英布需费一番周折，不知何人能往说之，使其背楚从我？”

“良愿往六邑一去。”张良答道。

六邑即现今的安徽六安县，为九江王英布的都城所在。

刘邦见张良愿往，并不答应：

“子房亲往，必能成功。只是中军之内，不能一日无子房。”言毕，左右相顾，静候众人。

这时，帐下一人挺身而出答道：

“某虽不才，自愿前往。”

刘邦闻声一看，却是随何。此人官居谒者，正是能言善辩之士。刘邦心中虽觉满意，但又感此事关系重大，不仅靠能言善变即可任之，便嘱咐道：

“卿前往六邑，必堪当大任。但其中玄机，须要预究。”复又转向张良，“子房下去，仔细筹划，你等二人商议妥贴，即可前往，务要成功。”

接下来，众人商议从下邑退兵，撤往荥阳扼守诸事，张良与随何二人便回到张良帐中，共同谋划。

“公今前往六邑，可有成算？”二人入座后，张良先自发问。

“并无成算。但自愿前往，总要设法，不辱王命。”随何答道。

“不知公至六邑后，如何说辞？”张良又问。

“仓促之间，并未细思。不过见机行事而已。”

“见机行事，固然不错。但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公今既前往游说，总要谋划在先，胸有成竹。不然一有闪失，身家性命之虞，自不待言，功败垂成，大王之事必误。”

“不知军师有何见教。”随何听了张良的话，悚然心惊，方知事关重大，遂用心思虑，但一时之间，尚无所得，连忙请教。

“当今之时，天下纷攘，诚如大王所言：变数甚多。各方诸侯皆作壁上观，察望风色，审时度势，或力图自保，或待机而动。九江王英布原为项羽盟友，随其入关，建功封侯，且现今项羽尚强，说其背楚，实属不易。”

张良说到此处，特意顿了一顿，留心观察随何，看他有何表示。

随何也是机敏之人，心想适才当着大王，军师出此建议，想必心中有数。今又自表畏难，定是考教与他。想到此处，开口说道：

“军师之言，确是实情。但欲成大事者，自有主见，总要审时度势，以定行止。英布枭雄，当不肯久居项羽之下，受其挟制。况又素知项羽难处，如看破其将失势，自会幡然悔悟，归附大王。”

张良听了随何这一番活，知其心中渐有头绪，便径直将平时所思坦开来说：

“公适才所言，尽占其理。但今一去，足履险境，要处处小心。所说之

辞，也应据实，使其信服。一要点破其心机，使其知晓，项羽对他，实已猜忌：相约伐齐，称病不赴；汉王进兵彭城时，又袖手旁观，并不前往救助。如此举止，项羽必不能容，这是绝其依附项羽之念。二要历数项羽弑义帝、毁盟约等恶行，使其知晓，眼下项羽虽强，但已多行不义，这是激其义愤。三要详述关中之富足，虎牢之险要，汉王之胸襟，使其知晓，情势之变化，必于汉王有利，这是让其看到将来之景象。有此三条，用心说之，其心必动。”

103

这一番条分缕析，使随何茅塞顿开。遂信心大增：

“军师果然成竹在胸，使何受益匪浅。如若我是英布，先自被说动了。”

两人计议半天，将种种细节都预先设想，对应之策也都议定。觉得甚有把握，再无遗算，即报知刘邦。刘邦准允。随何领了持节。带了礼物，率领二十余人，南使九江，前往六邑去了。

此后，刘邦收拢人马，离了下邑，由梁至虞，由虞至荥阳，把持要地，扼守关隘，使楚军不能西进。不久，英布果然杀了西楚使臣，决意向汉，下令出军北上，攻击西楚。项羽派大将项声、龙且迎战，缠斗数月，英布兵败，径来投奔荥阳，与刘邦相会，刘邦使其把守成皋。彭越也乘项羽进攻荥阳之机，渡过睢水，截断楚军粮道，一度曾攻陷下邳，败杀守将薛公，与刘邦遥相呼应，使项羽腹背受敌，首尾难顾。韩信则从赵地领兵来会，与楚军连战三次，皆获全胜，终使楚军败退，不能越过荥阳一步，韩信又使军卒沿河之滨筑起甬道，运取敖仓之粮，萧何自关中遣发士卒十余万已至荥阳。至此，刘邦渐渐兵精粮足，足以与楚军抗衡。刘邦则乘机回到栎阳，立长子盈为太子，使丞相萧何为辅，监守关中。大赦罪犯，以充兵戎，分守晋关、函谷关、峽关、武关等边境四塞。安顿停当，刘邦复又东往前线，以荥阳、成皋为核心，北沿大河西岸，南用嵩山、伏牛诸山为屏障，筑成防线，与项羽对峙。

恰在此时，项羽督军亲出，兵至虎牢关下，首向荥阳大举进攻。范增献议：

“刘邦固守荥阳，皆赖敖仓粮运。今欲攻取荥阳，必先截敖仓。敖仓粮断，荥阳乏力，一战可下。”

项羽纳计，立遣部将钟离昧，率兵万人，往截敖仓粮道，连番冲击，攻破几处甬道，劫取汉军军粮甚多，周勃闻讯来救，已是不及，反被钟离昧击败。荥阳城内，顿时慌乱。刘邦寝食难安，适逢酈食其来拜，刘邦即问计。酈食其答道：

“项羽倾国前来，锐气正盛，未可与敌。为大王计，只有分封诸侯，立六国之后，壮大汉势，方能牵制楚军，孤立项羽。从前商朝汤王灭了桀王，仍封夏朝后代；周武王灭纣之后，亦封殷朝后代，两朝都享有天下数百年。唯有暴秦，吞并六国，废其后代，所以速亡。今大王若分封六国后嗣，六国君民必皆感恩慕义，合力拥戴大王。大王得道多助，自可称霸。”

刘邦听了酈食其一番高论，连称妙计，说道：

“此计甚善，可即命有司刻印，赍封六国。各处都烦先生一行，为我传命。”

酈食其受了刘邦嘉许，喜不自胜，急忙吩咐有司官吏，刻铸六国王印，且已收拾停当，整装待发。

刘邦这才安下心来，顿觉腹中空虚，肌肠辘辘。士卒送来酒饭，正要享用，却见张良来见，遂大声说道：

“子房来得正好，可为我商决一事。”

张良闻言，趋前坐了。汉王接着说道：

“酈生献策，请封六国后人，壮大汉势，牵制楚军，不知是否可行？”

汉王虽语气柔和，似在征询张良意见，但心中暗想，此计张良必然欣喜。因张良原是韩国之人，祖上世为韩相，曾为报国仇家恨置生死于度外，处心积虑，博浪沙行刺，随韩王东归，极尽心机，欲振兴韩室。今虽已归汉，实出无奈，仍念念不忘父母之邦。项羽杀了韩王成，张良悲痛不已，竟有殉节之意；项羽继封吴人郑昌为韩王，张良更是切齿痛恨。后来刘邦东出函关，遣韩庶子信击败郑昌，收复韩地，封韩庶子信为韩王，张良又有意追随韩王，再回韩地。现今依酈食其之计，复封六国后人，韩国自然能重整国旗，再兴国运。张良岂不感激涕零？

不想张良听了，大感惊诧，神情严峻，厉声答道：

“谁为大王出此计谋？若如此，则大王之事必毁于一旦。”

刘邦听了，顿感意外，一时语塞。张良随手拿起几根筷子，比比划划，论起天下大势：

105

“酈生之计，实不足取，用之无异自断手足，自掘坟墓。昔汤武伐桀纣，而仍封其后人于杞地，乃自信能制其死命，不妨示之以恩。今日大王自问，能制项羽之死命否？”说到此处，张良有意打住，等汉王回答。

“今项羽陈兵关下，断敖仓之粮道。荥阳城中，人饥马饿，似已不能战。项羽欲置孤于死地，孤怎能制他于死命？”刘邦言语之中，似有无奈之意。

“这是其一。再说武王姬发，攻入商都朝歌，彰扬商容之贤德，释放囚禁中之王叔胥余，加高被陷害致死的忠臣比干的坟墓。敢问大王可能做到？”张良缓缓道来，接着又问。

“今孤受封巴、蜀、汉中之隅，仅得关中之地。虽举兵东来，有一时之胜，旋而屡战屡败，诸侯相背，不敢来助，关东之地，胜负难定，何言彰德天下，施仁于民？”刘邦又答。

“这是其二。又如周朝立国之后，开巨桥粮仓，发粟以济饥民，散鹿台之珍宝，发金银以助穷。大王自度，可能施行？”

刘邦听了，也不答话，只连连摇头。张良接道：

“这是其三，又有其四。商朝既亡，周朝代兴，将战车尽毁，改为乘舆，昭示天下：自此之后，战事永绝，不复用兵。量当今之时，大王也必难做到。”

张良见刘邦沉默，也不待答话，自顾阐发：

“其五，周朝天子用战马耕作，发于华山之南，以示不复再乘。而今大王终日鞍马劳顿，弃坐下之马，则不能行；弃军中之马，则不能战，于昨日君王实不相同。其六，周王放牛桃林，以示天下，再不用之运输军粮，而大王全赖关中接济，运载之车，供物之舟，驮粮之牛，不绝于河川道路。此乃大王又不同于周王之处。其七，天下英雄豪杰，抛亲戚，弃坟墓，去故旧，来从大王，无非希冀日后成功，得尺寸封土。今复立六国之后，尚有何地可封于诸臣？豪杰统皆失望，不如归事故主，大王得靠何人，共取天下？”

张良说到此处，不由激昂起来，脸色潮红，言辞锋利，逼问得刘邦全无应对之机。张良尚不停歇，紧接着又问：

“更有最为紧要的一层。如今项羽势盛，各路诸侯，尚且失约背汉，不敢相助，再封六国之后，必然慑于项羽威力，尽皆折服于楚，俯首称臣。那

时，大王岂不是自成独木孤撑之势？”

这一席话直说得刘邦心惊肉跳，惊然动容，遂跳了起来，竟将口中饭食狠狠吐出，大骂酈其食道：

“竖儒无知之极，几乎坏了乃公大事！幸得子房为孤指明，免得错行。”

说至此，刘邦急命左右，将刻制已妥的六国王印尽皆销毁。酈食其仔细思量张良之言，确是至理，再不敢发一言。

张良一番高论，条分缕析，由远及近，令汉王叹服，酈生受责。王印既销，刘邦方自坐了下来，安心吃饭。张良见了，就要离去，不想刘邦又拉他入座，说道：

“子房且坐，与我同食，还有诸事相问。”

张良听了，只好坐下，只是推说已用过饭了，不与刘邦同食。

刘邦虽贵为汉王，但于军中，战事紧急，所用饭食也极简单，不过冬葵、瓠瓜等菜蔬，只有一盘炙狗肉算是稀罕的美味，杯中所斟也是楚人喜饮的稻酒。刘邦见张良远远坐了，不肯同食，也不再让，自顾埋头食用。边吃边若有所思。

过了一会儿，刘邦抬起头来，面对张良：

“子房，还有一事，倒要请教，使我得解。”

未等刘邦说完，张良急忙接口：

“大王有事，尽管吩咐，不敢言教。”

“当年诸侯薛城相会，子房于初起之时，尚挺身而出，请封韩王；今再封六国后人之时，又为何言其不可？”

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”张良见刘邦放了碗筷，悉心倾听，接着答道，“大凡筹划制胜之术，须详察当时之形、势、情，知大体得失之数，辨临时之宜、进退之机，识其可否施行。故虽同事、同谋，胜负各异，得失不同，皆因情形有变，不可拘泥。陈王初起，各地响应，封六国之后，实广结盟友，为秦树敌之举。再则陈王封六国，宰割秦之疆城，不过空使恩惠。目下大王若封六国，则割己之有以资敌，不过图虚名而招实祸而已，诚不可施行。”

刘邦听了，若有所悟，频频点头。张良暗想：这正是汉王的优长所在。自起事以来，相随多年，计出仅王而收功效者，并不多见。但有一条，就是汉王虚怀若谷，博采众议，总能从众说纷坛之中，辨得失，察是非，正确判断，决定行止，因此能屡避祸端，摆脱险境。

说话间，刘邦进食完毕，仆从撤了器皿。张良见刘邦谈兴尚浓，想趁此良机，多说几句，使汉王想得深些，便接着说道：“用兵设谋，不可一成不变；定计施策，不可僵固不化。须应时迁移，应物变化。酈生之误，正在于此。当初怀王遣宋义救赵之时，宋义屯兵四十六天，静候秦、赵相搏，以为必如卞庄刺虎，一死一伤，好收渔翁之利。殊不知，战国时代，群雄并立，势均力敌，胜则获利，败则退守，并无亡国之虞。而此时赵国新立，秦强赵弱，安危存亡，系于刹那之间，赵既灭亡，秦势则更强，楚势则积弱，必难敌秦之攻击，此乃事情相同，而时机不同。又如韩信攻赵，背水扎营，能置于死地而后生；而彭城之战，我军背靠睢水，士卒奔命，淹溺致死，不计其数。皆因攻赵之兵，知战败必死，所以将士用命，全力拼斗。而击彭城之兵，遇难思退，并无死战之心。此乃事情相同，内情有异之故。”

张良见刘邦虽仍谦恭细听，脸色却有些尴尬，便觉自己自顾陈述，有些

忘形，竟将彭城之败也牵了出来。又细观察，见刘邦虽然尴尬，并不介意，也就放心了。

不知不觉间，天已渐晚，与刘邦这一番论谈，将近两个时辰，张良也觉腹中空落，便告辞刘邦，回到自己帐中，传唤姬康，取了饭食，独自一人吃起来。

这姬康自从在彭城与张良相别，同姬定一起前往下邳，星夜接张良夫人及两个公子来到沛县，恰逢王陵来迎，一同经宛城、武关，折向甫行，回到汉中。三秦既定，又移家栎阳。张良身边无得力之人，夫人要派姬定、姬康东来相从，张良念姬定年事已高，不劳他于疆场之上往来奔波，便只让姬康来随。

吃饭间，张良想起适才与汉王的晤谈，不由勾起一段心思。楚汉元年八月间，刘邦率军东出函关，攻略中原，先使韩庶子信收复韩国故地。庶子信大败项羽所封韩王郑昌，刘邦继而封庶子信为韩王。这对张良来说，无疑是件喜事，起码是个安慰。毕竟自己曾为韩王成的司徒，今韩王又封，韩国又立，祖宗基业，父母之邦，情感自然不同。

刘邦深知张良心思，于封韩王信的当天，便将他请入王府，以礼相待，甚是周到。未了，便谈起新封韩王之事，说是请他参议。

张良明白，韩王既立，自成一统，率兵镇守韩地，自有一套策略。更有刘邦面授机宜，无非守土安境，相助刘邦，与项羽争锋，国中诸事，无须他多言。刘邦的意思是探他口风，看他是否有意再回韩国，追随韩王，重振韩室。他沉思良久，只答了一句话：

“良之归属，听凭汉王处置。”

“处置”两字，用得有些重了。但唯其如此，能达心中之意。汉王听了，十分高兴，心中担忧尽释。刘邦担忧的正是怕他执意归韩，为已所不能用。

要说归韩，张良不是没有想过。出关之前，他已料到：郑昌虽受封韩王，但距彭城千里之遥，距关中则在咫尺之间。汉王大兵东进，韩地必为剑锋所指，举手之间，必当收回，如立新王，必须有人辅佐，自己充位，理所当然。可纵观天下，回想近年，战乱频仍，百姓遭乱，唯有统一，方可安定。他对分封诸侯、相与拼杀的局面，已经有些厌倦了。然而汉王重封韩王，自己却不能阻拦，一则于心不忍，二则于心不安，三则于心不甘。说到底，皆因自己曾是韩国的臣下。如果韩国百姓知道自己阻拦再立韩王；如果庶子信知道自己从中作梗，使他不能称王，则必为韩国子民所不容。这个恶名，他没有勇气担当。

那么，如今韩王信初立，自己何去何从呢？刘邦派人召见，他立刻就想到了这一层，知道这是汉王所关注的。他对目前的处境作了一番估量，又将韩王信与汉王作了一番比较。除去曾为韩国司徒的羁绊，就必须对两者的将来趋势作出判断。用兵尚且要与时迁移、应物变化，辅佐君王，更应如此。古语云：“贤君择臣而佐，贤臣择主而仕。”君王的“择”实在与臣子的“择”有所不同。君王择臣，可招之即来，为已所用，又可挥之即去，弃若敝屣。而作为人臣，却没有这种自由。既为人臣，君王昏庸，则进退维谷，“仕而弃之谓之不忠，与其同患难则为不智”。因此，大丈夫决不可轻易失身于人。而就两王而言，凭心而论，汉王自然高出一筹，乃可成大器之人，足可借之以成大业。

由此，张良便有了“听凭汉王处置”一句答辞。细细想来，也只有如此

作答，方才妥当。既免了韩王的不快，也去掉汉王的心疾，还保住自己的节操，算是三全其美的妙答。

想完这些，张良又回到现实中来。如今，项羽兵临城下，又断了敖仓粮道。荥阳、成皋虽为天险之地，但君王赖将帅，将帅赖士卒，士卒赖粮秣。粮秣既断，关中遥远，缓不济急，这荥阳、成皋怕是难守了。自己身为军师，有何良策能助汉王脱此险境，免遭厄运呢？

## 第十回 再进兵败退小修武 慎人帐潜取大将印

刘邦终于未能守住荥阳、成皋一线。

五月间，张良眼见荥阳城中，粮秣匮乏，军心恐慌，力不能支，便向刘邦献策：

“目下形势危急，不如再施缓兵之计，暂与项羽讲和，相约以鸿沟为界，以东归楚，以西归汉。”

汉王听了，欣然答应，遣使入楚，致书项羽。不想项羽不肯答应，范增更是认为：汉军求和，必然力乏，更要加紧攻伐，使其不得喘息。项羽乃亲督将士，将荥阳城池团团围住，四面猛扑，昼夜不息。

恰于此时，项羽也遣使入汉，借机探察荥阳城中虚实。刘邦用陈平反间之计，派人混入楚营，散布流言，假说范增、钟离昧与汉串通；又假意误认霸王使者为范增亲信，前恭后倨，使霸王对其心生猜疑，夺其权势，渐自疏远。范增为此又恨又怒，请求归隐居巢老家。项羽竟不阻拦，即予准许。范增于归乡途中，背生疽痛，病怒交加，死于途中。项羽闻知，十分懊丧，自知中了反间之计，盛怒之下，攻打荥阳更急。守城汉军，连日抵抗，已筋疲力尽。

值此危如垒卵之际，汉将纪信献议，假扮汉王，以夜色为掩护，相拥出东门，扬言城中粮绝，汉王出降。楚军闻讯，欢呼雀跃，城西之兵都来东门观看。刘邦乘机与数十骑出西门逃至成皋。

项羽捕获纪信，方知上当，杀了纪信，猛追至成皋，乘势攻打。成皋途破。刘邦无奈，只好率张良等一干重臣返入关中。至此，虽荥阳仍由周苛、枞公困守，但已成孤城。刘邦经营半年之久的以荥阳、成皋为核心的防线，已被项羽所破。

进入关中，摆脱了险境，目中所见自是另外一种景象：千里沃野，树木葱茏，村落横亘，鸡鸣犬吠，无际的麦黍即将成熟，散发出清新爽朗的气息。一种淡淡的归隐田园的渴望，从张良的心底泛起，但随即又远去，这是不可能的：乱世之中，自己下邳避祸、黄石赠书、平生苦学，不都是为了待机而发、一展抱负吗？或许将来，海内一统，四海升平之后，能享受一段恬淡宁静的生活。正如《太公兵法》所说：“夫能扶天下之危者，则据天下之安。能除天下之忧者，则享天下之乐。能救天下之祸者，则获天下之福。”

回到都城栎阳，家人相聚。夫人格外高兴，并不问战事成败，只是一心温柔体贴。或精心烹调，使他餐餐惬意足食；或终日相守，唱喁倾谈，家中诸事，邻里往来，凡觉有趣的事尽皆叙说。不疑、辟强两个孩子，虽都已十岁有余，见父亲归来，也无心读书，承欢膝下，终日追逐嬉闹。张良置身其中，陶陶然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但张良一天也没有忘记关外的战事，时常眼看着妻儿的笑脸，耳听着妻儿的欢语，心中回忆着楚汉对峙荥阳、相与攻防的经过。兵法云：“获固守之，获厄塞之，获难屯之。”荥阳、成皋都是要塞之地，坚守阻塞，势所必然。但汉王得而复失，不能久据，看来，须另辟途径，相与配合。想到此，心中便有了打算。

隔了两日，张良来到汉王宫中拜望，入座之后，刘邦便问收集兵马、与

楚再战之计。张良正要进言，萧何、曹参、周勃等也来拜望。

112

刘邦见重臣股肱不约而来，心中格外宽慰，不等众人开口，先自说道：

“今荥阳兵败，实不足虑。孤据关中，后援充足，一时失利，兵家常事。只是举兵再战，须有一良策，昨日有一人前来献计，称不如自武关出兵，诱项羽南来，使其疲惫分力，尔后寻机攻之。不知此计可行否？”

刘邦说话之时面对着张良，意在请他参议。

张良环顾左右，见无人应答，便开口说道：

“大王之意，确是高见。”张良不知献策之人是谁，便当作是刘邦的主张，加以阐发，“良多日思虑，正是在此。想前番荥阳之战，汉王坚守，拼死相斗，固然不错，实因荥阳、成皋一线为函谷屏障，不守，则项羽必挥师西来，兵临崤、函，锋指关中。但尚有一层并未虑及：项羽兵强，不可力胜，应攻守相辅，多方袭扰，使其疲于奔命不能专心一处，方能转劣为优，变弱为强。自武关出兵，必有所获。但仅此一举，尚不足以破楚。”

“子房还有何策？不妨悉数道出，请众人参议。”

刘邦见张良言犹未尽，知他还有话说，接口问道。

“汉王可自武关出兵，同时相约彭越南下睢水，袭其北侧；复使英布往九江，攻其南翼；又令韩信、张耳率赵军南来。此时，项羽陷于四面合围之中。如分兵拒阻，必处处力薄；如合兵单攻一路，则其他三路相扰，又首尾不能相顾。如此，项羽虽强，难有回天之力，必陷于困境。”

“真布网罗雀之计也。”

萧何听了，先自叹服。刘邦也频频点头，当下便命萧何筹措粮草，令周勃等大将整肃兵马，择日出兵武关。同时，由张良修书派员，与彭越、英布相约，共击项羽。

楚汉三年五月末，刘邦再集关中之兵，仍以张良为军师，由武关东出，扎营于宛城、叶县一带。项羽闻讯，命部将终公守住成皋，自率主力，兵发宛、叶，与刘邦接战。

113

刘邦得报，知项羽大军已在襄城，据河扎营，便有意出战：

“楚军劳师远来，趁彼立足未稳之际，正好攻之。”

张良却持异议：

“汉王此番东来，自要主动进攻，一改往日困守之法。但不应忘了，四面合围之策的根本，在于多方袭扰，使项羽疲惫。如今项羽初来，即与他接战，一则有违初衷，二来正合项羽之意。”

“子房既言不可出战，项羽来攻，当如何应之？”刘邦接问。

“楚师远来，意在速战速决，势不能久。”张良的语气神态，仿佛极有信心，“宛、叶之地，虽无险隘，但伏牛山域，当可凭借。只须坚壁清野，步步据守，待英布、彭越如约发难，楚军必然气馁，项羽必萌退意，以顾他救。那时，汉王乘势掩杀，必一战可复成皋。”

刘邦依计，深沟高垒，不与接战；项羽屡屡寻衅，终无机会。不几日，张良的判断果然应验：英布于九江发兵甫下；彭越强渡睢水再破下邳。

项羽闻讯，十分震惊：睢水上游为楚军运送淮、泗粮秣之据点，下邳为掠取鲁地粮秣之枢纽，皆为命脉所系，不能不救。项羽只好自率兵马，还击彭越。刘邦则乘机与英布之九江人马合于一处，急袭楚将终公，一举克复成

皋。

战场的情势，真是瞬息万变，依张良的筹划，项羽东去攻击彭越，路程颇远。倘若彭越能够与之缠斗月旬。汉王取成皋之后，略事休整，再布防线，尔后尾随东进，加上韩信、张耳率赵军来助，项羽势必三面受敌，陷于被动，难以应对。不想，彭越拥三万大军，闻项羽东来竟不战而去，引兵退回河上，不与交战。韩信、张耳所率赵军屯驻修武，也未赴约。项羽军中有三万骑兵，乃巨鹿之战时得自秦军王离属下，又系蒙恬征伐匈奴时俘获，内中多楼烦骑兵，精勇异常，往来奔突，进退神速。因此，彭越未战而退，刘邦经营荥阳、成皋之时，项羽即复军西来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先破荥阳，杀汉军守将周苛、枞公，掳韩王信，又以乘胜之威进围成皋。

荥阳陷落的消息传至成皋，刘邦毫无思想准备，一时间方寸大乱，不知所措。

张良虽暗自心惊，毕竟能沉得住气，安慰刘邦说：

“荥阳虽失，成皋仍可守，且后有巩县为依托，可速遣人往河内，召韩信、张耳来援。”

按说，此时此地此策可用。但刘邦听了，沉默不语。张良方有些省悟，前番汉王被困荥阳，尚有纪信冒死诈降，汉王于九死之中求得一生。如果成皋被围，再度遭困，谁人再为纪信，项羽怎能再度受骗？

想到此，张良转而又道：

“如舍弃成皋，大王须及早离去，不敢延误。”

刘邦听了，当即就要传令，率军向巩县撤退。张良见状，急忙拦住说：

“大王，撤退之事，既要迅速，又要从容。但是不能往巩县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不等张良说完，刘邦先截住问道。

“撤往巩县，虽有守将樊哙可依，实则是引敌深入。如项羽又围攻巩县，孤城向敌，如何应对？”

张良有些急了，言不择辞，倒有些诘问的意思。见刘邦不语，接着说道：

“不如一面北渡河内，分霸王之力；一面知会樊哙，巩固巩县，用心防守。还有一件事。成皋一失，敖仓必陷，应速速派人告知周勃，焚了粮库，即往巩县，与樊哙同守城他，以免遗粮资敌，于大王不利。”“对，对！依你。”

于是刘邦下令，一面从成皋城北的玉门撤退，一面沿途预先几处设伏，迟滞楚军。

王令未下时，楚军前锋已达成皋东门，汉军不敢恋战，稍作抵抗，即弃城而去。

渡河也并非易事，兵多船少，无人调度，秩序大乱，溺水而死者不在少数。恰值盛夏六月，赤日炎炎，水深浪急，片片叶舟出没于波涛之中，舟中之人无不惊心动魄。

全赖夏侯婴之力，夺得一艘木船，将汉王、张良及所乘车马载了，率先向北岸急渡，过河之后，远远望见南岸人马杂沓，彼此争船，乱作一团，仅有的少量船只也不得发，误了许多时间。

看着天色将晚，三人也不等待，就要往小修武而来，仅有一马一车，刘邦坐在车上，夏侯婴执缰驾车。张良碍于君臣之礼，死活不肯上车与刘邦同座。刘邦见了，一时性急，大声责问：

“此地离韩信营中尚有三十余里，楚军在后，子房莫非要误我不成？”

张良见刘邦着急，想起虽有礼数而不可违君王之命，便登车与刘邦同座。修武旧县有东西二城，东为大修武，西称小修武。韩信、张耳所率大军驻扎在小修武。

刘邦一行三人进得西城，夏侯婴驾车便要往韩信中军大营而去。张良眼见夜色朦胧，星月昏暗，又闻修武城中更鼓寥落，若有所思，遂悄声问道：

“大王，今夜便要往韩将军营中歇宿吗？”

这一句问话实在大有深意，颇费思量，夏侯婴虽专心驾车，也听得清清楚楚，不等刘邦开口，便截住答道：

“已进城中，自要往韩将军营中去！”

而在刘邦听来，既北渡黄河，原本是奔韩信处来的，明知故问，便是有须留意之处。想到此，对张良的询问虽一时不能全解，却也有些省悟，即刻对夏侯婴说：

“先不要往韩将军营中去，且找个客栈，借宿一夜，明日再去打扰。”

这“打扰”便是客气。君王对臣下的客气，未必都是礼贤下士的好事。

刘邦的决定，夏侯婴听了疑惑不解；张良听了却暗自庆幸，微微地舒了一口气。客栈是民办的，很不起眼，宿客稀少，尽是贩夫走卒，并不留意相互身份；店主招待甚是殷勤。

秦汉时期，官办的客栈称为传舍，为往来官吏所用，不留宿平民。而民办的客栈则称为逆旅，房舍简陋些，刘邦并不嫌弃。夏侯婴要店主开了两间房，原本打算汉王一间，自与张良一间，不想刘邦却先自开口交待他：

“你安顿了车马，自回房中吃饭歇息，明日早起。今夜我同子房一起宿了。”

张良听了自忖：今夜汉王必有一番计较。

刘邦进了房舍，店主送来两份粗食，无非麦饭、蒸饼，尽是平民所食之物。刘邦也不说话，示意张良同吃。两人草草用罢，店主进来收拾利落，张良随后拴了房门，自趋刘邦下手坐了。正在思量如何开口，说些什么，不想刘邦竟单刀直入，开门见山问道：

“子房莫非对韩将军心怀疑虑？”

这话问得突然。张良虽早有所思，但乍地闻之，仍不免惊然惊心，因为此事对于汉王关系实在太重大了。话一出口，覆水难收，后悔都来不及。于是，未曾开口，先察看刘邦的神色，但见笑容尽敛，说不清是严肃、忿然还是惊恐，抑或三者兼而有之。

停顿了一会儿，张良见刘邦仍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心中反而平静下来：事已至此，恐怕不说也不行了。因为汉王既已觉察，不有所表达，汉王自然产生芥蒂，而自己既已追随汉王，心中所虑缄口深藏，便是不忠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谨慎，说得恰切，使汉王领会，尔后自作决断，才是正策。

想到此，张良荡开一笔，从远处说起：

“大将军攻伐燕、赵之地，已有十个月。自十月破赵于井陘口至今，也已九个月了。”

看似自言自语，极其平淡的一句话，却意味深长。刘邦听了，不由得陷入沉思之中。

上年八月，刘邦遭彭城惨败，尔后部署关中，复还荥阳，谋划与 117 西楚对垒。当时顾及魏王于彭城之战以后，断绝河津，叛汉归楚。因为魏处河东地，都平阳（今山西临汾县），东连上党，西略黄河，南通汴洛，北阻

晋阳，对关中、荥阳、成皋及汉河渭之运输线威胁甚大，遂使郦食其前往说降，不成。九月，即遣韩信率三万大军前往攻伐。韩信佯攻临晋，暗使曹参率步军以木罌潜渡夏阳。魏军屡遭败绩，魏王于东垣（今山西垣曲县西）被擒，魏地五十二县尽皆平定，置河东郡。十月，韩信又沿当年秦始皇伐燕、赵之路线，先北上击破代兵，斩杀代相夏说，取太原，置太原郡。尔后，与陈余所率二十万赵军对阵井陘口，背水一战，大破赵军，生擒陈余，斩之于泜水南，又斩赵王歇，赵地皆平。再用赵将李左车之计，兵不血刃取下燕地。至此，古之七国之地，韩信已定其三，兵力大增，已达十余万，且有意东取齐地，如探囊取物。

想到此处，刘邦暗自惊叹：韩信之功，实在不小，韩信用兵，神出鬼没。但对张良说的却是另一番话：

“大将军攻伐魏、代，击破燕、赵，劳苦功高，何虑之有？”

张良听了，知道刘邦已有所思，只是不愿捅破一层薄纸，便也顾左右而言他：

“大将军之功劳，不可谓不大。但其间汉王与项羽对峙荥阳、成皋，几番交战，两度困陷，退回关中，复又还来，浴血拼杀，惊天地而泣鬼神，大将军并非不知也。井陘口破赵，距今已九个月，汉王自武关出兵东来，曾与大将军相约，会师荥阳，不知大将军姗姗来迟，是何原因？更不知汉王已到荥阳、成皋，而大将军屯兵修武，隔岸相望，又为何故？”

张良原来是要隐晦达意，说到后来不知不觉间，连连设问，倒是过于直露了。

正因为直露，刘邦悚然动容：

“难道韩信有心背我？”

刘邦直呼“韩信”而不称“大将军”。此话算是点题。张良无须遮掩，索性坦开来说：

“大将军之统御用兵之才，大王属下无人可与之匹敌；大将军之战功，大王属下无人可与之匹敌；大将军现今手中之兵、座下之地，大王属下无人可与之匹敌。唯此三条，大王应慎思之。”

话仍是正说，意思却在言外。这一点，刘邦是知道的：恃才可以自负，居功可以自傲，拥兵可以自重。以眼下的情形，韩信如有二心，完全可以依河而拒，尔后收取齐地，自成一统。到那时，项羽束手，自己无奈，怕只有退守关中之地了。

想到这里，越发惊心动魄，如芒在背，一脸汗水不觉顺颊而下。再回顾自身，流寇一般，今夜竟屈居于逆旅之中。幸而张良提醒，未得贸然闯入韩信营中，否则，怕是生死难卜了。

见此情景，张良明白，汉王已经参悟透彻，对大将军的估计，对自己的处境，已了然于心。所要谋划的，是明天的作为：

“不知大王明日怎样去见大将军？”

刘邦犹自陷于惊惧之中，一时并无成见，脱口道：

“全赖子房计议。”

张良说道：

“首要之事是夺其兵权，尔后施行调遣。要么随大王南渡黄河，再与楚军接战；要么少与人马，令其攻取齐地。”

这话说得平静而又干脆。汉王首肯。

接下来便是商议行动的细节。刘邦首先想到的是夺取韩信的印信。这印

信便是统帅将领的凭据，调兵遣将、颁布军令的信物。

“大王说得不错。但取其印信也非易事，须要得法。”张良见刘邦注目，似有不解之意，便接着问道，“大王可知信陵君魏无忌杀晋鄙救赵的故事吗？”

对于刘邦来说，这个发生在五十四年前的故事并不遥远。

这是一个与兵符有关的故事。

公元前 259 年，正是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。秦国大举进兵，攻伐赵国，围攻都城邯郸。唇亡齿寒，其余各国争相赴援。魏安厘王魏国也派大将晋鄙，率军十万，北上赴援。秦昭襄王嬴稷派人警告 119 魏国：“谁敢来救赵国，我灭赵之后，首当攻之。”魏王惊惧，令晋鄙扎营邺城。晋鄙停止不前，等待观望。赵国的平原君赵胜之妻，是魏国信陵君魏无忌的姐姐。因担心邯郸被破，姐姐受辱，魏无忌屡次请求魏王训令晋鄙进军，又联络朝臣，游说魏王，均未奏效。魏无忌悲愤交加，无可奈何，集结门下宾客及战车百余辆，轻车直进，准备与秦军决一死战。其谋士侯嬴却不赞成，建议他利用曾为魏王最宠爱的如姬报杀父之仇的关系，取得兵符。果然得手。

这兵符为铜制，上铸虎形，表示勇猛，又称“虎符”。从中一剖为二，一半君王存，一半交统帅。君王的任何命令部须用兵符作证，两半密合，方可接受。

不想，魏无忌到了邺城，晋鄙验明兵符仍满腹疑虑，说：

“我率十万大军驻防边境，你单车匆匆而来接任统帅，如同儿戏。”遂以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为由，拒绝交出兵权。魏无忌无奈，只好击杀晋鄙，夺取了军队。

刘邦毕竟不知典籍，前朝之事，难知其详。但听完张良叙说，便得其中要领：

“难道韩信竟敢不交出印信？”

“不可不防。”张良的回答极为简略。

刘邦一时语塞。张良见状，便道出巧取之计。刘邦听了，自然欣喜。

不想这时有人敲门。张良起来开门，却是夏侯婴。刘邦见了，暗自凉诧。

张良问道：

“夏侯将军为何尚未歇息？”

“大王未眠，不敢歇息。”夏侯婴答道。

原来，夏侯婴安顿了车马，独自用饭完毕，就要来拜汉王。但见房门紧闭，便知两人尚未歇息，定有大事相商，一直在门外守候。

刘邦对夏侯婴自是嘉赏，遂又囑道：“明日五更，你即起来，喊我与军师。现在歇息去吧！”

夏侯婴遵命而去。刘邦和张良也都睡了。

第二天五更时分，夏侯婴果然来请刘邦及张良起床。三人顾不上洗漱用饭，悄然出了客栈，径往韩信、张耳大营中来。

此时，大营之中，一片沉寂，营内将士正自深睡。夏侯婴下车，喊起守门士卒。士卒尚自睡眠膝陇，见刘邦未着王服，也不相识，即问何处差人，不放入内。刘邦诈称汉王派来之人，奉命来此，有急事报与大将军。守门士卒闻有王命，不敢阻拦，只说大将军尚未起床，待往营中通报。刘邦也不多说，抢先一步，跨入帐内。帐内中军护卫却是认得汉王，慌忙上前行礼。刘

邦摆手示意，不让他说话，独自来到韩信卧室。只见韩信仰面而卧，鼾声正浓，睡得正香。刘邦仍不作声，走近床边，见床案之上，一片狼藉，印信兵符都在上面，便一把抓在手里，走出帐外，命军吏传令各营诸将，都来中军大帐集合听命。

众将多在梦中，一听召令，不知何事，只道大将军点名，连忙进帐参见。进得帐中，见汉王高坐于上，大吃一惊，急忙下跪行礼。

众将行礼完了，刘邦亲自发令，将诸将改换职守，互相调动，都派出去备战。

这时，韩信、张耳方被士卒叫起，整衣净面，来见汉王使者。进得帐内，见是汉王亲至，连忙上前，俯首请罪：

“臣等不知大王今日驾到。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！”

刘邦也不追究，只是微微一笑，平声说道：

“二位将军并无大罪，快快请起。只是营中守备懈怠，若有敌来，恐有危险。身为将军，自当夙夜警惕才是，不可高枕无忧。还有这印信兵符，甚为要紧，切不可随便放置。如若丢失，必酿大祸。今后务要小心。”

韩信、张耳听了，更觉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。但见汉王并无责罚之意，心中也觉宽慰了些。

刘邦接着又说：

“韩大将军，我曾相约你南下渡河，会师荥阳，合攻楚军，而今将军人马驻扎于此，不见进兵，不知何故？”

韩信听出刘邦话中有责问之意，连忙答道：

“大王有所不知。现今齐地尚未收复，赵地也尚不稳，如果渡河南下，恐赵人蠢动，又起祸端。”

韩信抬头看了一眼，见刘邦闭目细听，便接着说道：

“赵地之人，民风强悍，虽已初平，人心未服，必将成大王心腹之患。仅凭张耳留守在此，恐势单力薄，不能久持。另外一层，大军转战赵、魏之间，士卒劳累，锐气已减，急需休整。如一意孤行，匆忙再战，齐军骁勇，而我军士卒又疲惫不堪，不耐苦战，必陷被动。”

韩信稍作停顿，见汉王仍不作声，又接着说道：

“因此，臣下决心彻底平定赵地，稍事休整，尔后伐齐。今适逢大王驾到，可暂且屯兵于此，等待时机，收复成皋。臣即刻率兵东进，攻伐齐地，仰仗大王威力，必可一鼓作气，攻下齐地，然后与大王合兵一处，共击楚军，不知可否？”

刘邦听了韩信一番陈述，转怒为喜，遂和颜悦色发布命令，由张耳带领一部人马路回赵都镇守，韩信率领未跟张耳归赵的兵马，尽速东进攻齐。所有屯驻修武的兵马，原地坚守，由汉王亲自统领，休整练兵，准备再次出击楚军。

分拨已定，刘邦又宣布，擢升韩信为相国，韩信、张耳听令后，不敢再在修武逗留，急速收拾行装，集合将士，分头向齐、赵两地进发。

韩信、张耳既去，刘邦坐拥修武大营，得了许多人马，成皋诸将也陆续来到，声威复振。只是听说荥阳、成皋城破的情景，心中十分难过。

荥阳守将周苛、枞公都是赤胆忠心之人，为刘邦守城，一向卖力。前番刘邦荥阳脱险，逃出城外，楚军并不进荥阳，径直绕城而过，追至成皋。刘邦西入关中，荥阳已成孤城。两人不思退路，拼命撑守。项羽几番攻打，终

不能下。待刘邦自武关出兵东来，又克成皋，两将欣喜，道项羽东击彭越，一时不致骤来，防备就有些疏忽，城中军民也都想松一口气。不想楚军忽然又来，乘锐攻打，周苛、枞公连忙登城部署拒敌，已是不及。楚兵四面齐上，把荥阳城攻破，周苛、枞公一并被擒。项羽入城之后，先召周苛问道：

“将军坚守孤城，至今才破，不可谓非能战之将。可惜误投刘邦，终为我军所擒，若肯向楚降顺，孤当授汝上将军，封邑三万户。不知将军愿意否？”

周苛听了，睁目怒叱道：

“汝不去投降汉王，反要劝我降汝，真是怪事！汝岂是汉王敌手？”

项羽怒起，厉声骂道：

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，孤若将汝一刀两段，还太便宜。”项羽使人取来鼎镬，将周苛衣服剥了，投入镬中烹死，又将枞公推出斩首。

## 第十一回 渡白马楚军粮道绝 屯广武霸王险象生

刘邦屯军修武，整肃人马，操练士卒，但一刻也没有忘记黄河南岸的荥阳、成皋二城。项羽不战而获成皋之后，迅速进兵，直挺敖仓，刘邦焚烧敖仓之粮的命令尚未到达，项羽大军已至，敖仓守军力不能敌，一部分撤往巩县；一部分汇入北撤大军，渡河北来。楚军得到敖仓储粮，供给无忧，士气复振，军心稳固。由于累月征战，需要喘息，并不急于西攻巩县，反而将攻击方向指向黄河北岸的刘邦，四处搜集船只，网罗船工，操练水兵，准备渡河作战。

转眼已过两月，时近仲秋，天气渐凉。刘邦虽依黄河天险，并不忧虑项羽渡河北来，但觉光阴荏苒，困守于此，终非良策，常觉焦躁。

两个月中，张良病卧于床，几乎不能起身，对于军事也疏于过问。他的身体原本羸弱，成皋历险，渡河惊悸，客栈忧思，加上偶感风寒，终至浑身酸疼，冷热交替，咳嗽连连，一病不起，好在自己颇通医道，服食药石，悉心调养，渐渐有些好转。

一日，天气晴好，张良靠在床上，围被而坐，创览兵书。忽然姬康来报：汉王驾临。

对于臣下，这是一种恩遇。张良慌忙起身下床，整衣相迎，刘邦已踏步而进，将他扶住：

“子房，尽管躺下，不要拘礼。”

张良还是勉强起身，整了衣冠，侍刘邦入座。

刘邦问了张良病情，知己渐渐康复，欣喜之色，溢于言表：

“子房康复，三军之幸。收复荥阳、成皋有望了。”

张良听了，顿觉愧疚：汉王视自己身躯为三军所寄，实为过誉。倏忽两月，病魔缠身，不能尽力，是自己的失职。想到此处，便问道：

“现今兵集于此，休练已久，该是越发精壮。河内之地，自周朝始，早已开发，素来富庶，粮草不愁。不知汉王对今后战事，有何打算？”

刘邦听了，并不正答，却反过来说道：

“正要听听子房的高见。”

张良见刘邦有意要听他的参议，沉思片刻答道：

“汉王自武关出兵时，相约英布、彭越合击项羽楚军，小有成效。荥阳、成皋得而复失，祸不在此计，而在于三方呼应不及，彼此失连。今楚军屯兵河南，汉王渡河，以力胜之，实难奏效。不如仍与彭越相约，并派军南下，扰其后方，截其后援，迫其分兵，荥阳、成皋或许有机可乘，一举克复。”

刘邦听了并不言语，微微点头，似与心中所思不谋而合。顿了一顿，又问道：

“彭越之兵已不算少，三万之众，施行袭扰，绰绰有余。修武虽人马众多，但渡河强攻，颇费劲力，再分兵出去……”

刘邦说到此处又顿住了，意思很明白，一是担心渡河之时，力不能逮；二是手中人马离他远去，于心不忍。

“汉王，”张良正要陈述，却咳嗽起来，躬腰塌背，浑身抖动，十分费力，姬康见了，忙送一杯茶来。张良啜了一口，用力咽下，才觉好些。吸了

一口气，又接着说：

“彭越虽与项羽积怨甚深，对秦亡之后不能受封耿耿于怀。但自惜兵马，怀坐收渔利之念，合攻之时，不肯用力，终不能有大用。派兵前往，其意有二：一是渗入其中，使其袭扰之举，持之以恒，贯彻始终，不使楚军稍有喘息；二是授其以法，务要狠击楚军粮秣辎重之要害，还要闪跃腾挪，飘忽不定，使项羽顾此失彼，不能全神贯注于荥阳、成皋。如此，虽修武兵减，但荥阳、成皋势弱，汉王实可收事半功倍之利。”

刘邦听到此处，顿觉茅塞大开，脸上神情也显开朗。张良继续进言：

“只恐彭越尚难鼎力相助！”

这使刘邦又有些扫兴。

“汉王还要派人对彭越往日相助之举特加嘉慰，并明示破楚之后，所有旧梁诸地，均可由他区处。如此，彭越自当不遗余力，奋勇而为。”

对刘邦来说，这倒不难。一则曾经许愿，与天下英雄共享关东之地；二则不过虚诺，破楚之后，究竟如何，却是后话。

计议已定，刘邦对张良又殷勤问候，嘱其善加调养，早日康复，便自往大营中去，调兵遣将，择日出师。

派往相助彭越的是刘贾、卢缩所率的二万人马，还有灌婴所率的数百骑兵。八月末旬，大军从白马津（今河南滑县境内）渡河，与彭越相会，兵不稍歇，即南下攻击，以霹雳之势，连拔睢阳（今河南商丘县南）、外黄等十七城，于楚军后方攻城略地，极力搜求楚军粮秣辎重所在，或劫掠，或焚烧。一月之间，于旧梁之地往来奔袭，使楚军后方、侧翼烽烟频举，供给屡断。

项羽见此情景十分焦虑，遂率军东往，攻击彭越，以救后援。临行之时，对留守荥阳、成皋的大司马曹咎与塞王欣格外叮嘱：

“二将须严加守备。纵然刘邦百般挑战，千万不可出战，只须坚守阻截，不使其东行。孤月旬之间，定可平定梁地，立即返回。”

项羽果然神勇，不久即将唯阳、外黄等十七座城池全都收复。而彭越见项羽东来，并不接战，率兵北去，攻下谷城（今山东东阿县治），斩杀守将；灌婴则率五百精骑扰袭阳夏（今河南太康县）。项羽引兵南攻阳夏时，彭越又引兵攻下昌邑（今山东金乡县西北）一带二十余城，获取粮食十余万斛，全部运往修武汉军大营。

转眼之间，又是两月，张良的身体已经康复如初。常有探马来报，知有刘贾、卢缩、灌婴相助，彭越于楚军后方屡屡收功，引得项羽东去。张良心中十分高兴，便建议刘邦乘机渡河南下，攻取荥阳、成皋，再筑防线，不想刘邦听了却有些犹豫：

“项羽虽去，但秦守将曹咎也颇为骁勇。恐怕急切之间，一时难以克复，不如退守巩县，伺机与项羽决战。”

张良听了，默不作声。暗想，汉王自出兵关东，屡与项羽交锋，几乎百战百败，有些输胆，须设法鼓其勇气，激他发奋。

张良正自沉吟之间，酈食其却抢先献策道：

“为王之人，以民为天，而民以食为天。敖仓粮秣，虽已运出很多，但据说仓下地窖，储粮仍多。项羽攻陷荥阳，竟不知派重兵守备敖仓，反而东击彭越，此真乃上天助汉。而今西楚劣势已显，大王反而西撤巩县，实自夺其利，不足为取。而且，两雄不能并立，项羽与大王，相持日久，天下纷乱，百姓骚动，海内摇荡，农夫弃犁不能耕，妇女舍机不得织，人心惶恐，不知

何时能安居乐业。此时，大王正宜即行反攻，夺取荥阳，取得敖仓粮秣，扼守成皋要塞，屯兵白马渡口，则天下可定。”

这一番高论，恣意汪洋，语惊四座，虽然不免信口道来，却说动了刘邦，决意攻打荥阳、成皋，夺取敖仓之粮。

大军行动之前，张良最担心的是，楚军将防守的重心置于黄河南岸，待汉军渡河之时，弓弯齐发，木雷俱下，汉军必然伤亡惨重。然而曹咎依从项羽之计，汉军渡河之际，一味坚守，并不出击，使得汉军能够顺利渡河，将成皋围个水泄不通。

成皋城中守将仍不出战。汉军轮番攻打，无奈城墙阔厚，环河深邃，一连数日，不能奏效。刘邦焦急，担心项羽复来，那时汉军腹背受敌，必然处于险境。张良与陈平商议，一面采用激将之法；诱使曹咎率兵出城；一面派遣将士埋伏于汜水左右，一旦曹咎出击，先断其后路，尔后四面合围。

布置妥当，派士兵逼至城下，百般辱骂。守将曹咎并不理会，依然严令士卒，只须坚守，不准出战。转眼又是三天，一切照旧，汉军攻势渐渐松懈下来。刘邦见了，焦急万分，召集众将，商议对策。

大帐之中，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不作声。刘邦越发焦急，口出怨言：

“平素看来，人人有用，个个强悍，临阵之前，却无一人能出良策，以解困厄。”

众人见刘邦发怒，更是噤若寒蝉。大帐之内，落针可闻。张良心想，汉王不过一时情急，出言不逊，也不必计较。但总无制胜之策，实在可恼。无奈之中，随口说道：

“曹咎与霸王相处颇厚，只缘其中有一段往事。为今之计，只有以此为口实，或许能激曹咎出战。只是……”

刘邦听了，更觉焦躁：

“大敌当前，不必吞吞吐吐。”

事已到此，张良只有坦言。原来曹咎曾为秦国官吏，主管栎阳刑名。项羽叔父项梁曾因案入狱，被囚栎阳。曹咎受了重贿，设法将其释放。项梁叔侄，因此感激。项羽入关中后，秦时官吏大都杀戮，却委曹咎为大将，以酬恩惠。这一段旧事，张良原从项伯处听来，前日曾经想起，但总觉得以此激怒曹咎似有些不够仗义，便没有说出。现见汉王焦躁，情急之下，便和盘托出。

众人听了，都觉不妨一试。遂又调遣人马，各处理伏，又派士卒，逼近城下，连声叫骂：

“城中守将曹咎，不过暴秦官吏，在监狱之中，受贿徇私，博取富贵，战场之上，却是缩头乌龟……”

骂人揭短，最令人激愤。曹咎听了汉军士卒一番辱骂，顿时筋脉暴涨，恼羞成怒，不顾部下将士协力相劝，当即点了人马，杀出城来。汉军见了，依计而行，纷纷抛弃衣盔旗帜，向北逃走，泅过汜水。曹咎也令楚军下水追赶，才渡一半，两岸汉兵，摇旗呐喊，掩杀过来。楚军死伤，不计其数。曹咎也身中数箭，被汉军拦住，自知在劫难逃，拔出佩刀，自刎而亡。楚军见主将已死，纷纷投降。刘邦收齐人马，进入成皋，抚慰百姓，分赏将士。休整两日，一面命人马将敖仓粮食，源源运来，接济军需，在紧靠敖仓的广武山上构筑工事，据险设营；一面探听齐地消息，专望齐地得平，调回韩信，共御楚军。

项羽的西来，果然神速。尽管彭越、刘贾、卢绾、灌婴的袭扰并未彻底

解除，但成皋的失陷至关重要，项羽不得不星夜兼程，向西回击。大军未至，汉兵即军心震恐，放弃对荥阳的包围，纷纷退守险要，与楚军对峙。

汉军据守的要点是广武山。它横亘于荥阳、成皋两城之间，与荥阳城西的一座无名山峰遥遥相对。广武山的西南脚下便是成皋城，敖仓则在广武山的西部。

楚军拥有荥阳，便以东城为后盾，集结重兵于无名山峰上，终日向汉军叫战不休。

屈指算来，荥阳城已三度得而复失。这里对于刘邦来说似乎是不祥之地，不由得使他忧虑丛生。但张良、陈平却不以为然：楚军远来，劳师费力，日耗甚多。荥阳、成皋一带地方，久经兵燹，民间几无存粮，难以就地征收，加之后方又遭彭越袭扰，粮草断给，天长日久，必然难以为继。而汉军却有敖仓粮库，足以自给坚守。坚持数月，韩信来援，楚军必遭前后夹击，当不战自退。

这些见解颇使刘邦释怀。果然，一月过后，楚军渐渐供给匮乏，军心牵动。项羽心急，欲求速胜，终日派出人马，隔涧叫战。张良劝说刘邦，不去理会，又怕诸将急躁生怒，对诸将说道：

“项羽叫骂攻打愈急，愈显色厉内在。诸将只须严阵拒守，使其欲攻不下，欲罢不能，待韩大将军平定齐地，赶来相援，广武山下必成楚军葬身之所。”

众将依命，并不出战，并伐木砍树，于半山道上，多设障碍，木栅、鹿砦，应有尽有，强弓硬弩，处处布置，终日往来造巡，严密监视，使楚军无隙可乘。刘邦也于每日到阵前巡察，见一座广武山守得如铁桶一般，也就心安了许多。

不想事出意外，使刘邦窘迫尴尬。

一日天刚发亮，刘邦正在洗漱，却有士卒来报：

“大王令公被楚军捆绑，就在对面山上。”

刘邦听了，带了张良，急匆匆来到阵前，却见老父太公被楚军剥了衣服，上身裸露，捆在一块硕大的砧板之上。一员楚将，手握长剑，立于身侧，隔涧大声呼喊：

“刘邦快来看汝老父！若不投降，便将汝父杀死，做成肉羹！”

刘邦听了，不免大惊道：

“可恨项羽，使此毒计！我若不降，世人必骂我不孝；我若降了，纵有一千颗头颅，也难活成！这……这如何是好？”

原来，项羽于无奈之中，想出此计：刘邦父亲太公和妻子吕氏还押在大营之中，何不将这人质拿来一用？

张良见刘邦无计，便进言道：

“大王不必着急！项羽此着，愚蠢无比，宣扬出去，世人必骂其惨无人道。他因我军不出，又恐日久生变，特设此计来诱大王。请大王复词决绝，不要上了项羽的当。”

刘邦听了，尤自着急：

“倘若我父果然被烹，我将如何为子？如何为人？”

张良答道：

“现今楚营之中，除项羽之外，项伯权重。项伯与大王既已结婚于前，定会谏阻。大王不必过虑。”

刘邦无奈，只好依言相答：

“我与项羽，同事义帝，称为兄弟，我翁即是汝翁，必欲烹汝翁，请分我一杯羹！”

项羽听了，怒不可遏，命令左右，将太公付烹。站在一旁的项伯急忙劝阻道：

“楚汉相争，胜负难料。欲得天下之人，往往不顾家族。今杀一老翁，有何益处？不过落个不孝、不仁、不义的罪名，令众人见笑而已！”

此时，楚将钟离昧也于旁奏道：

“刘邦狡猾，善会诡辩。霸王杀个老翁，落得万世骂名不说，还使刘邦乘机蛊惑人心。不如将太公暂时收押，日后再做处置。”

项羽听了，无可奈何，遂命将太公暂时押回楚营之中，依旧软禁。只是余怒未消，隔涧向刘邦喊话：

“刘季听着！如今天下纷攘，百姓不得安宁，无非因为楚汉相持不下，连年征战的缘故。我今愿与你亲战几个回合，一决雄雌。我若不胜，卷甲即退。何苦长此争战，劳苦兵民？”

刘邦听了，微微一笑，大声答道：

“我愿与你斗智，不愿与你斗力！”

项羽听了，更是震怒，双目圆睁，一声叱咤，震山撼谷：

“刘季！休得无赖！你敢与我斗三百回合吗？”

刘邦也不甘示弱，大声斥责道：

“项羽休要逞强，汝身负十大罪，尚敢向我饶舌吗？汝背义帝旧约，不使我王关中，此一罪；擅杀卿子冠军宋义，目无主上，此二罪；奉命救赵，不闻还报，强迫诸侯入关，此三罪；烧秦宫室，发掘始皇陵墓，劫取财宝，此四罪；子婴已降，汝尚杀之，此五罪；诈坑秦降卒二十万，累尸新安，此六罪；部下爱将，分封善地，却将各国故主，或徙或逐，此七罪；出逐义帝，自建都彭城，又把韩梁故地，多半占据，此八罪；使人扮作强盗，行弑义帝于江南，此九罪；为政不平，主约不信，神人共愤，天地不容，此十罪。我为天下行义，连合诸侯，共诛残贼，上合天理，下符民愿，难道杀你还须玷污我的战刀！”

这一番责骂，痛快淋漓，句句犀利，字字刺心，项羽如何能忍？他将长戟向后一挥，向前一指，无数弓弯手赶上前沿，乱箭齐发，飞过山涧。刘邦正要躲避，已被一箭射中前胸，疼痛难忍，险些倒下。但怕乱了军心，佯装脚上中箭，弯腰摸着脚道：

“贼……贼箭射中了我脚趾。”

遂由左右搀扶，回到营中安卧。

张良见刘邦中箭，脸色苍白，知道伤得不轻，连忙跟随回到营中，命人急速上药包扎，悄声对刘邦道：

“臣知大王当胸中箭，伤情甚重，但恐将士慌乱，为稳定军心，请大王忍痛巡营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！……”

刘邦听了，深以为然，便依张良之计，挣扎起来，裹好前胸，到各处营中巡视。众将士原先见刘邦中箭，不知详情，正在窃窃私语，见刘邦由张良相陪，从容不迫，各处查看，神态如故，疑虑顿消，仍安心固守。刘邦巡营完毕，觉疼痛难禁，不回原帐，径直往成皋养伤去了。

却说项羽见刘邦中箭，急速退回营中，暗想刘邦必然伤重，如能致死，

便可收功。正自欣喜，却有士卒来报，称刘邦箭伤甚轻，仍在军中巡视，不禁暗自叹息：眼下进退失据，后方扰乱不止，粮道断绝；前方兵将疲惫，皆有厌战之心；韩信杀败大将龙且，破二十万楚兵，尽占齐地。一旦韩信西来，与刘邦内外合攻，后果不堪设想……越想越觉情势险恶。

刘邦回到成皋养伤，半月即愈，即回到广武山上。但见两军对峙，相持不下，又闻韩信已平定齐地，却久不来相助，又怕项羽旧念再生，与太公为难，心中忐忑，便与张良、陈平商议，设法救出太公及夫人。张良进言道：

“ 项羽乏粮，正要退归，不如此时与他讲和，救出太公和夫人。 ”

刘邦听了，觉得可行，便遣属下侯公前往项羽营中求和。此时项羽也正困坐愁城，见刘邦主动议和，只好依允。当下议决，以荥阳东南二十里外的鸿沟划分界线，沟东属楚，沟西属汉。

侯公回到刘邦营中，将议和情形报知。刘邦欣然答应。侯公再入楚营，请求如约。项羽毫不迟疑，放出太公和吕夫人及从吏审食其，与侯公一同返回汉营，父子夫妇，复得相见，自是一番悲喜交加。过了两日，即有士卒来报，项羽已尽拔大营，率领大队楚军，东归而去。刘邦闻讯，也传令将士整顿归装，准备返回关中。却在这时，忽听有人进言道：

“ 大王志在统一天下，眼下正当其时，为何要归休？ ” 刘邦循声望去，却是属下谋士张良、陈平。

第十二回  
存戒心踢脚封齐王  
察细微片言激韩信

刘邦与项羽相约以鸿沟为界，各守疆域，永不相犯。项羽依约，放了大吕及吕夫人，即督师东返。刘邦因历年征战，已觉心力交瘁，也想西回关中，安享王福。未曾想到，首先提出异议的是自己素来倚重的两位谋臣：张良和陈平。

张良问道：

“大王，你亲率大军，东出关外，常年征战，风餐露宿，屡历险境，九死一生，难道只是为了与项羽相约修和吗？既如此，当初三秦还定，何不拒守关中，安享太平？”

这意思很明确，就是要重开战事，不履和约，与项羽誓决雌雄，一试高下。

“和约既签，项羽已如约东去。孤今反悔，必为天下人所不耻。”

刘邦倒背双手，垂首说道。

听了这话，张良心中有数：汉王所虑，不过出师有名，毁约有据，不授人以柄，徒受口舌之责，便接着说道：“凡成大事，不拘小节，唯求大义。前番大王历数霸王十罪，余音犹在，如不伐之，天下之人正当耻笑。昔夏商之时，桀、纣为君，汤、武为臣，如拘于君臣之礼，如何为天下除害？”

此时，陈平也进言：

“大王与项羽修和，不过缓兵之计。今太公、夫人安然归来，大王当无所顾忌，正该会合诸侯，共伐项羽。”

张良不等陈平尽言，又抢先说道：

“自东周以来，诸侯混战数百年，天下纷攘，民陷兵祸，苦不堪言。如今大王已有天下大半之上。如使项羽休养生息，蓄势再起，卷土重来，大王少不了举兵相迎，那时胜负之局，尚难预料。再说，大王属下将士皆为关东之人，数年追随大王，东拼西杀，无非争功取爵，荣归故里，今大王却欲西归关中，必使将士心寒。”

随何、陈平、陆贾等谋士，听了张良陈述，都觉有理，随声附和：

“子房之言，极有道理。我等追随大王数年，劳苦奔走，无非要助大王统一天下，安定海内，使诸侯臣服，立万世基业。请大王决断！”

众人之心，不可违拗，谋士用心，将士用命，是取胜之本。这些，刘邦是知道的。当下便亲率大军，挥师东去，不几日，即抵达固陵，安营驻扎。

项羽得知刘邦并未西撤，反而越过鸿沟，挥师东来，一腔怒火，不可遏止。当即与钟离昧、季布、植楚、虞子期等大将，率三十万大军，猛击固陵。刘邦也派王陵、樊哙、灌婴、卢绾四员大将，率兵迎敌。两下交锋，楚军将士，精神百倍，个个奋勇。项羽一支画戟，如臂使指，得心应手，神出鬼没。只一阵，汉军将士抵挡不住，逃回固陵，闭门坚守。项羽逼近城下，督兵轮番攻打。

固陵小城，必难坚守。张良见状，遂向刘邦进言：

“孤军冒进，实非良策，不如仍回荥阳、成皋，姑且坚守，与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相约，会攻项羽，必收奇效。”

刘邦听了，点头应允。张良又道：

“正值望日，今夜月色清朗，可乘夜退兵。同时派一员大将，领兵袭击楚军屯粮所在，尽皆焚烧，尔后自回成皋。楚军无粮，必不战自退。”

刘邦即派大将藏茶，领五千精兵应命而去。

当晚，楚军在城外扎营。项羽传令，各营严加守护，防备汉军劫营。不想半夜时分，汉军开了北门，直往成皋撤退。次日天亮，楚军方才知晓，固陵已成空城，即刻赶至成皋，团团围住。

楚军的攻打十分急迫，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的援兵，迟迟未到。尽管楚军粮秣不济，不会作长围久困之计，但势强力大，攻势猛烈，汉军稍有闪失，必遭灭顶之灾。这一点，刘邦焦急，张良同样看得十分明白。

经过彻夜思考，张良来见刘邦。

“大王，楚军虽然后援枯竭，粮秣匮乏，但其势尚健，万万不可与之争锋。只是与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相约已近月余，仍不来援，却要设法催促。”

张良入座之后，直言说道。

这也是刘邦最为萦绕于怀的：“那就请子房速速派人，再去相约。务必请三人从速引兵来会，共伐项羽。”

“三路大军，韩信最重。据齐地七十余城，拥兵数十万，自是兵精粮足。三将之中，唯有韩信，用兵神奇，多谋善断，非彭越、英布所能比拟。各路兵马来会，尚赖韩将军统领调度，遣使布阵。”

张良并不急着领命而去，却说起另外一番意思。

刘邦听了，频频点头：

“那就派一位干练得力之人去督韩信，将此重托亲口传到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，“我看就派随何前往，当能胜任。”

这位随何，即是前往六安说使九江王英布背楚向汉的辩士。只是今非昔比，即使随何前往，恐怕也难收功。张良见刘邦情急之下，未及深思，便上前一步，神情肃穆，悄声问道：

“大王莫非忘了小修武与封齐王两件旧事？”

这一句提醒轻声细语，却是震聋发聩。刘邦顿时惊觉，沉默不语。

小修武一节，刘邦亲历，其中曲折变幻，云橘波诡，至今想来，犹自惊骇。自那时起，刘邦便对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等外将颇具戒心。至于封韩信为齐王一事，虽张良设谋于前，应命于后，但刘邦耿耿于心，怎能忘怀？

话说起来倒是远了，楚汉三年夏七月，韩信奉刘邦之命，仅率赵军一部数万人于小修武起兵，攻略齐地。而齐拥兵二十余万，后又有楚将龙且率兵二十万相助。韩信以劣势之军，孤军深入，先战于历下（今山东济南市及历城），齐军溃败，君臣奔走，国政崩乱；再战潍水，斩楚将龙且，杀齐王田广，擒获齐相田光。齐楚联军，全部覆没。至楚汉四年十一月，不过五个月功夫，齐地七十余城，悉数平定。韩信遂闻名天下，项羽也为之震恐。

韩信席卷齐地之日，正值楚汉两军广武对峙之时。刘邦被困，胸受重伤，使诈巡营，静养月余，渐渐康复，闻韩信已平齐地，欣喜万分，想他知荥阳、成皋吃紧，必然来救。不料，韩信派来的不是大军，而是两个使者。

这两个使者，一个叫杨客，为韩信营中将佐；一个叫蒯通，为韩信帐下谋士。

刘邦闻有韩信使者从齐地来，立命传见。两人人帐。杨客将韩信表文呈上，退立一旁；蒯通上一步，对刘邦道：

“齐国地广人众，民风巧诈，情势多变，南与西楚接壤，驾驭颇难。鉴

此，韩将军上请大王，封他为‘假王’，权代王事，以裨镇抚齐国，统治地方。”

其时，刘邦被围，正自焦虑，看了韩信表文，又听蒯通转述，怒气陡生，不觉破口大骂：

“我今陷于苦战之中，朝夕盼他来援，他却按兵不动，原来在想着自己称王！”

杨客听了刘邦责怪，神情困窘；而那蒯通却左顾右盼，留心刘邦及众人神态。张良、陈平坐于刘邦身侧，格外留心，见刘邦心绪烦乱，口出恶言，一起急忙于案几下面，轻踢刘邦腿脚。张良趋身向前，对刘邦附耳轻说：

“今汉军不利，韩信又远在齐地，怎能禁止他为王？不如顺势，封他为齐王，以守其地，即使不来相助，也可作为声援，否则恐生不测。”

刘邦听了，顿时彻悟，顺水推舟，当着杨客、蒯通，斥责韩信：

“大丈夫平定诸侯，要做就该做真王，为何还要称假？”

说着，即转脸向郎中令吩咐：

“即刻赶制齐王印玺，预备信符，我即要派出使臣，送往齐国。”

张良见刘邦如此机变；作此决断，一颗悬心，才觉稍定。连忙差人，领了两位使者下去食宿，又与陈平一起同刘邦计议派人册封韩信为齐王之事。

“子房，我看此事须你前往，代我行册封大典，才为万全。”

刘邦的用心，张良自然明白：一则表示对册封齐王的重视；再则要他借此良机，了解齐国情势、韩信军情。还有一层最为要紧，就是要摸清韩信的心态，善加抚慰，促他加紧治理地方，确保齐地平稳，尔后从速来援。

辞别刘邦，张良并不回自己大帐，却让姬康带路，往杨客所住的营帐中来。因他特意交待，使二人分帐居住，所以杨客与蒯通并不在一处。

进了帐中，杨客正在用饭，见了张良，知是刚才在汉王帐中见过的，心想定是显贵，便有些拘谨。姬康见状，先作介绍：

“这是汉王营中军师。”

杨客一听，更是惶恐，连忙要行礼。张良急忙劝慰：

“将军不必客气，自管用饭不妨。”转而对姬康道，“你去再添些酒饭来，我也饿了，就在杨将军处一齐吃吧。”

说着，便拉杨客一同入座。杨客是懂礼数的，执意不肯。无奈张良固劝，方才于张良下手半跪半坐，心中暗想：汉王军师，早有所闻，辅佐汉王，屡建功勋，想必是叱咤风云人物。今日得见，不想如此文弱，恤下随和。想着，渐渐地也放松了许多。

姬康添了酒饭，在一旁侍立。若是平素在自己帐中，张良必拉他同坐，只是每逢场面之上，照样主仆分明。日子久了，便成定规。

自修武一病，张良已戒了酒，只想略用些饭菜，却不忘让姬康给杨客劝酒。杨客也是善饮之人，几杯下肚，便自己把盏，自斟自饮起来。

用完酒饭，杨客因饮了不少，又见张良随和，更是随便。张良自然不予计较，与他天南海北，闲谈起来。有意无意之间，提到韩将军破齐经过、营中情形、齐地风情。杨客并不顾忌，照实说来，有时描摹比喻，绘声绘色，十分生动。

谈了半天，张良对齐地、韩营的情形，知了大概，同时心中，也有了一个判断：两位使者，蒯通为主。杨客一身武艺，质朴粗豪，是个陪同兼护卫的角色。当然，既受韩信派遣，也必是他喜爱之人。

看看天色将晚，张良故意装出要告辞的样子，顺便提起：

“蒯通风度翩翩，必是智谋之人，为韩将军所倚重。”

不想杨客听了，颇不以为然：

“他不过靠一张利嘴，博取功名，凉是齐地亡国之人，齐国被破，不以为耻，强来依附，韩将军只好收留。有时出些主意，将军自作取舍，并不全部听信。”

张良心中留意，面上却仍然松弛，淡淡问道：

“既已收用为谋士，总要尊重。凡有献策，当是替将军着想，不会另有他图吧？”

“也不尽然。他总称汉王对将军倚重，不过意在利用。对常擢掇将军封王自立，将军不以为然。这次将军讨封假王，就是被他强说不过，才勉强应允。一路之上，他对我说，汉王必不能容。如汉王拒封将军，回齐之后，仍要力劝将军拥兵自立。不想汉王果然对将军一片至诚，恩赏有加。看他有何话说！”

杨客说到此处，不免喜形于色。

说者无心，听者留意。张良听了，心中暗自惊诧：幸亏汉王应变及时：实封韩信为齐王，不然当招大祸。转而又想，韩信身边有此等之人。须要格外小心。必要设法固韩信拥汉之心，方能避害趋利。想到此处，即告杨客启程日期，要他好生歇息，尔后也不见砌通，自与姬康一起回到自己帐中。

中间隔了一日，封王诸事，预备停当，张良便与刘邦告别，带了姬康并数十名随从，同杨客、蒯通自敖仓之侧顺河而下，先至历下，又东行往临淄。距临淄五十余里，早有韩信派出人马相迎。因为一入齐地，处处传报，韩信早已得到消息，算定张良到临淄的时间，一面筹备受封之事，一面差遣将士迎接张良。

册封的大典十分隆重。按照韩信的意思，齐地初平，尚有田横居于胶东，齐地之人必心存复国之志，加上战事频仍，不宜过于铺排。张良却不依从，定要大张旗鼓，心中之意，是要韩信尽享荣耀，从内心对汉王感恩，明里却说：“正因齐地初平，民众必有无主之心，册”封之事才要隆重庄严，以固民心。”为此，广发文告，晓喻百姓。盛典之日，临淄城中，果然十分热闹。

盛典已毕，宾客散尽，张良便与韩信摒了左右，闭门私谈。

韩信统兵数十万，叱咤风云，战必胜，攻必克，所向披靡，是一位勇将。平时治军严整，令出法随，麾下将佐无不敬若神明。但他对于张良却是格外敬畏。一则张良身世不凡，对荣华富贵、金银财帛早已视为身外之物，不予追求，颇有些超然淡泊的神韵，这在汉王军中独一无二，颇为韩信敬重；再则张良大智大勇，虽不能于阵前披坚执锐，拼杀制胜，但每设计谋，必关宏旨，且思虑周详，算无遗策，这在汉王左右也是首屈一指，令韩信折服。因此，韩信平素只服两人，一是感念汉王知遇之恩，二是叹服张良策划之才。

“大将军收复魏、赵，平定齐、燕，奇功盖世，汉王十分倚重。今番本要亲来册封齐王，只是军事繁重，不得脱身，差良前来代行，有些委屈大将军了。”

张良开口，先示汉王之恩。

“受封齐王，不是韩信本意。汉王恩赏有加；韩信感念不尽，岂敢再劳汉王大驾？”

韩信言语之间，一片至诚。

“以将军之功，封侯立王是早晚的事。加之又为镇齐，理所当然，实不为过。”

接下来，张良搁下封王之事，便将话题转向齐地的治理上。无非设郡建县、委任官吏、遣派守将、征集士卒等等，一一问了，韩信对答如流，显得缓急有致，调度有章，处置得法。言下之意，齐地不久即可太平。

这正是张良心中所系：既然齐地即可太平，讨封假王的理由明显是托辞，不过汉王假王真封，使韩信大喜过望，也是好事，令韩信抽出入马援助汉王，再无理由延宕，但张良并不点穿，却提起另一件事：

“田横自封齐王，虽遭败绩，依附项羽，但其志尚在，如引兵来攻，借民之心，以图复国，也将再起祸端，不可不虑。”

韩信听了，不以为意：

“田横虽有心复齐，但已成丧家之犬，今投项羽，但项羽尚难自顾，纵然北来，只要严加防范，当不会有大乱。请汉王及军师放心。”

摸清了齐地情势，张良又撇开不提，忽然谈到韩信帐下将佐谋士。韩信将曹参、灌婴、李左车等逐个提到，得失长短，均有点评，显然常挂于心，每有战事，量才遣使，得心应手。待韩信说完了，张良有意无意之间，提起蒯通：

“此人倒是能言善辩，学识广博，颇有战国纵横之术，策士之风！”

张良这话，虚论蒯通，实探韩信。因他已知讨封假王乃是韩信受蒯通鼓动所为。他虽已从杨客口中得知韩信对蒯通不过作一清客看待，适才见韩信点评帐下将佐谋士，又未提及蒯通，对杨客的话先信了几分，但不放心，故拿话来试探韩信口风。

韩信见张良提及蒯通，并不在意，淡然答道：

“此人徒有口舌之才，不过一狂生而已，实不足道。”

说到此，不再多言。张良见状，也不好多说，这个话题算是断了。

两人又谈了多时，多是韩信询问刘邦军中情形，张良将成皋鏖战、广武对峙、汉王受伤等约略说了。特将汉军受困危急的景况详细告知，并将汉王盼他出兵相助之情表达得十分明确。韩信听了，当即答应，将眼下几件大事办了，即刻发兵，直插楚、梁之地，与汉王呼应，共伐楚军。

“大将军南下楚、梁的谋划，正合兵法之要，良实力钦佩，今虽有彭越引兵，袭扰楚军后方，使其粮秣供给、不能顺畅，但毕竟势单力薄，难收全功。况项羽尚有大军三十余万，还能左右逢源，各处兼顾，且兵强将勇，擅长力战，非大将军不能制服。如大将军亲率麾下大军，挥师南下，统御各路诸侯之兵，铁壁合围，不仅汉王之危可解，且楚军必陷灭顶之灾。”

张良这番话，不但指点大局，明示破敌之法，而且暗示各路人马将由韩信遣使，对他颇有捧誉。韩信听了，格外兴奋，不觉踌躇志满，神情振奋，颇有立马驰骋疆场，一显身手的激情。

不觉谈了许久，张良见大事已妥，就和韩信商议，汉王军中正困，须早早归返，当下说定隔日即离临淄。

不想到了第二天傍晚，韩信正设宴席为张良送行，却有士卒来报：项羽从荥阳营中遣一使者来到临淄，要见大将军。

张良听了士卒报告，一时惊诧。稍一沉思，便觉并不意外：汉王死守广武，彭越屡侵楚、梁，项羽虽一时气盛，但智枯勇竭，败象已露端倪。今韩信平定齐地，势力已达楚界，望衡接宇，如举兵压向楚地，项羽远在荥阳，

必陷于根茎全断的境地。项羽再粗鲁也会虑及这一层。遣使来齐，必是为了羁绊韩信，使他不出兵。想到这些，便十分从容地看韩信如何处置。

韩信的反映格外强烈：“我为军师送行设此酒宴，不要败了兴致。我与项羽并无渊源，属下之将，不受来使。他要有事，自往广武山与汉王商议。”说罢，并不理会，只顾给张良敬酒。

张良不饮酒，推说天色将晚，明日还要远行，需早早歇息。未了，又对韩信说道：

“西楚来使，不可慢待，应尽地主之礼，方显大度。”

说罢，便起身与姬康一起自回馆舍去了。

回到馆舍，姬康取来热水。张良简单洗了，并不歇息，坐在灯下，独自沉思：西楚使者，必为羁留韩信而来，当是无疑。却不知来者何人，执何说辞？更不知韩信如何应付，作何决断？自己有意回避，一则不使韩信顾忌；二则迫使韩信今夜召见楚使，也好于他明日离齐之前对他有个交待。否则，当此生死存亡之际，天下局势，变数甚多，一有闪失，瞬息之间，必生祸端。想到此处，一味静坐，等待韩信来访。

将至丑时，韩信果然由姬康领着来到房中。张良见了，故作惊疑，问道：

“大将军为何尚未歇息？”

韩信直言相告：

“军师明日即要启程返回汉王营中，偏又楚使来齐，适才已见过了，特来将详情禀告。”

“楚使既来，大将军可接待，从容应对，自行处置，不必相告。”

张良故意显出十分坦然，丝毫不曾挂怀的样子。

“韩信虽蒙汉王封为齐王，但仍是汉将。楚有来使，自当回禀。”

接着，将楚使的来意据实说个明白。

楚使名叫武涉，见霸王与汉王对峙广武，欲罢不忍，欲胜不能，进退失据，又恐韩信来助汉军，便自告奋勇，衔命使齐，欲说韩信与楚连合，背汉自立，与霸王、汉王三分天下。

楚使所计，果然精明。当今之时以韩信之势，足以与霸、汉二王相抗衡。随汉则楚败，投楚则汉危。张良正暗自惊心，韩信却接着说道：

“信原为淮阴一落魄寒士，困厄之时，胯下受辱。投于楚军，追随霸王，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执戟，所言无人愿听，献策无人肯用。自投于汉，汉王授以上将军印信，封齐王之釜，信每有策划，言必听，计必从，更推食解衣，爱护备至。古人云：士为知己者死！信不敢稍忘！”

这一番剖白，是对张良，也是对汉王。张良听了，稍觉宽慰，但对韩信的忧虑却未冰释，暗想，总要设法抚慰，使其不为利诱，不为言惑，方能固其心志，专心扶助汉王。于是，先对韩信施礼，尔后正襟危坐，神情庄穆他说道：

“大将军真乃忠义之士！不忘知遇之恩，方是大丈夫本色。暴秦灭亡，天下仍不得稍安，唯大将军可以收拾残局，扫清环宇；项羽无道，但神勇强悍，纵横海内，无人匹敌，唯大将军可以制其于笼中。此正英雄建功立业之际，大将军决不可囿于既得，坐失良机，自毁不世之奇功。”

张良不说刘邦的宽容仁厚、豁达大度，倒不是刻意回避，却是看准韩信对往昔的不能得志，耿耿于怀，展平生所学成不世之功，雪昔日之辱使众人叹服的愿望格外强烈，方才顺其志向，以鼓其勇。他相信，这是促使韩信出

兵伐楚，相助汉王的根本所在。

张良自齐地返回，又过了半月，仍不见动静。刘邦焦急，再派人前往催促。韩信的答复出人意外：

“时值十月，正要过年，属下士卒多为破齐时所收，贪恋妻儿故土，不宜强行出征。”

楚、汉之际，仍沿袭秦制，以十月为岁首。九月一过，已是楚汉四年。今十月将尽，仍不见韩信南来，恐不是一味督促所能办到的事。

刘邦默然忆想了半天，仍不得要领。张良垂首沉思良久，却想起另外一件事：

“大王曾对良多次说过于汉中初拜韩信为大将之事。大王可还记得？”

“俱是旧事，如何解今日之围？”

刘邦心不在焉地答道。

“如今想来，却有渊源。”

“子房之意，实不可解。”刘邦倒坦诚。

“良仍记得，韩信曾对大王论及项羽不过逞匹夫之勇，怀妇人之仁。至人立功而不予封爵，至人得地而不分其利，故不能成大业。今韩信虽屡经催督而不发兵，莫不因此故？”

“韩信已实封齐王，仍不餍足，就连彭越也拜为魏相，却又要如何？”

“韩信虽受封为齐王，然蒯通在侧，他是善察言观色之人，必知此非大王本意。若他心怀叵测，告知韩信，韩信难免心中不安；彭越屡移兵梁地，实因大王拜其为魏相，今魏豹已死，必有意封王，大王未封，也不免观望。为今之计，如将由临淄至滨海一带郡邑，封与韩信，将大梁之地封与彭越，将淮南之地封与英布，三人必来相助。”

“唉……”

话说到此，刘邦不须思量，一切都很明白，心中虽十分恼怒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有长叹一声，说道：

“就请子房即刻遣使，飞报韩信、彭越、英布，许加他们封地吧！”

### 第十三回 连合众将屯围垓下 高奏楚歌撼惧军心

许加封地的使者去得神速，三路大军的行动来得极快。

首先发兵的是淮南王英布，与汉将刘贾进兵九江，不劳兵戈，招降了西楚守将大司马周殷，又得了许多人马，尔后按应刘邦，韩信的手笔更大，似乎起兵之初，已有全局在胸：并不直接前来荣阳、成阜相助，却令曹参留守，自率大将孔熙、陈贺，以灌婴骑兵为前锋，直捣西楚都城，大破彭城，俘虏西楚柱国项佗。然后，挥师连克郡县，过关斩将，直逼楚军之后。紧接着，彭越率军亦至。一时间，接连百里，俱是汉军，足有三十余万，犹如汪洋大海。至此，刘邦大喜，也放胆出击。

项羽闻汉兵大至，彭城失陷，焦急万分。正在忧虑，大将虞子期献议：

“汉军趋集，数倍于我，我军营中粮草匮乏，不能持久，不如退兵，渐往淮北，复还江东。一则江东为大王起兵之处，民心归向；二则会稽尚有兵马，可供调遣；三则舒城、六城由大司马周殷镇守，如三路兵马合作一处，也可与汉军决战。”

“为今之计，只好如此。”

项羽一边答道，一面引军而走。因怕汉兵追袭，步步为营，依次退却。却不知周殷早已降了汉军。

刘邦见楚军退走，一面拔营尾追，一面派出人马，知会韩信、英布、彭越三路大军，紧紧跟上，随势移兵。不过五、六天功夫，楚军退至垓下（今安徽灵璧县东南），扎营拒守。

几乎是同时，汉军的各路人马陆续趋集，对楚军的合围之势大抵形成。刘邦虑及兵马虽然广众，但多方杂凑，参差不齐，须统一调度，方能众志成城，便与张良、陈平计议，召集众将，共商破楚之策。

首先是择定各军主帅。刘邦当着众人委令韩信统御三军，各路人马悉听韩信遣使。这是与张良、陈平议妥的。众将听了，十分赞同。刘邦见万众一心，格外欣喜，原恐英布、彭越不服的担心随之尽消。

接下来商议破敌之法。众将各有见解，直言陈述，十分踊跃。刘邦听了，并不言语，只等韩信进言。韩信似成竹在胸，见刘邦有意要听他的见解，便将十面埋伏，四壁合围，一路诱敌，两翼夹击等战法缓缓道来。众将听了，都觉神妙。张良也于心中暗自叹服：十面埋伏，犹如囚笼，项羽纵是雄狮猛虎，终难逃脱。

这时，刘邦更是喜不自胜，似乎项羽一颗头颅已在自己剑下。当下就要遣使众将大举进攻。

大帐之中，只有张良格外冷静：楚军虽困，但尚有十万人马，俱是精锐，擅长力战，决不能轻视。想到此处，起身说道：

“项羽引兵垓下，意在借江东之兵力，取淮北之粮食。但却有两弊：垓下之地，处于江淮，河汉纵横，沼泽遍地，其骑兵不便运动，此一弊；此处地域狭小，多面危岩，不宜纵横，此二弊。有此两弊，项羽乃自投死地，必难生还。但尚有一点，不可不虑，即楚军虽遭围困，但仍有十万人马，兵强将勇，可作困兽之斗。众将务要谨慎小心，全力搏杀，万不可掉以轻心，稍有懈怠，使项羽逃脱。”

张良的忧虑决不是多余。他的担心也不仅仅在项羽的逃逸漏网，而在不能制胜，反遭败绩。但大敌当前，气可鼓而不可泄，这一点不可明言，只能隐示。刘邦借着话题，加以阐发：

“子房此言，至为紧要，众将都要牢记于心，不可稍忘。”

众将散了，各归本部，分头布置。张良和汉王、陈平却另有一番密议。

“我想派一个精明之人到楚军营里，去见项伯。”

张良开宗明义。

“项伯虽与我有交情，结成姻亲，但毕竟是西楚司马。”

刘邦的原意是要慎重，不可轻往，说了半截，忽而转道，“对了，子房莫非要效鸿门之项伯，前去救他？”

“这尚是其一。”张良又说，“还有一层，就是要摸一摸楚军的内情，方能因敌应对。”

刘邦自然赞同：

“项伯厚道，有恩于汉，必要设法救他。子房差人前往，不妨传我意愿，使他来归，必当重报。如暂不愿来，也须相约，破敌之时，有个接应的办法，免得乱军之中，覆巢之下，有所闪失。”

遣派之人仍是姬康。傍晚时出汉营，临明时分即返，来去极快。张良正在睡梦之中，便被唤醒。

“转述汉王及军师的意愿后，项将军犹豫不决，只发了一句感慨：天意不可违。”姬康不叙往来情景，只拣要紧的报知。

项伯的心情，张良能体会出来：既为楚民，当下相背，必不忍心。这也符合他的禀性。但这一句感慨意味深长，怕是对西楚的不救已经看破。

“我见项将军不能决断，便将汉王营中的一块通牌留下：早晚来时，会方便些。”

姬康见张良独自沉思，又补了一句。

姬康不愧跟随张良多年，相机行事，十分得力，连张良也不得不嘉许：

“这倒是补了我的疏忽。不过，要知会各营，项将军来时，务要善为款待，及时相报。”

张良又询问楚军营中的情形。姬康一一禀报，楚军人心已散，厌战失望者十有八九，惶惶不可终日，不少人已在私下设法逃遁。

知道了这些，张良心中便有了底数，顿生一计：既要兵战，又要心战，两下相攻，楚军必败无疑。

韩信的兵战，第一场攻势即获小胜。布的是“品”字阵形，孔熙居左，陈贺居右，韩信居中，刘邦在后，由周勃卫护。布置已定、韩信自引中军前攻，项羽立即迎击。韩信佯败而退，项羽挥军追击；孔熙、陈贺突然从两翼夹击，项羽急忙后撤，韩信复又回攻。楚军在三面夹攻之下，大败而回，仍筑壁垒，借以坚守。

韩信并不作长围久困的打算。尽管楚军粮秣匮乏，力不能支，韩信仍要急速攻打，力图从速将其聚歼。入夜时分，频繁调动人马，该下城堡四周，汉军如潮涌动，城寨外围，河流对岸，汉军的炬火、篝火燃烧得满天透亮。而楚营之中，灯火昏暗，寒风飒飒，刁斗鸣鸣，一片垂暮景象。

就在这角鸣风响之中，传来阵阵歌声，长短高低，凄清宛转，如位如诉，恍若鹤唳九幕，鸿鸣四野：

寒月深冬兮，四野风霜，天高水涸兮，寒雁悲怆。

最苦戍边兮，日夜彷徨，披坚执锐兮，孤立山岗。  
虽有田园兮，谁与之守，邻家酒热兮，谁与之尝？  
白发倚门兮，望穿秋水，稚子忆念兮，泪断肝肠。  
终日在外兮，何时反省？  
妻子何堪兮，独宿空房。  
一旦交兵兮，蹈刃而死，  
骨肉为泥兮，衰草沓茫。  
魂魄幽幽兮，不知所往，壮士寥寥兮，付之荒唐。  
勿守空营兮，粮道已绝，指日擒羽兮，玉石皆伤。  
汉王有德兮，降卒优抚，备好酒食兮，送还故乡。  
当此永夜兮，急速反省，及早散楚兮，免死殊方。  
我歌岂诞兮，天遣告汝，汝岂知命兮，无谓渺茫。

时在楚汉五年十二月，正值深冬，淮北之地，寒风呼啸，雪飞冰凝。四方楚歌，此伏彼起，诉说征战苦辛，唱尽思乡情韵。项羽营里，楚军士卒于啼饥号寒之中，这一首首熟悉的歌声，刺肝肠，痛肺腑，引发无限乡愁。一连数日，夜夜如此，楚营士卒，三三两两，结伴而逃，或为为官的，一呼百应，整批溜走，就连跟随项羽多年的大将季布、钟离昧也不告而别。项伯也于夜深之时，手持姬康留下的通牌来投汉营。大将既失，士卒更是一哄而起作鸟兽之散。项羽身边所剩，将不过虞子期、桓楚，士卒不过千人。整个楚军大营，十万余众，在这阵阵楚歌之中土崩瓦解。

这四面楚歌正是张良的攻心之术。英布营中，本多楚人。张良尽选能歌善曲之兵，分到各军之中，教汉兵学唱楚国歌曲，专待夜深人静之时，居于高坡之上，对着楚军大营，高歌不止，无句不哀，无声不惨，致使楚兵军心涣散，弃甲而逸。

楚军的土崩瓦解，为汉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机会。项羽虎帐之内，虞姬刎颈而死，其兄虞子期自杀随去。项羽抚尸痛哭一阵，吩咐左右将兄妹二人分别埋葬，然后跨上乌骓马，率领所余残兵，乘着天色未明，突围而去。韩信急令灌婴率五千轻骑穷追不舍，苦苦缠斗，直至乌江边上。项羽身后所从，仅剩二十八骑。

俄顷，汉兵从四面围来。项羽自度难以脱身，引兵登上山冈，摆成圆阵，对众人道：

“我自江东起兵，今已八年，身经七十余战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得为天下霸主。今日被困于此，非我不能战，实乃天要亡我。我已自决一死，但请诸位看我突围，斩将，砍旗，必定三战三胜！”

言毕，项羽率卒，旋分旋合，左右飘忽，左手持戟，右手仗剑，或劈或刺，往来奔突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斩杀汉兵数百人。杀至江边，适有乌江亭长划一只小舟，前来相迎，请项羽上船，渡江过去：

“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足可独立称王。愿大王急渡！”

项羽听了，并不理会，慨然大笑：

“天要亡我，何必过江！回想当年，江东八千子弟，随我渡江西征，今无一生还。我心中何不愧哉！有何颜面再见江东父老！”

说罢，将乌骓马赠于亭长，遂拔剑自刎，血洒乌江之滨（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江岸之乌江浦）。时年仅三十一岁！

项羽自刎。自楚仅元年八月汉王起兵还定三秦，至垓下会战止，前后历

时四年五个月的楚汉之争，遂告结束。与之相伴随的是楚国的迅速解体。在楚汉相争之际，中原北方早已为韩信逐次平定。中原以南以至江南故地，原在西楚霸王卵翼之下，汉王刘邦统军与项羽决战之际，成皋、荥阳以西，关中地区，乃至汉中、巴蜀，均由萧何治理得欣欣向荣。当年蜂起天下的群雄，早已次第削平。于今，楚国一破，整个天下都已握在汉王刘邦掌中。

刘邦率军深入楚地，原楚国地方郡县无不望风归顺。在刘邦的心中，当年起兵于此，今朝挟威而来，万民臣服，实在是一件惬意不过、威风不过、得意不过的事。就是张良也有一种功成名就、荣耀而归的满足感、喜悦感。

鲁城（今山东曲阜）坚守不降，是刘邦意料之外的事。大军抵达城下，守城军民闭门持械，立于城头。刘邦大为震怒，扬言立时攻破城池，屠戮全城军民，以为拒斥汉军者戒。

鲁城不降，自有原因。当初楚怀王嘉赏项羽，曾封之为鲁公，领鲁城邑。张良见刘邦动怒，有意踏平鲁城，遂进言道：

“鲁为礼义之邦，周公封此，孔子生此，为天下人所尊。大王兵临城下，鲁人尚弹奏丝弦，诵唱诗歌，愿为鲁公赴死，为故主守节尽忠，实令人肃然起敬。大王虽恃武力，也难以征服，不如设法安抚招降。”

刘邦依此计，泯杀伐之心，命人将项羽首级高挑于长竿之上，以示城内军民，并以箭书射入城中，昭告城中官民：

“霸王残暴，屠戮苍生，为天不容。孤为拯救天下生灵，兴兵征伐。原期夺其兵权，任其终老还乡。不期兵败，性情刚烈，自恃无颜见江东父老，竟至自刎。孤深为怜悯。兹愿与鲁地父老相约，但能开门纳降，当厚葬霸王，绝不枉杀一人。鲁地政事，悉仍旧章。愿三思之！”

箭书名为抚慰，实为招降。鲁城官吏民众，自度城孤力弱，实难长抗久拒，又见刘邦重诺，遂开城相迎。

项羽的葬礼，果然格外隆重。刘邦用意深远：一则自战虽胜，于志得意满之余，对于项羽的英雄末路，不免兴起一份同情和喟叹；二则为了显示仁者怀抱，义者胸襟，借以笼络天下人心。

葬礼用的是鲁公的仪制，着意铺排，十分考究。刘邦亲临主持，请张良撰写一篇情词恳挚的祭文，忆及当初同在怀王帐下为一殿之臣，情同兄弟，本非仇讎，拘太公而不杀，虏吕妃而不犯，三年留养，尤见盛情，夸赞项羽仁者襟怀，义人行径，令人感戴等等。临祭读文，刘邦潸然泪下，使与祭官兵也为之动情。

另一件事是善待项氏族人。对所有项氏族人特为颁诏，一律赦免，概不追究。闻知项伯已在张良营中，刘邦又特为召见，再次道谢鸿门宴中，以身庇护的盛情大德，并约定日后再议子女姻亲之事。虑其以项姓来投，不免遭受非议，特赐以刘姓，封为射阳侯。另有项氏族人项襄、项佗等，也依项伯之例，一体封侯赐姓。

这番作为，果然奏效。各路诸侯见刘邦如此宽厚，皆群相趋附称臣，奉书致贺，无不顺从。

项羽的葬埋及其善后，礼制繁琐，诸事忙乱，决非刘邦营中将士所能胜任。好在鲁地是圣人桑梓，鲁城随至谷城的忠臣义民，极为虔诚地担当起来。先将项羽的尸骨密密匝匝缝合一体，然后沐浴饭含，将刘邦亲赐的珠玉填于口中，锦帛缠裹；接下来停尸、发丧，鲁地之民哭临舍堂：棺槨是上等材质，江南樟梓，豫章楠木；灵柩之上，书刻姓名官职；送葬之日，一路祭典，刘

邦还特遣士卒列阵以送，煞是威严。

在这当中，张良除奉刘邦之命写成那篇祭文，再就是陪项伯见过刘邦。此外，则百事不问。

撰写祭文时，姬康研墨已毕，张良秉笔在手，但见灯火摇曳，四壁沉寂。忆及项羽一生，遥想烽火当年，顿生无穷沧桑之感、凄凉之情。想下邳起兵，自己的初衷，只不过灭暴秦，兴韩室，展抱负，建功业，不想有了今日的结局。项羽一世英名，竟身首异处他乡，不得归葬故里。由此，不免心动惻隐，忆起项羽的许多好处来，笔下所书，发自肺腑，真情流露，十分感人。

项伯来归，初于汉营相会，虽欣喜不已，但军事繁乱，无暇详叙。及至谷城，大局初定，得有余暇，两人常常相对而坐，话旧叙情，也使张良感慨良多，不由地想起当年于汜水桥上得黄石赠书的旧事。

想来真是天缘巧合，命中注定。夜凉之中，月色之下，老人将一部兵法奇书递给他后，曾说道：“精研此书，熟烂于心，则可成为帝王之师。十年之后，堪当大用。将来有缘到济北谷城山下，一块黄石，即是我身。”而今楚汉相争，汉兴楚亡，项羽葬于这谷城山麓；自己追随刘邦，征伐七载，功成名就，也来到这谷城山下。莫非真有天神于冥冥之中巧作安排？

有了这些心绪的萦扰，张良不免有些郁郁寡欢，怅然若失。项伯封侯，自与族人南归。刘邦沉湎于得意享乐之中，自然会露出本来面目，再演咸阳初克、彭城楚宫那一幕幕闹剧。张良身体羸弱，不胜酒力，又性情淡泊，心欲清寡，常常退避宴饮，到城外徘徊流连。

谷城山在城外东北不过五里。冬日苍茫，天低云暗，晦暝不开，衰草遍布，人迹寥落。只有项羽的陵墓静卧，招魂的幡幢飘摇。张良徜徉其中，默默地梳理心头的思绪：赠书的老者，或许是一位世外高人，研读兵法，深有心得，料知暴秦初兴，自毁霸业，尚待时日，又苦于年事高迈，恐怕难以等到那一天，便刻意寻觅传人，继承遗志，以成未竟夙愿。而今暴秦既亡，那仙风道骨的老人呢？莫非真化为这谷城山上的一块黄石？这谷城山上，黄石累累，当地之人称其为黄山。究竟哪一块石头是老人的化身呢？

在这徘徊徜徉之中，张良默默地诵背《太公兵法》，真是字字珠玑，句句金石。自己以此辅佐汉王，扫清环宇，吞并六合，也算是不负恩师的厚望。今后呢？还能以此辅佐汉王吗？

这部《太公兵法》中还有这样一段话：

“夫高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灭，谋臣亡。亡者，非丧其身也，谓夺其威，废其权也。封之于朝，极人臣之位，以显其功。中州善国，以富其豪。美色珍玩，以说其心。”

这里说的是帝王的驭下之术。自己即是兴国谋臣，怕该是知行止、思进退、谋回头的时候了吧？

这样的日子终于被刘邦东归的号令所打断。

名副其实的凯旋，自然车驾旗幡威武招摇。从谷城到定陶，三百来里的路程，整整走了四天。一则是因为大队人马不如轻骑便捷；二则是渡河须费周折。这也使得刘邦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如何安置屯军定陶的韩信。

一路谋划，有了主意。及至定陶，韩信率众将来迎。刘邦见了，格外热情，好言抚慰，十分亲密。

韩信去后，刘邦即刻速传张良、陈平来见，摒退左右，开门见山说道：

“今虽天下粗定，但势力最强的是韩信。”

这是明摆着的事。汉王提起这不言而喻之事，当然意在言外。张良心中明白，汉王所惧的是韩信手中的数十万大军，还有他的帅军之才，用兵之神。因此，汉王必定要设法先将他安顿妥当，才能放心，只是没有料到，汉王这么快就会下手。想到此，暗暗替韩信捏一把汗。

他决定先不开口，看看汉王怎么决断。

陈平先开口：

“汉王所虑，为臣尽知，是该想到这一层。此前，平定各路诸侯，征讨西楚十万大军，汉王对他十分倚重，他自恃功高才厚，乘机讨封齐王，图谋大片封地，实在是要挟不尊，该当处罚。否则，必然内祸又生，后患无穷。”

刘邦听了，频频点头。张良觉得不能不开口了。陈平乖巧，常揣度汉王心怀，投其所好，所设计谋多有奇效，只是过于阴毒。汉王既已决意处置韩信，怕已不能谏阻，只有顺其心志，求个妥贴的办法，折中施行。不要对韩信太过苛刻了。

“汉王对韩信有知遇之恩，解衣推食之情，韩信当不该忘。如要安顿，不如移其封地，遣他回归楚地故乡，使他能回归故里，显扬殊荣。”张良的活，用意颇深，既回护了韩信，又替汉王预设了理由，斟酌了措辞，也好让韩信心服口服，无话可说。

刘邦听了，仍是点头不悟。陈平却紧迫不舍：

“要紧的是手中兵权，不可不夺。至于封地，仍可商议。”

这就是陈平的狠毒所在。“仍可商议”，用不着解释，在张良看来，韩信的将兵之权，实难再握，汉王必是谋定而后问，所以并不涉及。而韩信的王位封地却是该力保的，只是须有合适的理由，才能使汉王认同：

“此事重大，汉王须从容，体现宽厚恤下之情，以免累及众人都生疑虑，激起惶恐不安之心。”

最后一句切中要害，刘邦不能不有所顾忌。

刘邦的行动仍是极快，无一缓着。当下便亲率侍从往韩信大营而来。韩信闻报，急忙到辕门恭候，迎入大帐。

刘邦坐定后，未等韩信开口，先自说道：

“大将军智勇双全，屡建奇功，历经征战，强敌俯首，不愧盖世英雄。今能稳定天下，使诸侯顺服，将军功不可没，孤当永世不忘。如今战事已去，正宜与民休养生息，不复劳师动众。将军务必体察孤王心迹，缴还兵符印信，使久战身疲的将士得归田里，安居乐业。”

话说得在情在理，有凭有据。韩信虽心中不乐，但无言可拒，只得捧出将军兵符印信，缴还刘邦。

刘邦接过，不停留多言，拂袖而去。

送走汉王，韩信回到帐中，绕室徘徊，很是踟蹰，不觉想起汉王于小修武营中潜取印信一节，今又重演，暗自懊恼：必是汉王惧我才能，疑我用心，故而夺我兵权，去其心疾。

尚未回过神来，士卒又来报，汉王传令官已至大帐之外。韩信心中一惊，连忙迎入帐内，接到的却是汉王的徒封诏书：

“今楚地已定，不烦兵矢。先王义帝无后嗣可立为楚地之王，齐王本生长于楚中之地，熟知风土，稔习民情，着徙封为楚王，镇守江、淮，定都下邳。”

接下来是奖封彭越：

“魏相国越，据魏已久，勤抚魏民，颇孚人望，屡破楚军，战功显赫，着以魏地赏封，号称梁王，定都定陶。”

这道诏书的效果迥然不同，彭越喜不自胜，韩信郁郁寡欢。

回到下邳，衣锦还乡的荣耀使韩信心中的不快稍得宽释。他请来昔日曾经接济过他的漂母，送以肩舆，赠赐千金，以报“一饭之德”；找到使他胯下受辱的屠夫，授予中官之职，以示“以德报怨”的宽容大度。

做完了这些事，汉王的影子并没有随之而去，却梦魇般困扰着他，使他寝食难安，恐惶终日。搜肠索肚数日，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可向汉王表示忠心的机会。

不久，一道由楚王韩信提议，梁王彭越、淮南王英布、衡山王吴芮、赵王张敖、燕王臧荼等联名的上疏，呈到汉王手中：

“先时秦为无道，天下诛之。大王先定关中，得秦王，于天下功最多，抚安全民，功盛德厚，又加惠于诸侯王，有功者使得立社稷。地位已定，而位号比拟，无上下之分，是大王功德之著，于后世不宣。谨冒死拜上皇帝尊号，伏乞准行！”

众诸侯拥立为皇帝，这在汉王，求之不得。但初奏即和，总不免有急不可耐之嫌，便召集群臣，假意谦让：

“古来帝号，贤王方可当称之。寡德少恩于民，纵使帝号，不过图有虚名，必为天所不容，民所不耻，实不足取。寡人平庸，无贤德可言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”

刘邦谦让虚伪，众臣拥戴真诚：

“大王出身贫微，但勇担道义，平定暴秦，救民于水火，功在千秋，德加四海。现海内已平，百姓安乐，诸将受封，士卒有赏，各得其所，诸侯王不足与比，实乃名副其实，应居皇帝之位，以安百姓之心，达万民之意，造福于天下！”

经过这番来言去语、君谦臣谏，汉王在“民意不可违”的招牌下，答应称帝为皇了。

就位的大典盛况无比，古制的礼仪，依次行施：选定吉日，汉王身披龙袍，腰缠龙带，头顶皇冠，郊天祭地，登上宝座，即汉帝之位，史称汉高祖。时在汉王五年二月三日，地在汜水北岸（汜水，济水支流，流经山东曹县北二十公里，为曹县与定陶县界河）。

迄至刘邦登上皇帝大位，被封王的有楚、韩、淮南、梁、赵、燕及长沙、闽粤，共计八王。刘邦也从定陶起辮，派大臣赴关中栎阳迎取太公、吕后及太子盈，会聚于都城洛阳。

张良随刘邦一起回到洛阳。除带一个姬康外，与他同行的还有一块取自谷城山的黄石，静卧在锦帛包裹的木匣之中。

## 第十四回 排众议力主移都城 消猜惧密荐封雍齿

皇帝的龙辇抵达洛阳，已是三月初。

原为周都的洛阳城，曾有过极为辉煌的历史。数百年间，诸侯来朝，群贤毕至，商贾云集，繁华盛极，天下莫比。只是到了后来，周王无德，诸侯失礼，天子的宫廷渐渐门可罗雀，统御天下的王权不过空有其名，这座都城也渐自冷落，只剩下一副威严的躯壳。

宏伟的建筑、宽阔的八条大街尚在，皇帝到来，自然少不得一番修葺装饰。兵马似蚁，臣僚如云，群集于此，又是一片兴盛的景象。

西来东去的洛河将都城劈为两半，南称南城，北为北城，南北二城，各有宫殿。南宫太极殿，以高称雄，达十余丈；北宫德阳殿，以阔取胜，可容万人，汉皇常常下榻理政的地方是南宫。

自至洛阳，张良的旧疾便又复发，仍是寒热交替，咳嗽不止，彻夜辗转，不得入睡。姬定请了医人，张良竟拒而不治：

“此是旧疾，我心自知。每遇时令交替，总会不适，药石无用，唯有调养，过了这乍暖还寒的时节，自会痊愈。”

好在夫人两子也自栎阳迁来，复又阖家欢聚。夫人善解人意，悉心照料；两子聪颖活泼，知书识礼，使得张良病瘵之中，享受到不少乐趣。他多次想过，病体如此，不堪劳累，连年鞍马，心力交瘁，新皇初定，自有法度，不如就此闲居，陪伴夫人，教诲孺子，颐养天年。

这个念头在他心中萦绕已久，源头仍在谷城山下。那块黄石放在床头的木匣之中，每有闲暇，他便取出，良久抚摸，独自遐思。日子久了，石头竟渐渐光滑湿润，有些色泽了。

时令已进五月，天气转暖，地气升腾。张良的病体得到康复。两个月内，他没有到过朝中。每有旧友前来探视，他也有意回避政事，从不过问。偶尔提及，或是洗耳恭听，一言不发；或是顾左右而言他，将话题引开。他是引导自己渐渐地忘记过去，远离朝政。

或许皇帝并没有忘记他。

一天早上，天气格外暖和。姬定掇了一张木榻在庭院之中，张良倚着三足凭几，半躺半坐着向阳。姬康来报：

“宫中来人，皇上请司徒入朝。”

这仍是私下的称呼。张良多次说过，汉朝已定，不为韩臣，居家之中，还是随便些好。可姬定、姬康仍改不了口，也只好随他们的意了。

“不知所为何来？”

张良坐起身来问道。

“说是皇上大开筵宴，召宴群臣，一同会饮。”

“我不饮酒，已经数年。”

张良原想辞了。说了这一句，便又想起，今非昔比，皇上名请，实是诏谕，不能有违，只好吩咐姬康备了车马，相随着往宫中而来。

筵席摆在南宫。皇帝因朝政初创，百废待兴，确也忙碌了一番，辟划经营，一切庶政，略有头绪，不免志满意得，兴致非常。张良见了皇上，纳礼便拜。皇上一边扶住劝止，一边拉了两手，殷切嘘问，格外热情。众人依次

坐定，皇上开宗明义：

“朕得诸侯将相鼎力相助，方能削平群雄，尽取天下。今佳日相约，君臣欢聚，尽可开怀豪饮，畅所欲言，不必有所避忌。”

说罢，先自举杯在手，一饮而尽。

座中臣僚多是皇帝旧人，相随多年，于沙场之上，冒矢拼杀，屡立战功，少受拘束，见皇上如此，更是放胆，无所顾忌。一时间，豪气勃发，觥酬交错。

皇帝高居宝座之上，放眼座下，群臣皆为所用，随意遣使，十分惬意，想起旧事，朗声问道：

“朕今有一问，欲待群臣作答。”众人停下杯箸，翘首以待。皇帝接着设问：

“朕起自布衣，自顾菲材，何以能凭三尺宝剑，平定四海，拥有天下？项羽出自将门，世家显赫，英武盖世，强悍无比，何至一败涂地，国破身亡？”

话问得突兀，众臣一时左右相顾，面面相觑。张良抱定宗旨，不肯多言，只将一双木箸，握在手中，竖于案上，埋首沉思。

王陵离席作答：

“陛下平素待人，不免粗鲁少礼，或有侮慢，似不如项羽宽仁。但使人略地攻城，每有所得，必有封赏，愿与天下人共利，部下因之奋死效命。反观项羽，虽骁勇无敌，但妒贤嫉能，生性多疑，寡德少恩，将士苦战，虽取胜而不赏功，得地而不分利，所以人心分离，士卒皆不肯尽力，因此致败。”

这番剖白，既言皇帝驱将励士之术，又道众臣图利贪功之念，倒是实话。不想皇帝听了，似不以为然，微微一笑：

“公只知其一，却不知其二。赏功分利，固不可少，但谋取天下，仅此不足。依朕所想，得失之因，尽在用人。此朕胜于项羽所在。诸公试想，若论心有谋略，胸有成竹，明见万里，运筹于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朕何如子房？若论镇城守地，处理庶政，抚慰百姓，安定国家，筹输兵饷，供应粮秣，征补士卒，朕何如萧何？若论统领千军万马，战无不取，攻无不克，朕何如韩信？此三人，皆为并世雄杰，盖世奇才。朕能悉心委任，使其各尽所能。朕乃得借三人之功，方得天下。试观项羽，徒恃过人英武，仅有谋臣范增而不能重用，是以为朕所灭，终至败亡。”

皇帝置酒南宫，纵论兴亡，过了许多日子，张良每每想起，总是不能释怀。皇帝的话，自然有理。

楚汉相争数年，项羽可谓百战一败，一败涂地；皇上可谓百战一胜，一胜而得天下。皇上能屡败屡起，渐渐由弱变强，所赖乃是从谏如流，驭下有方，使人尽其才，将士用命。

但使张良不能释怀的却不是这些。初闻皇上赞誉，他心中不免愉悦：辅佐数载，苦思设计，有此结局，也该满足。但深思细究，又觉骇然：勇略震主者，身危；功高盖世者，不赏。古有吞吴兴越的文种，今有核下建国的韩信，而自己，只怕从此之后，祸端顿起，难有宁日了。

想到这些，张良决意托称养病，闭门谢客，不问朝政，终日在家浏览典籍，教子读书。

再次与皇上相见，是在一个多月之后。仍是一位宫人来传皇上的诏谕：

“万岁相召，入宫晋见，面议国事，请勿迟疑。”

相见的地点仍是南宫。不同的是，偌大一个太极殿，寂寥空阔，皇上独

坐，一个宫人远远地侍立于殿外。

入座之后，先是一番寒暄。皇上询问：

“身体可安？”

“尚未痊愈。”

答得极简单，又极明白。这是托辞之根，张良毫不犹豫。

接下来，是“万望用心医治，悉心调养，早日康复，国有大事，尚要倚重”的话。未了，皇上话锋一转，问道：

“今有陇西戍卒娄敬进言，迁都关中。朕不能决断，特请子房前来商议。请子房直言。”

“迁都事大，关乎国计。”

张良先虚应一句，意在缓冲，有余暇思考。他首先想到的是，皇上定陶即位，曾议到定都之事。有人提议彭城，皇上认为西楚灭亡于此，彭城乃不祥之地。有人还提到临淄，皇上仍不赞同，虽未明言，意思是明白的：临淄原是齐都，韩信由齐王徒封楚王，又将临淄定为汉都，实是不妥。有人提到洛阳，而且以“位居国中，可以君临天下，方便诸王来朝”为由。皇上首肯，众人附和。其中的根由，乃是朝中臣僚大都为关东之人，不愿跋涉远行，离别故土。今番皇帝不决，必是众臣异议所致。

想到这些，张良不免有所顾忌：众人之意，如若违拗，虽令出皇上，也必遭怨。

“不知献策之人，有何见解？”

张良仍是虚应。

皇上见张良发问，答道：

“娄敬善言，所论颇繁。其要有二：一是洛阳乃久战之地，百姓苦役，肝脑涂地，哀嚎不绝，加之户籍税减，所剩不过十之三四，满目疮痍，千里荒野，不足以资新朝。二是关中地势，依山带河，四面可守，且土地肥沃，素称天府雄国。如若关东有变，百万众兵，呼之即来，则可扼喉拊背，操纵自如！”

“既有此两利，皇上为何不能决断？”

张良仍是问而不答。

皇上听了，有些焦躁：

“娄敬所言，似有道理，只是群臣之中，多有异议。或谓洛阳吉祥之地，周室得以传数十代，历时数百年而不衰微，秦都关中，倏忽便亡；或谓洛阳东有成皋要塞，西有崤、澠重地，背河向洛，位置险要，易守难攻。众说纷坛，使朕委实难以决断。”

娄敬据理，众臣异议，皇上不决。这便是张良的为难所在。但事已至此，不能再虚于委蛇，令皇上生疑；对众臣的异议自然不能再顾，沉吟良久，张良答道：

“依臣之见，娄敬所言，实为有理。”

听了这两句，皇上知道，张良要陈述己见，一如既往，趋前细听。张良见了，颇受鼓舞，接着说道：

“洛阳虽有险可依，但毕竟狭小，不过数百里平原，且历经战乱，屡遭兵燹，田畴瘠薄，歉收连年，如若生变，必四面受敌，终非用武之地。而关中之地，左有崤、函之关，右有陇、蜀之地，北接外族，三面据险，东临诸侯，沃野千里，富甲天下。升平时节，黄河、渭水漕运方便，供给京师，十

分便捷。若诸侯变故，征军筹粮，顺流而下，一鼓可胜。如此，关中实为金城千里、天府之国的宝地。娄敬所见，可谓深谋远虑，而暴秦之兴，所赖关中地利，暴秦之亡，则在政制之败，非关中之故。”

“啪！”皇上听了，伸拳击案，断然道：

“子房之言，使朕迁都意决。”

张良见皇上高兴，有意趁此机会将连日所思奏知，以获恩准：

“皇上圣明，非臣之功。今臣仍有一愿，达知皇上，请皇上务必允准。”

“子房有何事，不妨直言道来。朕必应允。”

皇上在兴头上，未知何事，已先答应了。

“皇上今平定天下，统一四海，虽理乱兴废，国呈升平，但也不能事必躬亲，有损圣体。这是臣下的职责。无奈为臣贱体多病，久不能愈，不能尽为臣之道，以分君忧，反而蒙皇上眷顾垂问，实是惭愧。为臣愿辞官蛰居，休息将养。恳请万岁恩准！”

这番话自然是早已想好了的，既有规劝之意，又有自责自疚，兼有无奈之情。话虽不多，一波三折，使人听了，格外感动。

张良言辞的恳切，神情的谦卑，是他与刘邦相识以来从未有过的。也许这种谦卑和恳求便是生隙的结果，戒备的开始。

皇上的答复格外委婉：

“子房贤能，佐我汉成，汗马功劳，人所共知。治世之道，还赖赞襄，本不忍舍以离去。不过你既已意决，朕不能勉强。今后小事，不劳烦扰，但有大事，尚需就教。万望以天下为利，应召来朝，使朕有依。”说罢，皇上命人取来黄金千两，要赐予张良。张良坚辞不受。回至家中，对夫人两子说起，感慨道：

“我家世为韩国重臣，佐韩有功。韩为秦灭，我决心誓死为国雪恨，为家报仇，并不顾身家性命，不借万金家私，聘得壮士，报秦一锥。今暴秦已亡，汉室崛起。其间，我不过凭三寸不烂之舌，稍献微力，今自愿引退，不问世事，安度残生，心意已足。”

浏览典籍已成为张良生活的一部分。一部《太公兵法》，记不清如琢如磨地研读过多少遍。下邳读之，意在以待时日，将来大用；戎马倥偬之中读之，意在每有心得，变化运用，以佐君王。如今战事已息，隐退之中，渐渐地有些生疏。对恩师的忆念，大多寄托于对匣中黄石的凝思与摩挲之中。好在洛阳曾为周朝都城，虽经百年征战，周室的藏书仍遗留下来不少。他便常常差姬康到宫中的守藏室去借阅书卷。在这往来借阅之中，张良涉猎了另外一个知识的领域，并且为之倾倒，乃至主宰了他的后半生。这就是曾经担任周室守藏史的李耳的学说。

他对李耳的留意是从书简开始的。最初，借阅的书目并不专一，只凭姬康随便带回，内容广泛，种类繁多。不过随意浏览，无所用心，不求甚解。有些甚至未曾翻阅，便又还了回去。日子久了，他便发现，无论是竹简、木简，还是绢书、麻布书，都被整理得井井有条。凡有磨损，都经补刻，凡有文句颠倒，都经理顺。由此，他对周朝守藏史的治理有些刮目相看了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从周王的记事录中知道，曾任守藏史的便是李耳。

对于李耳的道德学问他早有所闻，只不过志不在此，便觉得不以为然。清静无为，玄默虚空，“致虚极、守笃静”的境界，对先为世宦公子，后来立志复仇的张良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学说。不堪入耳，何以入心？

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。李耳的“道可道，非常‘道’。名可名，非常‘名’……”；他的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……”他的“上‘德’不德，是以有‘德’，下‘德’不失德，是以无‘德’……”等等，如今读起来，仿佛神交已久，一见如故。从此，这部《道德经》，这部不过五千字的奇书，这般上至高天，下至大地，中至人律的奇文，便与张良朝夕相伴。

张良对朝事的不问，却不是不知。对于方圆不过四十里的洛阳城围，对于往来宫中的家人，传出、带回的种种消息，张良不过听之任之，不加点评罢了。

皇上首先需要约束的是一班功臣的举止粗莽，放荡不羁。他自己读书甚少，轻慢儒生，原本厌烦繁文褥节，新朝初立，也没有想到要立什么朝仪礼法。但一班大臣，或居功自傲，不听调遣，任意行事；或争功邀赏，相互攻讦，互不服气；或上朝议事，喧哗吵闹，大失体统；或醉于酒宴，出言不逊，拔剑击柱，甚至格斗伤人，常使皇上窘迫无治。

最先体察到皇上心疾的是亡秦的博士叔孙通。“天下皇帝，没有不需要臣民尊敬的”，这是他上书请求制定皇室礼仪的依据。

一封疏奏，果然得到皇上的格外重视。他被召入宫中，皇上虚度垂问：

“制定朝仪，可是繁琐？”

回答十分乖巧：

“朝无‘礼’，法度废弛，君臣失序，必生大乱。臣虽为秦吏，今已一心归汉，身为博士，潜心礼制已久。秦时朝中礼制繁杂严苛，不可效尤。我朝新立，也应制定礼法，宽严适度，使群臣有依，维护天子圣威，朝廷尊严。”

这种迎和奉承的奏议，皇上的胃口自然舒服：

“好吧。望汝勿负圣望，早日复命。”

不久，一套朝廷礼制炮制出来。接下来，皇上诏令，朝中群臣尽着官服，依制操演，择日施行。文武百官，严守朝仪，应对进退，彬彬有礼，稍有不逊，即由监仪官引往殿外，奉旨纠弹。

至此，皇上才喜孜孜他说出了一句心里话：

“直至今日，朕才感受到皇帝的尊贵！”

朝仪的大事，张良自然很快知晓。皇帝虽未垂问，也没有强求他入朝行礼，但既已知之，总要有所表示，以示遵礼守矩，尊崇天子，服守朝纲，使皇帝心中免却臣外之臣的疑虑，才能得以安常处顺。

念及此，他差姬康入宫，找来一本仪注，细细看了。心中不免惆怅：自此以后，皇上与群臣共赴疆场，生死相依的时光，一去不返。君臣之间被这繁琐朝仪鸿沟分割，不能逾越。他耐着性子，默记于心，选了日子，进宫向皇上行礼。

皇上的态度一如既往地热情和蔼，只是于热情和蔼之中，多了几份矜持与威严。

行完了礼，皇上与他对谈许久，无非是朝中诸事，国中情形，各地景况。张良默然恭听，并不多言。潜心读书，他记下了周公姬旦的一句名言：“无多言，多言败；无多事，多事多患。”

坐谈既久，张良有心告辞。皇上却谈兴尚浓，见枯坐无趣，便起身拉他到南宫门外，一边流连徘徊，一边四处瞻顾，一边海阔天空，犹自闲谈。

南宫门外，不远之处便是洛河。时在夏季，洛河如带，迤迤东去；河岸

杨柳依依，微风吹来，凉意袭袭。置身其中，张良暗想：久居隐室之中，不知屋外景致如此可人。如往郊外，山水之边，花木之间，田畴之上，阡陌之中，更当美不胜收，荡胸生意。既已隐退，不如常往常去，追寻乐趣。张良尚在遐思遥想之中，皇上却有了意外的发现：“子房回首。河岸之上，众臣都在做什么？”

顺着皇上手指所向望去，果见河岸沙滩之上，众将群集，拥簇一起，聚坐一道。有的交头接耳，有的口讲指划，有的神情诡密，有的情绪激越……再看皇上，似乎面显忧惧之色，心怀不安之虑。

“不过闲来无事，相聚清谈。”

张良淡淡地答了一句，依旧逍遥踏步，左顾右盼，观物赏景。“怕未必。”

皇上的目光仍在洛河岸畔的沙滩上。

这倒引起了张良的注意。一帮臣僚，沙场久战，惯经风霜，不甘寂寞，没有几个象他一般耐得住性子。炎炎夏日，蛰居房中，自然难熬。皇上如此疑惧，可见心中所虑，已非一日。所虑的是什么呢？朝礼的约束，可作为诠释。

再回头想想，皇帝的担忧决非多余。霸业已成，皇位已坐，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无外固其位，树其威。而战场之上，敌手顿失，尔后锋芒所指，该是谁人？自然是这些曾经并肩接敌，一壕作战，同力拼杀的臣子友人！但又有何良策能解这生死之结，使君臣相安呢？

毕竟是尘缘未了，六根未净，不知不觉之中，张良又回到了军师之位，置身于是非之间。

功高莫过于救驾，罪大莫过于谋反。十恶之罪，九恶能赦，唯有件逆谋反是皇上决不能容的。

因此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皇上首先想到的，必然是这一点。“莫非是相聚谋反？”

话一出口，张良便觉失悔，但已是覆水难收。

皇上听了，不啻一声惊雷炸于冠顶，转瞬之间，脸色大变：

“如今天下刚定，他们为什么即刻谋反？”

见皇上有些失态，张良失悔之中便想着如何转缓：

“不过戏言，为臣冒昧了。”

皇上的疑惧决不是一句歉语所能冰释的，张良不由得暗自叫苦，只怕从此更加重了皇上的疑惧。如果因此遗祸于群臣，实在是罪孽深重，难以自赎。

“子房随朕数年，每言必中，从无谬误。果然戏言，朕无忧矣。”最后这一句，虽是自慰，却泄尽玄机。可见皇上的忧患尚存，而且从此埋下种子，必将日积月累，越发厚重。

张良的自责，也因皇上的这一句自慰而不得解脱。

167

“皇上，臣有一言相进，请皇上深思。”

张良转过身来，面对皇上，神情格外庄重。

这倒使皇上有些意外。患病隐退以来，张良再未主动进言。其中的缘由，张良的心迹，皇上纵然不能洞悉，但也能隐约体察。今日的反常，皇帝当然格外注意：

“子房有话，尽管直言。朕洗耳恭听。”

对于九五至尊的皇上来说，“洗耳恭听”是极大的屈尊。对所言的臣子

来说，是莫大的荣幸。但张良不敢领受，他心中所想的，仍是设法消除皇上对臣僚的猜疑，平息一场已见端倪的祸殃。

“陛下起自布衣，一班佐臣，冒死相随，于沙场之上，披坚执锐，攻城略地，虽经磨难溃败，矢志不渝；虽受刀剑所伤，在所不惜。所图者，不过夺取天下之后，封官晋爵，得享福祿，博取富贵。今陛下贵为天子，定鼎以来，所有封赏，皆为亲旧敌人：所有诛戮，皆缘于生平私怨。随征将士，不蒙荫赏的尚多，难免教人疑畏。疑畏既生，则不免顾虑。尤恐今日不获恩赏，来日反遭诛杀。人人有患得患失之心，因而情急而不暇择，便相聚商议，何以求生。”

张良自感这番话说得是多了。但又觉得事已至此，不能不说。

皇上听了，急忙问道：

“子房所言，果然如是。但事已至此，当如何应对？子房当为朕筹一万全之策才是！”

张良略略沉吟，尔后问道：

“诸将之中，皇上平素最憎恨的是谁？”皇上毫不迟疑，随口答道：

“诸将之中，朕最憎恨的莫过于雍齿。朕初于沛县起兵，率众北上，留其据守丰邑。朕方离去，他竟举丰邑以降魏，不久又降赵，由赵投张耳。张耳复又派他率军助我攻楚。我因当时天下纷争，又正用人之际，不宜树敌，不得已而将他收用。破楚之后，念他尚有战功，又不便无故加罪诛杀，但朕心中痛恨，并未稍缓！”皇上话音未落，张良急忙说道：

“陛下可从速颁诏降旨，将雍齿封以侯爵，诸将猜惧，必当平息。”

“子房之计，果然高明，只是便宜了雍齿，着实可恼。”

第二天夜晚，皇上便在洛阳南宫召宴群臣诸将。文武群臣，闻诏而来，依次入座。一时间，宫内大殿，灯红酒绿，煞是热闹。宫中侍卫一声高呼：“皇上驾到”。但见皇上在前呼后拥之中，方步而来。群臣依礼，一起拜跪，行君臣大礼。

“众臣平身。朕今日邀卿等来宫中小饮欢聚，望大家开怀畅饮。”

皇上高举酒杯，向众臣示意。众臣连忙相应举杯在手，共祝皇上万寿无疆。

酒酣耳热之际，皇上即席宣布，封雍齿为“什邡侯”。雍齿大喜过望，即刻离席跪拜谢恩。

雍齿欣喜自不待言，尚未蒙封赏的将吏猜惧顿消：

“连雍齿都能得封侯爵，足见皇上宽怀仁厚，豁达大度。我等还有何疑惧！”

自此之后，群情翕服，不复生心。

皇帝心中良然宽慰。

## 第十五回 顾左右幡然惊心魄 辞封赏明哲思退身

雍齿受封，使诸将的猜惧顿失，皇上的疑虑稍缓。

张良闻知雍齿受封之后，心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：此事还远没有完结。

从南宫回来，张良便一直被皇上与众臣的纠葛所困扰。时而对自己的唐突深觉懊悔：惹发了这一番麻烦，引发了皇上的惊觉，累及众臣的安危，波起朝廷的动荡；时而又自觉宽慰：事出必然，早晚会有这一天的到来，与其讳莫如深，不如未雨绸缪，以免久积成患，殃祸深重；时而对皇上的不怜功臣，事成即负，颇觉失望；时而又为皇上开脱：人心无尽，纵将一方国土，宰割殆尽，人人封赏，众臣终难履足，身为皇上，此也难事，不得不忧。

思来想去，也觉智枯才尽，无法可求，便索性抱定既成事实，随遇而安，由他而去。只要自己跳出三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，远避是非之事，安然处之，或许可保无虞。于是，仍旧一心一意教子读书，陪伴夫人，浏览典籍。有时也由姬康相随，悄然离府，踏青郊外，徜徉于山水之间，阡陌之上，忘形游览，排忧解难。

接连发生的几件事，又使张良心生波澜，寝食难安。

先是齐王田横遭逼而死。

皇上登基之后，对远避海上的田横仍耿耿于怀，不能相忘。田横久居齐地，颇得齐人之心。任其坐大不能收复，尚或有机，卷土又来，兴风作浪，为祸必深。虑及此，皇上便遣差朝官，前去招降，明令：如来朝服，旧罪可赦。田横招待使者，殷勤安顿，与众人商议。众人皆曰，皇上表面宽大，内心狭窄，生性刻薄，前往归降，必是自投罗网。遂以田横曾烹杀郈食其，得罪皇上，今郈食其之弟郈食商为皇上近臣，恐不能相容为故，不肯从诏。皇上一心想使田横来降，便压服郈食商，不与田横为难。又派使者带诏而去，许下诺言：如田横归朝，大则封王，小则为侯；如拒不从命，定率大军，前来征剿。田横无奈，为使众人免遭屠戮，带了两个门客，随了朝使，前来洛阳，将至都城，自刎而死。皇上仍不甘心，必欲收服田横门下五百士卒。五百士卒将至洛阳，闻知田横已死，齐集墓旁，悲伤祭奠，高唱《薤露歌》，尽皆自绝。至此，皇上才善罢甘休。

接下来是楚王韩信遭贬。这件事，张良也算是参与了。

皇上对韩信的疑惧由来已久，两夺将印，徙封楚王，便是佐证。即便如此，皇上仍不释怀。因为韩信的满腹韬略，将兵神威，盖世功勋，本身就是一种威胁。虽然韩信被徙封楚王之后，由心怀不满渐自宽慰，不再计较，皇上的戒备却依然如故，处心积虑要伺机惩戒。

机会来得极快，皇上闻风而动。

项羽垓下兵败，楚将钟离昧下落不明。钟乃名将，素为项羽倚重，屡立战功，数败汉军，皇上至今余悸犹存。而今杳无音信，皇上亲颁诏令，严敕各地缉捕，务要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

这钟离昧未藏于野，却隐匿在楚王府中。韩信念其曾一同在霸王营中为伍，颇有交情，不忍相弃，私下收留。当然格外小心，深怕外人知晓。

不想偏偏事存不密，形迹败露，被人微访而知。皇上吃惊不小，终日苦思谋划，不得要领。

这是朝中大事。皇上遣宫人召张良入宫，商议对应之策。

座中只有张良、陈平。皇上优形于色，惴惴不安，缓声问计：

“韩信藏匿钟离昧于府中，必然图谋不轨。朕欲兴兵伐之，不知可否？”

张良本不愿多言，因对陈平的禀性素来详知，只怕计出他口，必然阴毒，如若皇上首肯，则更难转圜，便率先发言：

“楚王与钟离昧，原本同在项羽营中谋职，想必素有交情。楚王念及旧情，收留钟离昧，也是忠义之举，丈夫之行，实不足虑。”

这是在为韩信开脱，似乎有些不妥，也难合皇上之心。想到此，便又补上一句：

“皇上现广有天下，江山稳固，量一个钟离昧，不过败军之将，苟且偷生，能有何为？”

皇上撇开此话，又提起一件事：

“闻韩信在楚很是嚣张。每次出巡，车马喧闹，前后护卫，不下三五千人，声势浩大，威震百姓，不知欲要何为。”

这是责怪韩信有违仪制，目无天子，图谋不轨，只是没有明言罢了。但汉朝初立，只是粗略制定朝中礼仪，对诸王仪仗并无明示，不能追究。当然，这是不可明言的。张良则续前话题，接着说道：

“既知钟离昧匿于楚王府中，皇上不如颁诏令其来朝奉降，以治其罪，楚王必不敢回护。”

皇上意识到与张良话不投机，便转向陈平问道：

“卿为何缄口不语？有何妙计，不妨直言，以解朕忧。”

语气格外恳切，期望甚厚。张良听来，不免有遭受冷落之感，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。但张良所虑的不在冷遇和失宠，而在于由此而生的心隙。因此，他只好谨言慎行，紧缄其口，作壁上观。

“臣心中所虑是楚王是否知晓有人告他欲要谋反。”

“想来不知。”皇上答道。

“陛下兴兵伐楚王，合乎天理人伦。只是朝中诸将，可有楚王敌手？”

陈平是先扬后抑，倒是后一句，颇使皇上踌躇。接着，陈平又问：

“以陛下朝中之兵，前往伐楚，能否胜券在握？”

皇上沉默不语，算是作了否定的回答。

“陛下试想，朝中之兵不能胜楚军，将不能抵楚王，如贸然兴兵，一则必激楚王弄假成真，二则必遭败绩，自取其祸，难以收拾。”

“那……？”

皇上眉头紧皱，闷闷不乐。

“韩信当除，陛下之策也须周到万全。”

陈平直呼“韩信”，不再称“楚王”。他双眉紧皱，神色阴沉，搜肠索肚，苦思冥想。良久，趋向皇上，悄声说道：

“臣有一计，可解陛下之忧。”

皇上急不可耐，急忙问道：

“计将安出？”

“古代天子出巡，必要大会诸侯。臣闻云梦之泽，素为圣地。陛下可传旨天下，御驾云梦巡游。那时，相约各路诸侯，前来聚会。云梦泽所在的陈地，与楚西境相接。韩信身为楚王，陛下君临，必来拜谒。那时，生擒韩信，唾手可得，易如反掌！”

陈平说罢，面呈得意之色。皇上听了果然频频点头。张良听了，暗暗叫苦：楚王此番必难逃厄运！

皇上传旨各地，称国事稍安，天时正好，久闻云梦之泽，是一圣地，不日前往巡游，命各路诸侯，在陈集会，不得有误。传旨使者离开洛阳，皇上便率群臣将士，浩浩荡荡，出了都城。

楚王韩信接到皇上巡游云梦，相约诸侯聚会陈地的旨令，心中忐忑不安：陛下为何巡游云梦？相会诸侯，约在陈地。陈地毗邻楚境，自当前往见驾，但这其中，可有玄机？

犹豫狐疑之中，楚王召集心腹将佐谋士商议：

“适才接到圣旨，天子出游云梦，大会诸侯于陈。不知可否前往？”众人答道：

“天子出巡，必大会诸侯，此乃古制。大王不必多虑。”楚王仍迟疑犹豫，不能决断。众人见了，又都进言：

“大王自来楚地，纳贡奉旨，从无轻慢，何以引起天子忌妒猜疑？”

“众将须知，钟离昧原为楚将，垓下兵败，前来相投。本王念及旧情，将其收留。事虽机密，但时日一长，必然泄露。皇上曾下令缉捕，如若知其隐匿于此，实为授人以柄，必严加追查，甚或借题发挥，假以欺君之罪，实在难辞其咎。”

楚王忧虑甚深。众人听了却不以为然，齐声答道：

“要使皇上免却不悦，不如将钟离昧杀了，于陈地相会时，献上首级，皇上自然高兴，也算立一大功。”

楚王听了众人进言，似有不忍之心。但又觉进退维谷，实难两全：如若不去，便是抗旨不尊，罪该当诛；如若贸然前往，则遭伏必死。为今之计，欲图自保，只有依众人之言。

楚王忧郁多日，终难下手。但应召之期，日日逼近，终须有个决断。

就在应召之期将至的前夜，楚王觉得无可选择，便将钟离昧约至内室，犹豫再三，开口说道：

“明日本王要前往陈地拜谒皇上，想必钟将军已经知晓？”

“楚王但去不妨。”

钟离昧答得轻巧。

半天沉默，楚王复又开口：

“钟将军藏匿在此，皇上必已知晓。此番前往陈地，当是凶多吉少，将军可为我解忧？”

弦外之音，钟离昧自然知道，随即问答：

“楚王莫非惧怕因我而得罪刘邦？”

钟离昧并不称刘邦为皇上。楚王听了，吱唔不语。钟离昧大怒道：

“韩信当知，钟离昧并非贪生怕死之人，决不连累于你。但你当知晓，汉朝不敢攻楚，所顾忌的，正是怕我与你联手相抗。今我一死，你必紧步后尘，随我而去。”

楚王听了，仍紧锁双眉，沉默不语。钟离昧知他心意已决，势难挽回，索性大骂：

“韩信小人，你我本为旧交，今我落难来投，你竟反目成仇，逼我一死。只恨我有眼无珠，错看了人。”

说罢，拔剑在手，横颈自刎。

楚王命人收殓尸体，自取了钟离昧头颅，径往陈地而来，见了皇上，连

忙跪拜，正要将钟离昧首级献上，不料皇上将脸一沉，大声喝道：

“左右，快将韩信给我拿下！”

话音未落，绳捆索绑。直到此时，韩信方悔：当初未听蒯通、武涉之言。刘邦果然鸟尽藏弓、兔死烹狗。

后来，多亏朝中大夫田肯旁敲侧击，暗示韩信收齐之功，为他求情。皇上稍动侧隐之心，才免其一死，将他降为淮阴侯，留在朝中，不使归复。

物伤其类，兔死狐悲。张良睿智，从韩信遭贬中，自然能够体察到皇上对功臣的惊惧之心，防范之念。同时看到，自韩信始，过去的功臣爱将，现今的诸位王侯，都将成为皇上眼中的劲敌。每念及此，他就禁不住想起皇上南宮置酒，与众人纵论天下得失之事，便有一种预感：雍齿被封虽使群臣诸侯的争功猜惧暂息，皇上却因此回过神来，积怨更深，稍事缓手，必将重开杀戒。

对张良致命的一击，是韩王信的被逼谋反。

韩王信的领地，北起巩县、洛阳，南至宛、叶附近，东接淮阳，大都是故韩国的辖地。韩王本无大才，也无大志，不过故韩遗臣，着意享受荣华富贵。初受封时，张良虽对韩国仍有一缕情思，但虑及韩王难成大事，并不愿归国辅佐，再行追随。但皇上对韩王仍不能容，并不因他甘愿俯首称臣，朝岁纳贡奉侍而网开一面，却忌惮故韩之地为天下精兵所在，以太原郡是韩国故地为由，逼其迁都晋阳。韩王不敢稍有怨言，从速奉诏而去。而且为了表示对皇上的尊崇，对匈奴的防范，上表奏疏：

“韩居边境之地，屡遭匈奴入侵。晋阳远离边塞，愿将都城迁至马邑（今山西朔县东北），以便就近监视匈奴，镇平边关。”

皇上答应了韩王的请求。

汉高祖二年秋，匈奴冒顿单于率军入侵中原。韩王戍守马邑，突遭匈奴大举围攻，一边向朝廷告急求援；一面自知战则必败，派人向匈奴求和。皇上闻知韩王与匈奴互派使者，来往频繁，便怀疑韩王与匈奴勾结，遣使奉书，责问韩王：

“匈奴进攻马邑，自当坚守城池，奋力抵御，相机破敌，使其不敢南侵。为何不顾马邑为韩之都城，乃生死存亡关键，既守备不力，又与匈奴媾和？”

韩王颇多忧虑，满腹苦衷：一是粮草不足，一旦开战，必然难以持久；二是兵弱将寡，既无可遣之将，又无善战之兵，何以与匈奴抗衡；三是马邑城池不高，匈奴之兵，又都善射，马邑实难固守。对于这些，皇上并不明察体恤，反而致书谴责，韩王心中甚觉恐惧。无奈之中，听从手下大将王黄劝说，与匈奴单于议和：韩王仍统辖原有属地及兵马、答应与匈奴合并攻打汉朝。

皇上闻讯，极为震怒，御驾亲征。匈奴及韩王力不能抵，节节败退。皇上差将军柴武致书韩王，劝其投降：

“陛下宽大仁厚，凡叛诸侯，若能归降，当恢复原爵，赦免罪过。今韩王兵败致此，逃至匈奴，不如归降。”

韩王复信道：

“陛下将我拔于民间，封为王侯，三生有幸。但与项羽战于荥阳，兵败而未能够死，反被项羽所俘，此一罪；匈奴围攻马邑，我不能坚守城池，且开诚降敌，此二罪；现又率军与将军接战，此三罪。古有越相国文种，为国立功，并无罪过，反遭屠戮；今我三罪之身，岂敢奢望陛下饶恕？又我逃亡

异国，身着蛮夷之服，所食蛮夷之物，回归旧国之心，如失肢者望能行走，失盲者望能复明。虽此，情势已不能容。”

后来，韩王终于激战之中，力不能支，为柴武所杀。

此讯传至朝中，张良的反应自与别人不同：韩国被秦国灭亡时，定国已有一百零四年。此后张良处心积虑，使项梁封韩王成，苦心辅佐，谋划重兴韩室。至韩王成被项羽所杀，汉王复封韩王信。两王虽已不能与故韩国同日而语，便毕竟一脉相承，血缘所系，与张良及韩国旧民心神相关。而今，韩国根苗自此绝断，张良心中不免悲凄伤感。

当然、对韩王的变节，张良不能原谅。身为一王之尊，不能相守边关，反而弃国而去，实为奇耻大辱。但对韩王的无能无奈，又颇有相怜之情。远离旧国，敌势凶悍，力不能战，皇上相逼，身处夹壁之中，进退失据，能有何为？尤其是韩王于将败之际，自知不能归国，思乡之情炽烈，愧疚之情跃然纸上，总算天良未泯，不忘自己是韩国之人，更使人闻之伤情，动容怜悯。

在这件事上，皇上的作为又是怎样呢？张良深思，忧愤于内而不能明言，顿觉万念俱灰。进而想到皇上对于功臣，决不仅限于“夺其威，废其权”，而必欲“丧其身”而后快。张良不禁骇然，五内皆被惊惧所攫，认为自己唯有相机退身，从此彻底于皇上无碍，才能保存性命。

就在张良决意退身之时，皇上对众臣的封诏颁发下来。在张良看来，这是早该办的事情，而皇上却延宕日久，在诸将谋臣争功论赏、时酿讼案，唯恐夜长梦多、再生是非的情况下才列出这一纸封单，实为不智。而这张封单所列诸侯，则必是皇上将来着意应付削芟的对手：

鄗侯萧何，平阳侯曹参，绛侯周勃，舞阳侯樊哙，曲周侯酈食商，汝阳侯夏侯婴，颖阳侯灌婴，阳陵侯傅宽，建武侯靳歙，清阳侯王吸，广严侯薛欧，堂邑侯陈婴，信武侯周泄，周吕侯吕泽，建成侯吕释之，蓼侯孔熙，费侯陈贺，阳夏侯陈稀，曲阿侯任敖，汾阴侯周昌，安国侯王陵，辟阳侯申食其。

封诏中没有张良，这使他暗自庆幸：但愿从此之后，皇上心中再无“子房”，满朝之上再不知张良。

不想，就在册封诏书颁下的第二天，皇上请他入宫议事的谕旨即到。张良听了宫人的传谕，静坐片刻，揣测着何事，心想，大概离不了分封这一件。想到此，先定下方略：一是对所封列侯，概不议论；二是皇上如要加封自己，无论如何，也要坚辞。

张良的估什果然不错。

面圣之后，皇上的第一句话便是分封之事：

“子房助朕，取得天下，鞍马劳顿，功高绩大。如今分封之时，朕不能忘了子房。今召子房进宫，正为此事。”

张良急忙坐起，恭敬执礼，说道：

“汉室代秦，拥有天下，非人之功，实为天予神授。良不过一介书生，相伴皇上，朝夕侍奉，并无尺寸之功，万不敢望封侯，请皇上圣决。”

在他看来，列班封侯，名为圣眷，实为祸端，真是“福兮祸所伏”。但皇上听了，却道张良谦逊，接着又说：

“子房此言差矣。新朝兴起，虽为天意，但人力之功，不可抹煞。想项羽勇冠诸侯，诸侯各有千秋，终归汉室，着实经过一番人事较量。子房随朕，征战杀伐，常有奇谋，运筹帷幄，巧妙安排，功不可没。现今天下已安，新

朝已立，子房何言无尺寸之功？朕意齐地富庶，东临沧海，地处要冲，想让子房于齐地选三万户，以为封地。不知子房意下如何？”

皇上心意，看来已决，执意坚辞，有逆圣意，不是妥为。想到此，张良只好拜谢：

“为臣感谢皇上圣恩。不过，臣有一心意，今说出来，请皇上圣裁。”

“子房有何打算，不妨直言。”

“遥想当年，臣避难下邳，苟且偷生，一无所为。闻知圣上起兵反秦，便集聚众人，往留邑投奔。恰巧路遇，一见如故，多蒙圣上将臣收用帐下，使臣有所归依，得以竭才穷智，为圣上效犬马之力。现今想来，实是上天将臣送与圣上。圣上天眼敞开，常常纳听为臣愚见，使臣能够有所作为，也才有今日所谓建功立业。总之，为臣小有所成，全赖圣上重用，为臣未使皇上失望，已心满意足，不放稍有奢望。如皇上体谅为臣之心，只将留邑赐于臣下，做为封地，臣已感恩不尽，也使臣时常感念圣上知遇之恩，关怀之德。此外，臣断不敢再受齐地三万户封赏。”

这一番话，娓娓道来，言辞诚恳，发于肺腑，出自心底。皇上听了，十分中耳，不再驳诘，即封张良为留侯。张良千恩万谢，再次叩拜。

接下来，皇上问所列诸侯是否妥当。张良听了，一味应合，尽是溢美之词。一说众将谋士，身经百战，披坚执锐，皆立大功，该受殊荣；二说皇上明察秋毫，使功臣各得其所，各有封赏，各享其禄，甚为妥当。言不及细微，话不涉实际，皇上听了，也十分高兴。

张良正想告辞，却有宫中侍卫慌忙来报：

“圣上，大事不好。大殿之上，群臣聚集，击鼓鸣钟，要见圣上。有的还舞刀拔剑，言辞偏激，怕要惹出事来。”

皇上听了，大惊失色：

“出了何事，如此失体。子房且随我上朝去看个究竟。”

此刻大殿之上，果然一片哄闹吵嚷之声。只听宫中侍卫一声高喊“皇上驾到”，大殿之上，立即安静，众臣一齐依制跪拜，山呼万岁。皇上脸色阴沉，怒视群臣道：

“所为何事？聚集在此，咆哮宫廷，成何体统？”

众臣听了，一时不敢言语，稍停片刻，皇上已不耐烦，大声道：

“既无事奏，各回其府去吧！”

说罢，就要起驾回宫。却见武将行中走出一人，前行几步，跪拜道：

“臣等对皇上分封多有微词。张良、陈平本是谋士，虽未攻城略地，但随征沙场，也有大功，该受殊荣。可萧何安守关中，远离疆场，并无大功，却被圣上封为酈侯，所赏封地，多达八千户，又列诸侯之首，众人征战杀场，出生入死，反不如萧何。请圣上明察。”

张良听了，知群臣为鸣不平而来。又从话中听出，圣上早有意为他和陈平封赏，众将都已知晓，只有自己蒙在鼓里。

皇上至此松了口气，观望众人，以手指点道：

“众臣可都是为此事而来？”

众臣道：

“臣等屡经杀场，亲临大敌，多经百战，真可谓九死一生，方立下功业，领些封赏。萧何只凭舞文弄墨，空谈论事，圣上却独对他格外厚爱，臣等不能信服。特来请圣上明示。”

皇上听了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
“诸臣可知狩猎否？追捕兽兔，猎犬任之，而发言纵使，责在猎夫。诸臣攻城略地，如猎狗捕兽，而萧何尽瘁筹谋，尤如猎夫之发令指使。以此衡断，诸臣不过功狗，萧何却是功人。朕重赏萧何，实有至理。请诸臣再勿持异议。”

诸将听了，面面相觑，无言以对。张良却于心中暗自叹服：圣上所言，果然有理，深得用人励士要诀。转而又想，萧何继韩信之后得此殊荣，怕已是盛极。而盛极则衰，满盈则亏。从此之后，萧何也该小心谨慎，格外检点了。

“司徒大人，宫中及诸位大臣都在收拾行囊，准备上路了。”

又是姬定，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提醒催促了。

皇上迁都关中的诏书早已颁发，栎阳的宫舍已由萧何操持，收拾停当，就剩下择日启程了。

张良仍不能决断，该如何决定行止。远离皇上，退避三舍，示之以淡泊无欲，以懈皇上警觉戒备之心，是早已抱定的宗旨。所以，皇上迁都的诏渝颁下，他思虑多日，定下决心：留在洛阳，不随皇上西去。本该面见皇上，当面禀告，婉求恩准。又怕对座之中，一旦皇上不允，便不好转圜。他斟酌再三，写了一道奏疏，表达滞留洛阳的心意。因为事关重大，用辞颇为谨慎，只说病体羸弱，经不起颠簸劳顿，愿留在洛阳，苦度不多之来日。一旦终去，归葬阳翟旧茔也方便些。写成之后，又觉不能达意，便补充上另外一层意思：残生已如秋叶游丝，朝不保夕，再无力为皇上设谋解忧，多蒙皇上垂问关爱，深觉愧疚不安，望皇上体察为臣苦衷，予以恩准。

打发姬康呈上奏疏，张良渴盼回音，寝寐不安。他对皇上能否恩准，实在无把握。这在他是从未有过的。昔日沙场之上，每临大敌，生死常在倏忽之间，他都能从容应对，死中求生，颇为自信。而如今，他这种自信越来越少了。天心飘忽，圣意难测，尽管处处小心，时时自束，仍不能解惶恐之虑。

隔了两日，皇上复谕下来，果然使他大失所望。复谕满纸抚慰，再三嘱他静心将养，说不日定能康复如初，称他为开国元戎，功勋卓越，说今后还要朝夕垂问，以决大事，须臾不可或缺，遣辞也极为委婉。但要他随往关中的意思十分明定，似无挽回的余地。

又是多日苦思，仍不能解脱。百难之中，他想再次入宫，晋见皇上，当面陈述。又恐过于执拗，便隐含相抗之意，使皇上不悦，所以绕室徘徊，委决不下。皇上的诏谕已知，不再上复，便是从命。而这对他又是难以接受的现实。

就这样，延宕多日，误了不少时光。夫人知他烦恼，因素不问政事，也不敢过问参议。阖府上下，都未得明示，不知如何才好，照常各司其职，各在其位，也有的背地里窃窃私议。偌大一个官府，终日十分沉闷。

彻底的绝望是在皇上择定启程的日子以后。原本张良已有判断：怕是无功挽回了。但总怀一线希望。按照惯例，皇上已有明谕，驳回请奏，为臣只有遵命，再无申辩的机会。但也少有例外，就是皇上对老臣的请奏在下诏复谕之后，还会垂问一次，以示恩典。当然，每逢此时，皇上算是给足了面子，臣下只有谢恩，断不能再固执己见。但对张良来说，应该还是有个委婉再陈的机会。可苦等多日，并无音信。到这时，张良才知皇上是不准他再有陈言了。

两日后辰时，皇上从南宫起驾。百官臣僚都要提前赶到恭候，一同随行。姬定、姬康来询问，张良只是挥了挥手，放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愿吐出。好在两人都明白，无须多言，便急忙召唤府中侍仆，手忙脚乱，收拾起来。

不知为何，临行之时，皇上又派了二百多轻骑侍卫及两名太医，由一个官佐带了，来到府中，说是特奉圣旨，一来途中护卫，二则相从治病，以备不虞。这一切在张良看来，似乎满蕴不祥之兆。

## 第十六回 明心迹送子入朝纲 暗运筹四皓出山林

静室之中，四壁空阔。高台上的一盏羊脂灯，灯芯浮动。张良瘦长的身影随着昏暗的灯光摇曳飘忽，恍如一线游丝，仿佛随时都会化成一股烟气，随风而去。

半年多来，张良常常在这斗室之中跌席而坐，堕肢体，黜聪明，形如槁木，信敬、断缘、收心、泰定，甚至不饮不食不寐，刻意忘却尘世间的一切是非烦恼。

皇上迁都关中，在栎阳暂住不过半载。萧何苦营两年，亲自督建的长乐宫方告竣工，皇上即定都长安。亲王诸侯、文武百官，尽来朝拜，张良却避居栎阳，只上表称贺。

所幸的是，皇上并未象上次一样逼他随往长安。而对淮阴侯韩信则不同。皇上专门下了谕旨，要他举家迁入长安城中。其用意，不外乎“羁留”二字。

在这期间，不断有令人惊惧的消息传来。诸王被灭，阳夏侯陈豨被逼而反，累及淮阴侯韩信被吕后杀戮，进而引起相国萧何的牢狱之灾。就连皇上的乘龙快婿赵王张敖，以及皇上最为信赖的燕王卢绾，都未能幸免遭劫。

陈豨原是韩信的部下，屡受韩信提拔，对韩信一向敬佩。陈豨被皇上派任为巨鹿太守，行前，来与韩信告别。韩信拉着陈豨的手，一起在院中散步。

时值深秋，天气微寒，菊花正艳。韩信仰天叹息，问道：

“今你领兵前去，如能镇守边关，御敌取胜，与我败项羽于垓下之功相比，可能超过？”

陈豨回答：“将军之功，盖世无比。”

“可如今，我却只能赋闲蛰居，苟且偷生，如困兽一般。”

话外有音，一听便知，只是事关重大，陈豨不敢枉猜，于是说道：

“请将军明示。”

“你奉诏前往，巨鹿乃是天下精兵聚集所在。你素得陛下宠信，如有人密告陛下，称你谋反，陛下初当不信。但如此屡报，陛下必生疑虑，甚或率兵亲征，你当如何？”

韩信问罢，直盯着陈豨。

“陛下信谗，祸自难避。与其坐而待毙，孰若起而拯之？”

问答之间，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。韩信紧紧攥住陈豨的双手，颤声说道：

“果真如此，我愿内应。”

一桩大事，就此议定。只是韩信的谋反之心，至此才萌，似乎有些晚了。陈豨的谋事不密，更将他置于死地。

先是陈豨在任上广召宾朋，积聚兵马粮草，过于招摇。回乡省亲时，路过赵都邯郸，随从如云，车马千辆，邯郸旅舍，为之客满。赵相国周昌素为皇上心腹，立刻密奏：

“陈豨韩信久为一党，谊如昆仲，一在京城，一为疆臣。今陈豨势已坐大，羽翼日丰，不敬之心，已露端倪，不出几年，必酿事变

再就是陈豨屡屡撤换属下将领，安置失当，激起怨忿。自己军中，也有人密奏皇上，称其心怀叵测。

皇上对于臣属的谋反早有戒心。如今对陈豨谋反之说，自然是宁信其有，

不信其无。

恰在此时，皇父刘太公逝世，皇上趁机召陈豨回京。陈豨称病，不回长安，并举兵叛变，自称代王。皇上闻讯，果然传檄四方，征集人马，御驾亲征，用女色诱捕陈豨手下两员大将，用重赏安抚赵国子民之心，使周勃设伏于险谷之中。陈豨兵败，逃往匈奴，不知所归。

韩信闻知陈豨兵变，正要计划策应，不想皇上却传下谕旨，要他随驾出征。他自然不肯应允，称病婉拒。就在这时，府中一个家仆失职得咎，怕韩信杀他，连夜逃匿，并将韩信与陈豨相约之事密报吕后。吕后请丞相萧何入官商议：

“韩信已与陈豨勾结，内外呼应，相约谋反，应将他召入宫来，严加责问。”

萧何听了，心中头绪纷乱，不知所措。想当年，皇上初王汉中，韩信失意而去，他单人独骑，月下相追，又屡谏皇上，说服众将，始有皇上筑坛拜将，韩信统御三军。尔后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还定三秦，又出关东，与项羽争夺天下。而今韩信心生反意，自己该如何是好？

转念之间，萧何顿生警觉：吕后精明，权术之道决不下于皇上，此时的游移暧昧便是授人以柄，势必成为来日的祸殃。想到此，立刻回道：

“此时召韩信入宫责罚，或许会打草惊蛇，激起大变。”

吕后听了，并不给萧何缓和之机，接着逼问：

“那该如何？”

事已至此，萧何觉得只有图谋自保，顾不得其他，随即答道：

“不如诈称陛下派使回京，告知陈豨之乱已被平定，要各位王侯入宫庆贺。那时可乘机捕捉，韩信必难逃脱。”

“如他生疑，依然称病不来，又奈他何？”

“我当自往韩信府中，说他入宫。”

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便由此引出。皇上平定陈豨的捷报传到各位王侯之家，萧何不待韩信生疑，自往其府中，说道：

“大将军虽沉病在身，尚在病卧之中，但陛下平乱，兹事体大，依礼应入宫朝贺。再说陈豨原是将军旧将，今被平戮，将军若不往朝中，陛下及吕后必然生疑，于将军实为不利。”

萧何对韩信不称王爵，不称侯名，仍称“大将军”，自是大有用意。这使韩信听了，不由想起旧事，心中泛起亲近之感。

韩信对于萧何的尊崇由来已久，非比寻常。他对萧何的劝说自然格外易于接受。然而，最能打动韩信的却是最后一句。于是，手无寸铁的淮阴侯在宫中束手就擒。此时韩信方知上当。对皇上的怨恨，对萧何的困惑，对吕后的睥睨，种种滋味，俱上心头。一时间，方寸全乱，口不择言：

“昔日皇上曾赐我三不杀：见天不杀，见地不杀，见铁不杀。你奈我何？”

吕后冷笑一声：

“皇上圣旨，虽为皇后，不敢违背。只问此时，可有话说？”

韩信自知大限将至，此番入彀，定难生还，不由仰天长叹：

“事已至此，夫复何言？只悔当初不听蒯通之劝，致有今日死于妇人之手。莫非天意乎？”

此时，行刑之人已在地上倒竖竹签，密密匝匝，连成一片。又取来布帛将韩信裹了，壮士抬起，抛往竹签丛中。

竹签深刺，毫不留情；血顺签下，如泻如注。一代名将，毙命于未央宫中。

陈豨之乱还意外地累及梁王彭越。

当然，这个“意外”是对众臣而言。而在高祖皇上来说，则在谋划之中。

陈豨乱起，高祖亲征，传檄各地，援兵相助。彭越称病不出，只派两名部将率兵前往。这使高祖猛然想起，当年项羽伐齐，曾相约九江王英布来助，英布诈称病中，也只派手下两员偏将率卒四千前往。后来张良借以生隙，由随何说之，使英布背楚相汉。而今彭越莫非也要效当年英布之事？于是，遣使责诘。彭越大惊，欲披挂上阵，前去请罪。属下将领扈辄劝谏：

“王爷待皇上责问才始出征，事已迟矣。皇上对异姓诸王早已惧戒，今日前往，必自投罗网，有去无回。事已至此，唯有发兵反叛或有生机。除此之外，别无良策。”

彭越尚在犹豫之中，属下一待斩之将越狱而逃，将彭越谋反之举告于高祖皇上。皇上迅即出兵攻打，俘获彭越。先将其拘于洛阳，又废为平民。彭越命当该绝，当他被押解至郑（今陕西华县）地时，路遇从长安回洛阳的吕后，便向吕后哭诉无罪，相求不去西蜀，愿返老家昌邑（今山东金乡县西北）。吕后假意同情，将其带回洛阳，与高祖皇上商议：

“彭越非等闲之辈，放逐西蜀如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不如杀之，以绝后患。”

彭越被杀，吕后尚未消恨，又将尸体制成肉酱，盛于坛中，分送诸侯，以示警戒。

此事如巨石投于林中，众鸟惊飞，不得安栖。

淮南王英布正在打猎，见到彭越肉酱，全身惊颤，不能自禁。情知皇上必难相容，无奈之中，暗派差人告急各郡，集结兵马，举兵反叛。皇上再次亲征，两军交锋于蕲（今安徽蕲春）。英布兵败，退至宿县西之庸城，高筑壁垒，拒兵坚守。皇上督兵攻打，英布再败，率百余人弃城而去，远走江南，却被长沙王吴臣诱至鄱阳，夜宿驿中，被吴臣预设壮士杀死。

一波始平，一波又起。皇上的方略既定，诸臣得咎，不过是迟早的事。

韩信遭戮，皇上并没有忘记萧何月下相追的“功劳”，有意试他一试。

这回皇上使的是欲擒故纵之法：先封萧何为相国，权势更重于丞相一筹；尔后增封五千户，还赐以五百虎贲之军，以充卫队。

旧贵新宠，百官尽来庆贺，唯有一士召平却来“吊丧”。

召平原是秦时旧将，曾被始皇封为东陵侯。秦亡之后，削为平民，于长安东郊隐居种瓜。其瓜味甘美，即为东陵瓜，衍种至今。

闻知萧何新封相国，召平来拜萧何，直言相告：

“相国之尊，实为祸端之肇，不值庆贺。今无战功，却得增封新邑，又置虎贲卫队，实为监居。丞相如安然受之，必招大祸。”

萧何听了，恍然大悟。

英布谋反，皇上亲征，萧何尽力安抚关中百姓，并捐献家产，以资军饷。不想又有谋士进言：

“相国如此，不久将招大祸。”

萧何听了，不知所以，躬身问计。谋士答道：

“相国之尊，百官之首，权倾朝野，位极人臣，富贵已极。相国经营关中，十年有余，百姓受惠，无不拥戴，此陛下所虑矣。不如广置田产，多积

金钱，以贪自污，虽招民之怨，却可解皇上之虑。”

萧何依计而行，强买民田民宅，积怨甚多。皇上平了英布，返回长安，果然有人上书，告发萧何贪得无厌，横征暴敛，民怨沸腾。

皇上的处置办法出人意外：并不追究。将萧何召入宫中，并将弹劾上书当面交与，轻描淡写地说一句：

“相国自己拿去吧！”

几番灾祸平安度过，萧何渐失戒备之心。也是他勤勉理政、关爱民众的本性所致，竟上书皇上：

“长安城中，地狭人多。皇家上林苑中，地亩荒废，鸟兽出没，实为可惜。不如分与百姓，以充耕种。”

平平一议，既为相国职责所在，又言之成理。不想皇上御览之后，勃然大怒：

“此议必为相国与商贾勾结，收受贿赂，毁朕宫苑，取媚众人。”

当下命人将萧何逮了，押入大牢，施以重刑。幸有一宫中侍卫进宫相劝，皇上才将萧何放了。萧何赤脚入宫，匍伏于地，诚惶诚恐，连声谢恩。

皇上仍旧轻描淡写地说道：

“为民请命，乃相国之责。朕不允准，却将相国收于监中，意在使百姓知道朕的过错。”

这个说法实在荒谬，甚或无聊。但萧何听了，不敢稍疑。但余悸绵长，直至惊惧成病，卧床不起。

诸王的覆灭，萧何的病痍使张良感到，皇上是在步步紧逼。他于静室默坐之时，每每能感受到一股股压力，迎面而来，愈显强烈，使他渐渐觉得上不来气：韩信既灭，彭越成醢，英布遭戮，萧何臣服，随之而来的又该是谁？

近来，张良不但精研老聃的《道德经》，而且熟读了庄周的《养生七篇》。跌坐导引，静坐周天，内无所思，外无所察，渐有所成。但无论是老聃的化于物中，还是庄周的超然物外，都被接踵而来的事变所击破。时光飞逝般流过，众臣被诛的噩耗，自身命运的不卜，仍旧如梦魇般死死缠绕着他。

最使张良惊惧的是，尽管他称病不出，闭门谢客，表现出不问世事，无欲无求的恬淡姿态，但建成侯吕释之几乎每月来访，传达皇上的询问关怀之情。虽然一得讯息，张良即进入静室，跌坐引导，回避不见，但这使张良深感：皇上没有忘记他。

纠正这种感觉是在萧何被监之后。

一天，建成侯再次来到府中。略坐之后，知张良仍在静室之中，便留下吕后的一番交待，自回长安。

吕后的交待非常明确：太子刘盈已渐成年，只是学业荒疏，未有大进。素闻少傅府中两子，天资聪颖，特请二子抽一，到宫中作太子侍读，不日就来接取。

这太子少傅的官衔，乃是皇上御驾亲征叛乱之王，留下太子镇抚关中时授予张良的。张良病隐在家，实难效力，空有其名，所以并不再意。但如今，吕后的传话犹如圣谕一般，该如何应对？

至此，张良始知，须臾没有忘记他的不是皇上，而是吕后。或者说，不仅是皇上，还有吕后。

这番领悟如雪上加霜，使张良的担忧更进一层。因为他深知，吕后非等闲之辈。对功臣的严酷，胜过皇上一筹。皇上虽疑惧重臣，但终究与诸将谋

士生死与共，有俱毁俱荣的经历，天良发现之时，尚有怜悯之情。而吕后呢？眼中只有众臣的不尊，心中只有一家的江山，除此之外，毫无顾忌。

想到此，他对吕后的用意了然于心：送子入宫，名为侍读，实为人质。这不过是群雄并立的战国时代，借以制约敌国的国君们惯用的伎俩。

无奈之中，张良提笔，写成一篇上书，奏道：

“太子乃国之根基。臣身兼太子少傅之职，自当不遗余力，鞠躬尽瘁，上报皇恩，下惠百姓。无奈贱体不争，朝夕难保，自度大限之时，当在不久。不能履职，有负皇恩。每念及此，惶恐不已，寐食难安。今皇后有谕，欲使臣子进宫侍太子伴读，此旷代殊荣，闻之阖府欢欣，臣当叩拜谢恩。但臣之两子，禀性顽劣，资质愚鲁，侍读太子，实不堪任。臣不敢枉邀荣沐而有误国事，所以冒死上奏，请皇上务必另择贤才，以充此任，国之幸甚，为臣幸甚……”

久已不事笔墨，一气写来，颇觉手拙腕钝。罢了复看一遍，觉得尚能达意，便差姬康呈进宫中。以后终日志忑不安，以候上音。

隔了数日，仍是建成侯吕释之来到府上，车驾盈门，随从极多，张良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。

所幸的是，张良正在静室默坐。吕释之不待通报，直闯入府。姬定连忙相迎，他也不答话，径直中堂而来。那意思仿佛是要看个究竟：张良是否终日静坐，淡漠人世。

闻听室外人声嘈杂，足音杂沓，张良便知又有外人来到府中。正暗自思忖，却见姬康匆忙进来，顾不得平时禁忌，压低声音，急促禀报：

“司徒，建成侯来府，要见大人。”

“我在静坐，素不见人，有什么话，尽管留下。”姬康听了，仍旧站着，却不言语。张良暗想，姬康精明，知他性情，既然急来禀报，必是事关重大，想到此，接着问道：

“建成侯此来，必是为了上奏之事。不知他有何话说？”

“他只说司徒上书，皇上、皇后都已览过。除此之外，再不说话。怕是要见大人，另有话说。”

事已至此，张良知道，此番见面，已不可免。送子入宫侍读，恐也难躲。眼下该想的是，二子之中，该选择哪个。

长子不疑，脾气柔和，忠厚有余，机变不足。读书颇肯用功，但墨守章句，不善融会贯通、举一反三。不说侍读有成，有益太子，就是宫中险地，应对得当，避祸趋安，犹恐不及。次子辟强，虽年幼两岁，平时看来，有些顽劣，于读书学问上不甚用心，却在察颜观色、揣度人心中，长于不疑。如此看来，若要保身，辟强好些。至于忠于皇事，此时已顾不得了。太平之世，忠臣难做，自己尚且如此，还能苛求于谁？

此时，又有一虑陡上心来。送子入朝，表明心迹，或可暂保己身无虞。如果皇上在世，则更为妥贴。但已闻知，皇上于平定英布之时遭流矢所伤，加以广武山上的旧伤复发，已十分沉重。人非神物，终有了时。如若皇上驾鹤西去，吕后之心，实难揣摸。此番迫不得已，送子入朝，也要借机寻个稳妥之法，远避朝廷。

张良忽然想起，楚汉元年，皇上前往汉中就位，他曾送至褒中，夜宿山中，促膝相谈。当时曾见那紫关岭上，古木隐峰，积翠浓荫，泉声滚滚，一片佳山秀水，颇怀留恋之意。此时正宜奏明皇上，前往隐居，远避尘世，皇

上或可准奏。

建成侯果然带来皇上圣谕，请张良择一子即刻进宫。

虽有皇上圣旨，吕释之仍然十分客气：

“留侯之家，必多才人，两子聪颖，天资俱佳。前日所奏实乃谦逊之辞。今皇上青睐，圣旨已下，就不必客气了。只是不知留侯择哪位公子入朝？”

话虽客气，但不容商议。张良虽已深思熟虑，但因知送子入宫，实为人质，所以不愿话出己口。

“太子闻知留侯之子入宫侍读，格外高兴，企盼甚殷。车马已候在府外，请留侯不要误了时辰，使太子失望。”

这是在催促，又有些相逼之意。张良这时只有决断：

“皇上既已决意，为臣自当欣然从命，还请建成侯代为谢恩。只是为臣还有一愿相请，也劳建成侯转奏。若能如愿，三生有幸。”

吕释之见张良已答允，先松了口气：办成这件事，皇后自然高兴，定会嘉赏。

“留侯不妨直言，释之甘愿效劳，只是尚不知留侯使哪位公子入宫。”

“次子辟强。”

张良口中吐出这四个字，仿佛用尽浑身之力，再不愿多说一句话。

吕释子听了，见张良再不多言，便抬起头来，环顾左右，见姬定、姬康站立于侧，径自吩咐道：

“从速传话请二公子收拾妥贴，即刻入宫。”

姬定、姬康满怀不悦，一同去了。吕释之转向张良，问道：

“不知留侯有何心愿转奏皇上？”

张良知道，时辰已经不多，于是回过神来，将隐居紫关岭的打算详尽说了。其中两句话，加重语气，意在使吕释之留意：一是紫关岭，乃当年送皇上入汉中时相别之处，隐居在此，意在常忆皇上知遇之恩；二是只身一人独去，家室仍留栎阳，决不相随。

这两句话，第一句是说给皇上听的，愿皇上念及旧情，准许所奏；第二句是说给皇后听的，请皇后稍释疑虑，网开一面，放他而去。虽在仓促之间，张良所言，仍思虑周详，滴水不露。

从长安至紫关岭，走的是褒斜道。

时值深秋，正是“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”的季节，关中之地一片萧瑟。

车马从长安城西南的章城门出来，先向西行至郿县西南三十里，尔后折向正南。前方便是险象环生的栈道。

至此，车驾上行，折返长安去了。只能靠人牵马匹，沿着寸寸皆险的栈道艰难攀援。

这段栈道，在楚汉元年皇上入汉中时，依张良之计焚毁。后经近三年的苦工，重又修复。

四百七十里的褒斜道，走了整整十天。算下来，一日所行不足五十里。这在张良已经十分不易了。

一行只有十余人，轻装简从，还算便利。一路上，张良处处靠姬康护扶。秋深霜重，正是犯病的季节。张良常常剧咳不止，不时停下来，背靠山崖喘息。

姬康确实十分忠诚。确定行期后，姬定也要随同前来，张良念他年事渐

高，不宜长途跋涉，颠沛流离，执意不允。对于姬康，他也念其多年相随之情，想于朝中与他安个官位。姬康却十分固执，执意随行。张良只好由他来了。

其余十数人是朝中派来的，算是护卫，也算是脚夫，带着兵器，也带些生活用具，主要是一些典籍，绢、帛、竹筒，各色齐全。

紫关岭上不象关中那般萧瑟，依然树木葱茏，紫柏参天，林木深处，鸟鸣啾啾，格外清爽宁静。

人马驻足。张良立于山坡之上，环顾四周，目之所及，皆为旧时情景，不党中气内生，心中豁然开朗起来。他命姬康带着众人依山扎营，觅洞而栖，垒石成灶，搭石成案。不到半天功夫，寂静的山中便升起袅袅炊烟。

或许是得了宫中的传谕，汉中及褒城的郡守县吏来得极快。张良因远离京都，顾忌也少，相见之后，见诸人执礼甚恭，自己也不拘泥。不知不觉，话多起来，不免谈天说地，忆起当年远送皇上来汉中的情景。座中官吏多是后辈，又是太平之官，对旧时情景，或略知一二；或一无所知，听来都觉津津有味，尤如神话一般。

从此，张良在山中隐居下来。相随而来的士卒，愿相随的，只管留下；不愿苦守的，由他返去。数月过后，只剩三五人了。

生活十分平静。读书、静坐导引、流连山水是每天的主要内容。

紫关岭上的静坐导引，自与栌阳城中不同。如果说在栌阳城中是为了示淡避祸，而在人迹罕至的紫关岭上，这一顾忌则渐渐远去。张良真正进入虚空的境界，渐渐领悟到老庄道术的真谛。每日静坐，他都极为专注，使自己的情绪安宁下来，闭目守中，意聚丹田。这时，他仿佛忘记了一切，完全化入杂念去净的自然之中。

建成侯吕释之的到来，再次打破了宁静的生活。

“辟强公子在宫中侍读，一切均好，深得皇后宠爱。”

张良静坐，一言不发。建成侯不会为了此事专程来一趟紫关岭的。

张良还注意到，建成侯的话中没有提到皇上，有意表明皇后对辟强的爱抚。

或许建成侯自觉失言，接着又补了一句：

“皇上对留侯甚为挂怀，特遣释之前来探视。”

又是言不由衷。建成侯此来，若出自圣命，必提前晓谕郡县，各级官吏都会闻风而动，前来迎侯，争相趋附。再则，他随从不过三五人，显然是身衔密命，不愿示人，何来皇上特遣之事？

就这样，冷面对坐，一个一味沉默，一个谨慎择言，座中有些僵持。

建成侯终于忍耐不住，只好开诚布公，直言说道：

“留侯，实不相瞒，我此番来是奉了皇后密旨，特有一事相求。”

吕释之说到此，有意顿了一顿，看看张良有何反应，张良仍是面无表情，眼如深潭，心如止水，枯坐不应。见此，吕释之索性道：

“皇上有意更换太子，朝中诸臣若叔孙通、周昌等犯颜直谏，于事无补。皇后苦思已久，想来只有问计留侯，或有挽回之机。”

皇上废旧立新的打算由来已久。皇上的忧虑也有道理：太子盈资质平常，生情懦弱，统御天下，恐非其所能。赵王如意，聪明过人，言谈处世，颇肖自己，堪当大任。

问题出在吕后身上。太子盈为吕后所生，赵王如意则出于戚夫人。母以

子贵，一在天上，一在地下，吕后必然全力维护太子，阻挠废旧立新。再说，太子并无大错，且格外仁厚，废长立幼，废嫡立庶，动摇国本，于天下不利。这是大臣们劝谏的理由。

张良的想法与众不同：安邦立业，须要武功；抚民定国，却要文治。由此来看，太子见长；废长立幼，得不偿失。但自己既已远避朝廷，便决意不再参议，所以仍不开口。

建成侯有些急了：

“留侯久为国之干成，于国家危急存亡之际，袖手旁观，紧缄其口，实令人大失所望。”

这话有些言过其实、耸人听闻，但以言辞相激的意思很明白。

“陛下与项羽争雄天下，逐鹿中原之时，屡入险境，常处围厄，臣下设计，自肯采纳。而今天下太平，陛下着意恩爱。废立之事，虽涉国脉，实为骨肉家事，臣下不敢多言，也恐言而无用。”

张良此话在建成侯听来，虽不乐意，但似已有望。于是穷追不舍，紧接着说道：

“皇后对留侯期望甚深。沙场之上，面对数十万强敌，留侯尚能于谈笑之间，死中求生，化险为夷。而今一人之事，留后必有良策。如能保住太子之位，皇后必有厚报。”

“为臣久离朝纲，不问政事，也不敢施惠望报，何况并无成算？”

这最后四个字已透出消息：虽无成算，却有谋在心。建成侯喜出望外，急忙问道：

“计出留侯，必显奇效。请留侯直言相告。”

张良此时已知难以推脱，只是瞻前顾后，有些担心：万一计出不成，遗患于后，是自招其祸。转而又想，建成侯此来，奉了皇后密旨，自己一味缄口不言，祸根已在其中，皇后必忌恨于心。她是睚眦必报之人，一旦失势，必然迁怒，自己则难逃厄运。想到此，缓缓说道：

“废立之事，非比一般，徒争口舌，于事无补。只有造势蓄力，使皇上有所顾忌，或能奏效。”

这是设计的宗旨，或可说是方略。张良每有计谋，并非就事论事，而是探根循由，顺势而设，故常能奏效。

“皇上乃天下主宰，有何顾忌？”

吕释之仍是不解。

“皇上所忌，不在众臣，不在皇后，而在太子。如若太子根基已固，羽翼渐丰，皇上必三思而后行。”

吕释之仰面观天，似有所悟。张良接着说道：

“素闻商山四皓，乃世外高人，满腹文韬武略，足可经地纬天。皇上对此四人，格外器重，早想收用朝中。此四人自视高洁，又嫌皇上傲慢无礼，宁愿隐于山林，不愿入朝为臣。太子可礼贤下士，亲往拜谒，延请于门下，若得此四人着力辅佐，皇上必不敢轻视。”

这“商山四皓”，名叫东园公、绮里先生、绮里季和夏黄公。因年事高迈，皓发白首，隐居商山之中，所以世人称之为“商山四皓”。太子盈依张良之计，亲往山中拜见相请，四人见太子执礼甚恭，面貌仁慈，果然下山相助。

一日宫中盛宴，太子在皇上身边侍奉。皇上见太子左右四位老者，须眉

皓白，衣冠奇伟，觉得奇怪。太子见了，连忙拜告：

“此四老者，乃‘商山四皓’。”

皇上听了，十分惊异：

“朕久闻大名，渴慕已久，屡屡相请，四老不愿来朝。何以与太子往来结交？”

“皇上一向轻慢儒者，常常骂不绝口，我等不愿受辱，所以远避山林。太子仁孝，尊老敬贤，善待儒者，天下归心，我等愿入门下，同心效力。”

皇上见四人口不称臣，心中自然不悦。宴饮罢了，回到宫中，仍闷闷不乐。戚夫人见状，前来询问。皇上答道：

“非朕不愿废太子、立赵王，实因太子羽翼已丰，天下认同。如朕一意孤行，国必生乱，不堪设想。”

从此，皇上再不提废立之事。

## 第十七回 辟五谷追随赤松子 紫关岭留侯驾鹤去

张良闻知皇上驾崩、惠帝继位的消息，已是赤日炎炎的六月。

紫柏山的夏天与长安不同。气候格外燥热，雨水也比关中多些，这使张良不太习惯。尤其是阴云密布，数日不开的日子，更使人觉得沉闷烦躁，仿佛一股瘴气郁结于心，吐不出来。

近来，张良仍悉心研读庄周的内七篇，常有心得。但回首往事，环顾左右，又觉人间万事，多不可解。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欲使汲汲于利禄的天下之人无己、无功、无名，实属不易。或许只有至人才能忘却自我，圣人才能舍弃名声，神人才能远避功利。

整整一个五月，张良就在这对老庄的悟觉、世事的困惑与神仙的向往之中度过。

六月初的一个傍晚，刘伯来到了紫柏山中。

刘伯实是项伯。霸王核下兵败之后，汉王感念项伯鸿门相救之情，对项氏一族概不追究，又封项伯为射阳侯，赐刘姓。

这对张良是一个意外。半年多来，郡县的官吏似乎忘却了紫关岭上的山人，很少来探望。对于这些官吏来说，张良距离他们热衷于追逐的东西十分遥远，昔日的功勋和荣耀也都已成旧事。这对张良来说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他之所以远避山中，就是为了使人们将他忘得一干二净。

但刘伯则是一个例外：毕竟落难之时，相互扶助；沙场之上，生死惦念。实际上，从高祖即皇帝位以来的七年间，刻意远避朝事也好，潜心求仙问道也罢，旧人旧事无不时时相伴。张良心中，极力忘却的是功名利禄，逃避的是宫廷的戒疑，留恋的却是昔日肝胆相照、生死与共的人们。在那些人中，高祖使他敬而远之；与高祖一同起于沛、丰，对他以口舌之能博取功名不以为然的诸将，则使他淡然相处，不愿留意；唯有项伯，出身世家，忠厚憨直，令人信赖，使他每每想起，不能忘却。

刘伯对张良的友情同样炽烈，但对他的选择则不可理解。尤其是当他踏上紫关岭，亲眼目睹张良清苦的生活，简朴的起居之后，一种惋惜、怜悯、不可思议的感觉油然而生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眼前清癯枯瘦，胡须苍乱，着一件百衲单衣的人，就是当年灞上扶危、固陵静乱、神采飞扬、潇洒飘逸的张子房！

当然，这与高祖皇上对各种势力的不同策略有关。皇上戒惧最深的，是开创基业、征伐天下战功显赫的异姓王。其次，是同他一起起自布衣的诸侯众将。对前者，是惧怕他们的才能；对后者，则是不允许他们有居功攀比之心。至于项氏旧族，因已枯死余烬，不能复燃，皇上网开一面，不过是示恩于人，借以笼络天下，博取宽爱仁厚之盛名罢了。

“子房，人生如朝露，转瞬之间，即是百年。何如自苦若此？”

对坐石室之中，刘伯的第一句话，就是满含不解的诘问。

张良先不作答，只是惨然苦笑，面呈无奈之态。忽而又收敛殆尽，淡淡说道：

“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此非自苦，实为自乐。”

刘伯听得出，这话有些生分了。但毕竟是情分深重，并不介意。转而提

起别的话题：

“高祖驾崩，惠帝继位，新君仁厚，天下敬仰，国运定能昌盛。”

这一句淡然的应景之语，使张良大为震惊：

“啊！”

意外的反应使刘伯有些不解：

“子房这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刘伯这才知道，朝中的变故，张良并不知晓。见他面呈惊异之色，两眼直愣愣地发呆，心情不觉沉重起来，暗想：看来，子房并没有超然物外。遂缓声安慰道：

“子房勿急，听我细说。”

原来，高祖在平定淮南王英布时，被流矢所伤。回到长安不久，广武旧伤又复发，竟一病不起。吕后遍召名医，精心疗治，仍不能愈。一日，吕后又请人访得一位名医，入宫为高祖诊察。高祖向他问道：

“汝看朕之箭创，可能平复？”

医者略加思索，然后回复道：

“臣竭尽心力，或能挽救于一时。但依臣看来，陛下已病入膏肓，虽神仙降世，恐难根治。”

高祖听了，不禁幽然说道：

“卿能直言，朕心亦感。朕本布衣，提三尺剑，斩白蛇而起义。亡秦之后，复与天下群雄，逐鹿中原。幸得天道相酬，将士用命，得以削平群雄，创立帝业。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！今一病至此，岂非天命？语云：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。朕之得蒙天佑，至矣、尽矣。天命如此，虽扁鹊重生，势不可为。”

就这样，缠绵病榻，恍经数月，病情逐日加重。高祖自知大限将至，一日，传旨准备车驾，召集在京列侯群臣，共入太庙，命使臣恭具太牢，宰杀白马，指天共誓：

“自今日后，非刘氏而王，无功而受侯赏者，天下共击之。”

接着，又祭拜天地，晋叩列祖列宗。回至宫中，遂遣使驰谕陈平，立即率军赴荥阳，协助灌婴，据地固守，以固京师之本，防各地乘丧生乱。

布置已定，又召吕后、太子刘盈及戚夫人至榻前，以手指戚夫人向吕后道：

“朕素知汝对戚姬母子怨妒甚深。朕去之后，望汝曲予呵护，以善待之。”

当着众臣，吕后不敢违拗，点头以示。接着启齿问道：

“陛下千秋之后，如萧相国不幸离世，谁人可代？”

高祖低声道：

“莫如曹参，”

吕后接口又问：

“曹参年迈，或不能久，以后又当属何人？”

高祖略一沉吟，又说道：

“王陵可用。但他略显愚直，难以独负朝纲，可由周勃任太尉以辅大政。周勃质朴少文，忠勤笃实。欲安刘氏，必赖周勃。”

吕后又问：

“再下来呢？”

“以后之事，恐非你所能知了。”

说完了这句话，高祖力不能支，昏睡而去。

刘伯的陈述，极为缓慢。张良听了，惊心动魄。感慨最多的仍是高祖一生，可谓知人善任。垂暮至此，对朝中众臣，度用恰切。至于虑事周详，怕是建朝之后，历练的结果。

接下来，刘伯又详叙惠帝即位之事。其中谈到，高祖驾崩之后，吕后与审食其密不发丧，图谋借机屠戮大臣，以绝隐患。倒是张良之子辟强向萧何进言，请吕后立刻拜侄儿吕太、吕产为将军，统领南北两军。萧何依计而行，吕后立刻依从，遂无后顾之忧。

张良听了，心中暗想，辟强果然善解人意。汉初兵制，南军驻扎京城之内，专事护卫宫廷，北军驻扎京城之外，专事拱卫京都。吕后以两侄为将军，分别统领，兵权在握，自然有恃无恐。

“高祖的驾崩是四月二十五日，发丧却在二十八日，晚了三天。惠帝的继位，则是五月的二十日。”

刘伯见张良暗自出神，便接着话题继续叙说：

“我虽蒙高祖圣恩，被封射阳，但当年所结婚亲之事，高祖并不再提，想吕后也必不赞同。所以难居京城，又不复往射阳，仍回下邳居住。当此国之大典，列侯自当来朝，我也不敢轻慢。惠帝继位大典之后，我即来此。行前曾往栎阳，夫人及不疑均好，只是家奴姬定却已大病不起，恐也不久于人世了。夫人特意嘱我，转告于你。”

这一段话勾起张良心中一愧一悲。一愧自是高祖于灞上危难之时，曾将女儿许与刘伯公子。封项伯为射阳侯并赐刘姓时，也曾提到“子女姻亲之事，择日再议”。谁知后来竟不了了之。张良作为牵线撮合之人，自然大失脸面，难辞误人之咎。再就是老奴姬定，半生相随，老迈勤勉，无以为报，着实令张良悲伤不已。

张良的愧疚悲凄，使刘伯深觉失悔，不该提起旧事，便拣能使张良觉得高兴的话题，意在缓和气氛：

“朝中之人都知惠帝当年得保太子之位，今日贵为天子，享九五之尊，全赖子房运筹。现今皇上及太后，必对子房恩赏有加。”

说者无心，听者留意。张良听了，立刻惊觉，又添了一层新愁。因对刘伯无法明言，当下就闭口不言，陷入沉思。

有功不赏，反得其咎，屡见不鲜。吕后阴毒，若疑他居功自傲，必心生忌恨，图谋加害。果然如此，多年的苦心孤诣，将付诸东流。这紫柏山中，怕也宁日不多了。

“射阳侯万万不可附和众议。皇权神授，非人力所能为。射阳侯如此说法，似有亵渎天神、冒犯圣上之嫌。说到此处，也就罢了。”

这话令刘伯有些难堪，加上张良一口一个“射阳侯”，更使刘伯不自在。张良却是另一种意思：如称“项伯兄”，于皇家不尊；如称“刘伯兄”，又恐项伯不悦。只有官称的“射阳侯”，比较折中。

两人各怀心思，缄口不语。停了片刻，终是刘伯宽厚憨直，开口说道：

“子房离开关中，转眼就是年余。莫非真的有心向道，要成仙家？”

张良也时常自省自问。多年来，远离尘世，只不过是借避祸退身的托故之举。潜心老聃、庄周日久，渐渐地也生发出昨非而今是的念头，于不知不觉中感悟品味出道家的乐趣。仿佛自己已是自然之中的一株松柏，一棵草卉，或神与物游，或超然物外。但尘世并没有离他远去，时时刻刻还在纠缠着他，

烦扰着他，就象他的身影一般，无论他如何疾驰奔逃，却总也不能摆脱。

而今面临的仍然是不可解脱的困境。当然不是自己的影子，而是吕后的身影。在这沉思默想之中，他已有了主意。但对刘伯仍旧不可多言。

“老庄之道，果然对身心有益。淡泊养之，宁静修之，无欲无忧，自然逍遥。射阳侯不觉得我的身体比以前好些了吗？”

张良觉得自己对刘伯戒备太重，有些过于冷落了，便开口说话，脸上的神情也有些缓和。

刘伯听了，仔细端详，张良的身体并不见好，反倒越发清癯羸弱，骨瘦嶙峋，面容也格外憔悴。但见他心情转好，不忍再使他伤情，便附和说：

“子房感觉好些，自然可喜可贺。只是不必太自苦了。”

说了半天，话题又转了回来。张良感念刘伯关爱，不愿再相驳话，使他不悦，便搁下不提，转而问他数年来情景及家中诸事。刘伯一一答了。两人言来语去，渐渐又热络起来，仿佛又回到当年。

刘伯在紫关岭上住了四日。两人或促膝倾谈，或倘祥林间，话题多是旧时往事，并不触及眼下时政国体。只因两人均有意回避。

到了第五日，刘伯要告辞，返回下邳。刘伯打算经子午谷东出武关，经宛城至荥阳，尔后东行，大抵是走当年高祖入关进袭咸阳的路线。这不免又勾起往事。张良心中波澜迭起，不能平静。加上两人都有预感，只怕今日一别，将成永诀，拜别之时，虽不明言，却早已泪滴衣衫，不能自禁。还是刘伯先说道：

“汉中遥远，关山阻隔，项伯也老。今回下邳之后，永不再远行，万望子房保重。”

情浓之时，顾不得禁忌，竟然自称项伯。张良听了，伤感不已，将项伯两手紧紧攥住，说道：

“项伯老兄与我情同手足，再无二人。世间无神仙，凡人更不可为，张良岂能不知？但世事险恶，风波连连，唯有如此，方能幸免。好在张良一世，前半生报秦一椎，后半生辞汉万户。有此两段，张良已知足矣，此外别无他求。项伯兄也要多加保重，不使张良挂怀。”

相聚四日，只有临别这一番话发自肺腑，出乎至诚。张良满腹心思，一吐为快，不负项伯情份；项伯尽解张良苦衷，感知他不瞒之情，十分感动。两人顿时悲声大发。姬康等人，也受感染，不由哭声四起，格外感人。

七月初的一天，郡县官吏前呼后拥，来到紫关岭上，表面上虚意寒暄，十分尊崇，实则察颜观色，四处留心。张良心如明镜，并不理睬。

自刘伯走后，张良悲伤数日，郁结于心，加上天气炎热，身心交瘁，终致旧病复发，十分沉重。卧榻之上，思虑再三，想那吕后，必然难容，所以也有所备。闻知官府来人，勉强起身，依旧在石洞之中，静坐导引，并索性辟食五谷，声称欲追随赤松子，作神仙之游，再不食人间烟火。

赤松子是神话传说中人。汉代光禄大夫刘向所撰《列仙传》中记载，赤松子为神农时雨师，专司弄风播雨，常至昆仑山上，西王母石室中，能随风雨上下，接手翻飞，纵身长风。

郡县官吏见张良这番作为，不觉哑然失笑，暗想太后实在过虑，对于一个形容枯槁、行将就木之人，不值得再三敕令：常往察看，多加注意。

但是太后对张良的戒惧始终未能释怀。原因有二：一则深感张良智大无穷，包揽天地，谋深似海，不可窥测；二则又怕张良居功自傲，不易驾驭。

犹如一块心病，如鲠在喉。因为汉中遥远，力不能逮，只好晓谕郡县官吏，常往察看，多加注意。

郡县官吏虽对张良并不在意，但太后有谕，不敢懈怠，月旬之间，便来一趟。

光阴荏苒。倏忽之间，已是惠帝二年。又是七月，相国萧何追随高祖而去。汉初三杰，除韩信、萧何之外，只剩张良一人。张良闻知，自然又是一番伤情。后来，平阳侯曹参继任丞相，用黄老之术，随萧何之规，无为而治。只是好景不长，在位不过一年，也撒手人寰。

人事匆匆，沧桑变迁。张良在春来秋去的更替之中，知道了一些宫中的消息：赵王如意被太后毒死；戚夫人被削足斫臂，置于瓮中，指为“人彘”；惠帝对太后残害赵王及戚夫人，痛彻心腹，悲哀不已，患病卧床，一年有余，差人告请太后主裁天下。此后，纵情声色，恣意淫乐，不主朝事……

这一切对张良来说，不过是过耳轻风，稍加留意，略微感知，旋即而去，他常萦怀的仍是旧时往事，栌阳妻儿；常行施的仍是或倘佯山林，或静室导引；常苦闷的却是天下虽大，寸步难行。

就在曹参故去不久、惠帝五年的深秋来临之时，他的旧疾再次复发。整整一个冬天，终日煎熬，受尽折磨，苦不堪言。姬康每日伴于榻前，侍汤送药，精心护理。主仆都有一个共同的希冀：熬过冬天的苦寒，到春天再次降临紫关岭时，必能与往年一样，康复如初，健强如旧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一次与往年不同。紫柏山上，春色又聚；紫关岭下，春水又绿，而张良的病体却日渐沉重，毫无转缓的征兆。

姬康有些惶恐了，不祥之感袭上他的心头。

郡县的官吏又来察看，姬康背着张良，将他的担忧向官吏述说。奏疏飞快报入京城。接着，便是建成侯的到来。临行之前，太后召见，格外嘱咐：

“带几名宫中的太医去。毕竟是先朝重臣，高祖股肱。人之将去，尽人事以听天命吧！”

未了又特意提醒：

“一有准信，从速报知，不可延宕。”

这“准信”二字，自有特别的含意。因为一有“准信”，太后心头的一块心病即可除去。从此之后，她再不必为一个人的存在而无休止地烦恼了。

1995. 10.4—1995. 11.7 于京西

## 张良生平大事年表

张良祖籍城父（今安徽亳县东南），生年不详。

秦始皇（秦王政）十七年（公元前 230 年）

秦灭韩国，生擒韩国国王安。张良年少，不曾为官。为报亡国之仇，不惜重金，弃家出外，寻访刺客刺秦始皇。

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 221 年）

秦灭六国，统一天下。张良结交沧海公，图谋刺杀秦始皇。秦始皇二十九年（公元前 218 年）

秦始皇第三次巡游天下。张良与沧海公在博浪沙掷铁椎行刺秦始皇，误中副车；张良为逃避搜捕，改姓换名为张良，藏匿下邳。秦二世元年（公元前 209 年）

陈胜、吴广起兵，刘邦、项梁和项羽分别起事。张良在下邳聚少年百余人起兵，在前往留县投景驹时与刘邦相会，合兵一处，被刘邦拜为厩将。

秦二世二年（公元前 208 年）

二月，刘邦和张良攻下碭（秦县名，今安徽碭山县保安镇）。

六月，刘邦、张良同诸路将领相会于薛城，范增向项梁建议立六国之后，多方联合力量攻秦。张良乘机建议立韩成为韩王，开辟地盘。项梁立韩成为韩王，委张良任司徒，率兵回韩地，游击于颍川一带。

秦二世三年（公元前 207 年）

四月，刘邦攻入颍川，张良与刘邦相会。张良随刘邦向南进军。

六月，刘邦攻下南阳，欲绕过宛城攻武关，张良出计，乘敌不备，回师攻克宛城。

九月，秦王子婴杀赵高，派兵守峽关，张良出谋贿赂秦守将并设疑兵，攻克峽关。

楚汉元年（公元前 206 年）

十月，刘邦入秦宫，张良同樊哙力劝刘邦戒享乐，还军灞上。

十二月，项羽进驻新丰鸿门，欲杀刘邦，张良通过项伯周旋，使刘邦从鸿门宴中脱险。

四月，张良送刘邦至褒中，劝刘邦烧绝栈道，以示无还心。

六月，项羽杀韩王成，张良离彭城投刘邦。

楚汉二年（公元前 205 年）

三月，刘邦为义帝发丧，发表文告，攻打项羽，张良力阻未成，刘邦军败。

楚汉三年（公元前 204 年）

五月，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围攻，听信酈食其封六国之后为王的建议，张良借箸相驳，力劝刘邦销毁已刻好的六国王印，并同陈平、纪信向刘邦献假投降计，使刘邦从荥阳西门逃至成皋。楚汉四年（公元前 203 年）

十月，刘邦、项羽分别领军驻扎广武山，隔涧对峙。项羽用伏弩射中刘邦前胸，军心不安，张良出谋，请刘邦坐车巡视军营，安定军心。

二月，韩信要挟刘邦封他为齐地“假王”，张良同陈平说服刘邦，因势实封韩信为齐王。

八月，张良向刘邦献缓兵计，以鸿沟为界，中分天下，鸿沟西归汉、东归楚。

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 202 年）

十月，刘邦欲撤兵回关中，张良力劝刘邦立即追击东撤的项羽。刘邦命韩信、彭越率军到固陵与项羽会战，韩、彭按兵不动，张良向刘邦献策，向韩、彭许加封地，促使韩、彭前来会战。

十二月，汉军围项羽于垓下，项羽自杀于乌江边。

二月三日，刘邦在汜水之阳即皇帝位，都洛阳。

五月，张良力促刘邦采纳娄敬迁都关中建议。

汉高祖六年（公元前 201 年）

正月，刘邦分封诸将功臣，张良被封为留侯。

三月，一些未得到分封的将士密谋造反，张良建议刘邦封平日忌恨的雍齿为什邡侯，消除诸将猜惧。

汉高祖七年（公元前 200 年）

十月，张良随刘邦入关中，居栎阳，杜门不出，不问朝事。

八月，张良送次子辟强入宫侍读，隐居紫柏山中之紫关岭。汉高祖十二年（公元前 195 年）

十月，刘邦箭伤发作，急于更换太子刘盈，立赵王如意为太子，张良献计请商山四皓侍从刘盈，使刘邦不换太子。

四月二十五日，刘邦病死；五月二十日，太子刘盈即皇帝位，吕后临朝称制。

汉惠帝六年（公元前 189 年）

张良病逝于紫关岭（在今陕西留坝县境内），葬于江苏沛县

东六十五里，谥号文成侯。

此系《资治通鉴》所载卒年。

《汉书·张良传》载：“后六岁薨”，即公元前 189 年；《袁了凡纲鉴》载：“汉孝惠帝六年夏，留文成侯张良薨，即公元前 189 年，与汉书同。

另据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载：“后八年卒。”张良卒年为公元前 187 年，特说明。

另有一说，张良“葬于济北谷城山下（今山东东阿县境内）”；今陕西留坝县西北之庙台子，也有张良墓。

